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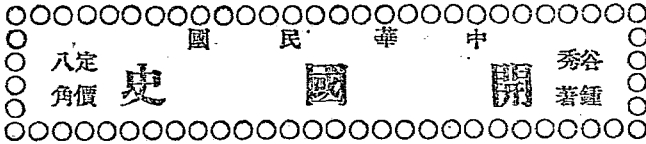
洪憲演義

新華春牖記

冊三第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上海泰東圖書發行



定價八角

史

國

開

秀谷鍾著

是書始民軍起義迄
國會廢止凡民國締
造之艱難政局變遷
之因果擇精語詳據
實直書而於政潮暗
幕尤能探得與遂作
者自組織政府之初
卽以代表資格往來
鄂甯副總統參議院迄
國會時代復繼續議
席未間局中人叙目
親習聞之事倍覺津
津有味誠我國民一
般應讀之書不但垂
爲一代之信史已也

一再版
臚倉客座談話

吳稚暉先生著
定價一元二角

書是吳稚暉先生做的，怎麼叫作談話呢？他的意思，就是他就和你想着問他什麼，他就和你談各種趣學，他怎麼去遊歷的？他如你想看笑話，他就和你說，那一個學校，和這什麼人，當然是無所不遍，吃的穿的住的，新聞統和訴明，你說，做這話，當然是足跡，並且連吃的穿的住的，多識的界廣，說出來，做這話，當然是足跡，並且連吃的穿的住的，新去留學，更不可不看這部書！

韻琴雜著

劉韻琴女士著
定價大洋八角

女士學通中外著作等身帝制論與其文始時見於中華新報世人爭先親以爲快尤爲吾國女界之傑出而非徒以吟詠修風雅者比也今將其詩詞論文及稗官之言詠諧之作彙爲一編刊印行世以餉同好並刊入女士最近小影諒其書而欲一見其人者不可不手一編也



3 0528 0129 1

新華春夢記目次

第五卷

- ▲第四十一回 六萬金公請袁太子 一篇賬煞戴先生
- ▲第四十二回 榮祿惑人釀丁喪命 死生異路舊友寡情
- ▲第四十三回 梅寶璣熱心耍把戲 謝石欽妄想翻筋斗
- ▲第四十四回 呂參政返鄉充說客 吳總理開會接欽差
- ▲第四十五回 謝石欽請客忙選舉 陳元璧隔房惹是非
- ▲第四十六回 舞碟飛盤一場大鬧 爭榮競祿兩黨交訐
- ▲第四十七回 王夫人破財惹煩惱 邱皇帝累母受飢寒
- ▲第四十八回 寡婆橋劣子背慈親 百家山賊黨結契友
- ▲第四十九回 立新基大封龍虎將 理舊業別開狐兔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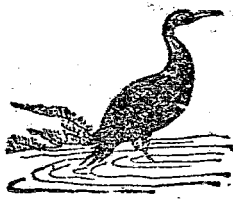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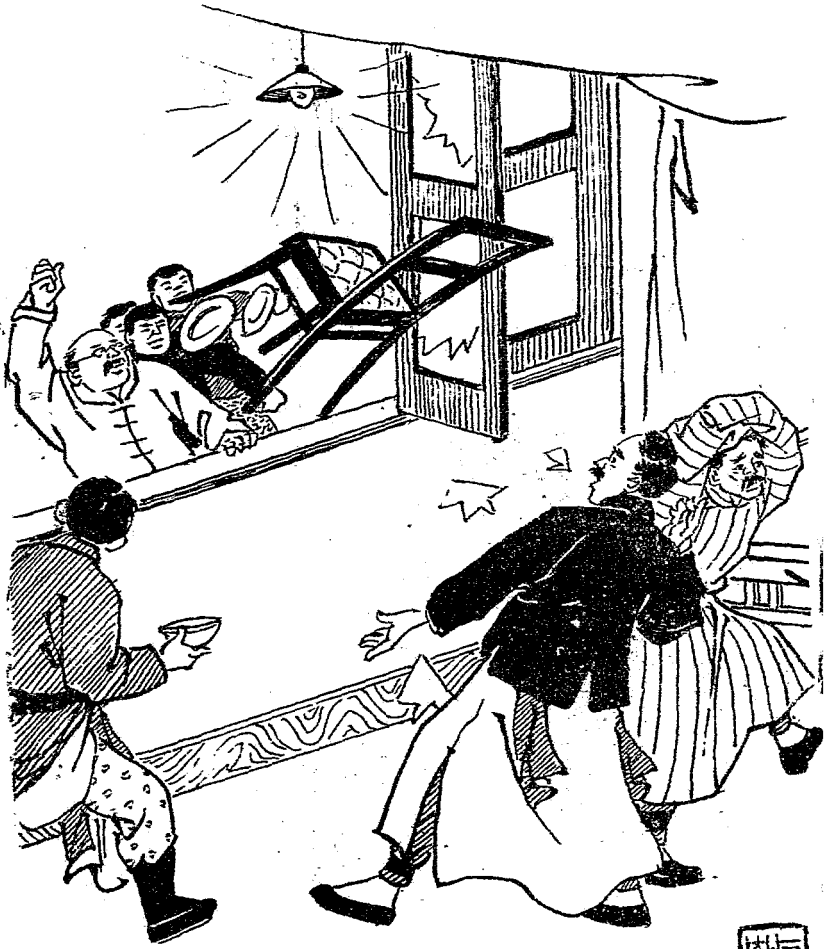
053466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第五十回 辦外交雙方耍鬼臉 守中立兩面看風頭



舞碟
飛盤
二場大
鬧爭
榮競
祿兩
堂訂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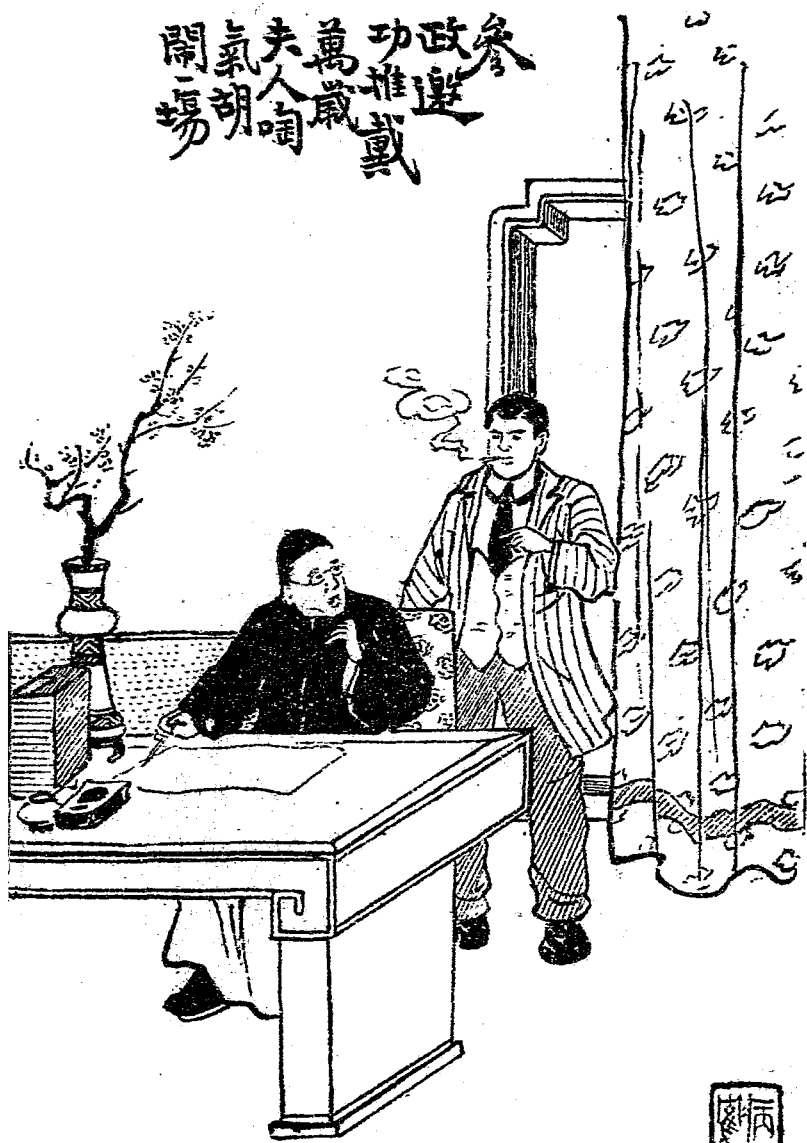
斷頭 其皇 帝遭 厄運 枉死 城民 遇 災星



逼皇
宮天死
陸潤庠
獻朝
服樂然
袁世凱



參政選
功推戴
萬歲
夫人
氣胡
開場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瀕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第四十一回 六萬金公請袁大老 一篇賑賑戴先生

不知身列
其間者
得滋味
如何

話說國民代表大會。乃是幾個鼓吹帝制派的大老。借着代表民意結合許多。逐臭附膻的同志。組成了這個團體。若從字面上看。真是正大光明。堂堂國民總樞紐似的。其實會裏走出來的人物。都像蜈蚣。蠍。蛇。狐狸。鬩狗。沒有一個神氣。和五官端正的。樣兒。什麼是民意機關。簡直是高等流氓。的棲留所罷了。或有駁記者。說得太苛刻。偌大京華。冠蓋往還者。都好像蜂蟻。蟻陣一般。難道就沒有一個好人麼。看官莫要性急。待記者慢慢的說來。但凡普通人的心理。多半是跟着社會上的現象。所變動的。那社會的結合。是非好歹。全看個人的心田。裏乾淨不乾淨。纔能判定放大了。就是一個國縮小了。就是一個團體。試問這一班呵。腰曲背的大老。來代表民意組織大會。怎

所謂物類聚若非
道同義合
決難同謀

那裏是說
因果原來
是解剖生
理學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二

能不招集許多逐臭附膻的同志咧。或有問道：他們的心肝也是與尋常人相等。難道就沒有好的時候嗎？記者以為這又要引佛家的話說因果了。如那些大老心田裏早已含蓄許多齷齪的元素。這齷齪元素就是造惡之因。由這一點兒元素漸漸攢到周身血球一個血球之中。又因此結了許多微生物。這微生物又是齷齪元素所構造的。朝夕在他那三萬六千毛孔之中蠕蠕似糞坑裏拖尾巴蛆亂攢亂攘。鬧得他午夜不宵。所以他生來那一點天真早被周身許多腌臢微生物銷磨盡了。結成那一個又臭又爛的碩果。言為心之聲。色為心之相。從心窩裏齷齪出來他那聲色行動自然就不會端正了。積聚這些腌臢微生物的大蒲包代表民意。那一股氣味不嗅也就可知了。但是中國人現在鼻官的趨向越變越發古怪。每每愛聞臭味。就把尋常嗅那些臭鹽菜臭鹹蛋臭乾魚的鼻官來處世。嗅味反噴噴稱贊。是生臭熟香。試問尋常愛清潔的人。叫他在糞坑裏去鬼混。那能夠呢？古人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羣分。清濁之流好似鑿柄不相入。解得這幾句話的道理。就能斷定國民代表大會裏沒有一個人是光明磊落落為國為民。噫！閑話休提。且說國民代表大會成立之後。日復一日。那會裏的勢力好

莫看他旭日初升總照的夕陽殘道就是這高一丈魔

非此不足顯其陰險之能道纔是處世爲人之

我亦爲之嗚呼

像旭日初升蒸蒸日上凡在會所辦事人員那一舉一動種種神態比較憲政協進會的會員氣燄越發高大這是何故咧原來他們手段實在比憲政協進會利害沈雲沛張鎮芳烏澤聲三人本是要木人兒戲的三個傀儡雖然跳來跳去那手脚行動的總機關還是捉在別人手裏這要木人兒的人又是誰呢乃是梁士詒顧憲施愚楊士琦阮忠樞夏壽田袁乃寬盡是些千錘百煉的老官吏六君子那裏是他們敵手梁士詒不甘居人下前書會已表明但是要他大張旗鼓去做開路神他也不敢冒險所以撮着六君子做開路先鋒等待新帝國將近開花結實時代他便結合一班同志不費吹灰之力搶佔這代表民意機關大局底定之後勳績焉得居憲政協進會之下真是走的終商捷徑咫尺天顏恐怕還是他們要先承雨露的怎怪他們不氣燄薰天那有眼光去瞞分畦別徑的人呢再說當帝制潮流之中京城裏發現鼓吹帝制的黨會好像水泡一般記述不盡就如憲政協進會總算是最有勢力的團體自從國民代表大會發現後他也好似秋老黃花過時晚景了可憐楊度孫毓筠輩眼見春色無邊被後來的長爪郎奪去一大半怎怪不私心隱痛咧還有許多不動人心裏狠想攀龍附鳳

我又爲之
可憐可醜

不知可能
罵自己

嗚呼都門
是人不得
不知此時
可罵人

人人如此
豈獨戴君
已哉

的酸了。眼看當道那些大人物忙得色舞眉飛。他心裏也就有些羨慕。要想加入無奈。那些大老都不拿正眼看他。由此他那方寸之中一半兒妬忌。一半兒羨慕。漸漸嘴角上垂涎多半都拖得三尺來長了。記者就在這一流人物裏面叙一段怪事。可見袁世凱當道時代無奇蔑有。比時安徽無爲縣有一位姓戴的名喚聲教。表字宗禹。筆下摹仿幾句古文。寫幾行說帖。狠能看得滿清時代。乃是一個孝廉公爲人的性情。狠乖僻。一張臭嘴最愛的是罵人。他幾十年。琴劍飄零。也就吃虧在那張臭嘴上。雖然落得人說他是書生本色。可憐混了個半世蹉跎。中舉之後充當了一個幕友。直到民國告成。國會選舉。他居然被選爲衆議員。誰知一入都門。就大改本來的面目了。袁世凱解散國會。他便尋了幾個老朋友給他弄了個無名短差。混了一年有餘。客囊中却也聚了有四五千元銀幣。若是從此歸林粗衣淡食。狼可優遊。卒歲無奈。人生的慾望是愈漲愈高。纔賺得四五千金。心裏又想高跨一步。於是仍在北京梁家園租了一個寓所。閒住下來。天天與同鄉或是尋常的文友。如那衛興武。段志超。胡元斌。范熙。任毛。玉麟。冷向榮。幾個人常常來往。不久帝制發現。各省寄住在北京城裏。謀事尋差的人員沒

人人觀念
如此宜乎
袁世凱走
時不扯開
何不扯開
臭嘴巴大
罵他一場

先生若抱
這等觀念
宜乎潦倒
終身

有不是東。戴西。搗八方。去攢兒。總想帝制復萌。乃是謀事人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所以分外奔忙。戴聲教也夾在人堆裏忙了好久。誰知他不是當道著名的人物。名姓哄動不了人。那當道諸大老。因而都莫將他放在眼裏。戴聲教一嚐這個滋味。兒心中就老大不高興。常常暗忖道。他們也是忙着捧別人做皇帝。咱也是捧別人做皇帝。彼此的行爲相等。怎麼他們要比咱大些呢。轉又想到去捧別人做皇帝。無非是求自己富貴的連環法術。若在連環裏面套連環。做走狗的走狗。就沒有什麼滋味了。因此他就不情願做三等大老官。但是要叫他跳出糞坑不去嗅。那官僚的臭味。他却有些兒捨不得。漸漸就發現一種心。比天高。命如紙薄的慨歎啦。一日戴聲教正橫躺在自己的臥榻上。呼呼的過那鴉片烟癮。只見門簾兒一掀。他隨身的家丁李祥。站在房門外稟道。吳老爺。鄭老爺。來囉。說時。吳耀與鄭大焜二人。已跨進門檻。可巧戴聲教纔上好一口鴉片烟。在那裏聚精會神的飽吸。耳邊聽說客來。嘴裏仍是嗚嗚的吸個不停。歇直待吳耀。鄭大焜都走到他的床前。戴聲教便啣着烟鎗。嘴兒把腦袋歪拾起來。向吳鄭二人點了一點腦袋。嘴唇邊仍捨不得丟掉。竹槍頭直把斗上的烟膏兒吸盡。趕忙

神仙乎冤
鬼乎吸鴉
片烟的先
生閱之得
毋神往否

活畫是趙
鬼的口腦

的是識時
者之言

原來會罵
人者做事
就是如此

將槍放下，又抱起烟盤裏擺的一把紫砂茶壺來，伸着嘴巴，抱着壺嘴兒，咕嚕咕嚕吸了兩口，然後把兩腳一伸，兩眼一閉，迷了半晌，只見他一隻腳搭在床欄邊，那大拇指頭兒從破襪洞裏伸出來，動了幾動，嘴巴擱起，吐出一股青烟，裊裊結成一團，裹在帳頂裏，面慢慢把眼皮兒睜開，這纔翻身站起來，靴着一雙三套雲的粉底鞋，忙向吳鄭二人笑道：「哎呀，朗齋、炎生，恁倆怎起得這早呀？」吳耀笑道：「看你整天在雲霧裏快活，連時候都不曉得了。現在業已下午，太陽快要偏西，還算早麼？」鄭大焜忙說道：「你莫要這樣說罷，吃烟的人在這個時候本來是當着大清早晨，說得三人笑了一陣，纔坐下來。李祥也照例捧上一遍茶，吳耀道：「宗瑤……你可曉得現在的大局，變到什麼樣啦？」戴聲敬道：「無論他千變萬變，總跳不出皇帝圈兒。」鄭大焜道：「你到底可樂意項城做皇帝麼？」戴聲敬聽說，看了鄭大焜兩眼，淡淡的笑道：「請問咱們平日無事住在這裏幹什麼？的那有遇着這樣好機會，不拍手贊成嗎？」炎生你問得真古怪。」鄭大焜道：「你既曉得這是一個好機會，怎麼京城裏發現的國民代表大會憲政協進會社政進行會還有什麼商會請願團教育會請願團婦女請願團乞丐請願團人力車夫的請願團優伶娼

傷心之言

可以組織
酸了請願

自然忙太
子的事兒
比較喫便
飯要緊些

妓的請願團。鬧得熱鬧。至極。你還埋頭躲着呢。戴聲教歎了一口氣道。炎生。你那裏知道這事的難處。啣如這樣的團體。全是以要求富貴爲前題。在上的將來一切酬勞。多半都是注重領頭的。幾個大老。你想咱們若跟在別人背後湊熱鬧。還有甚麼滋味。況且咱們這時。就去高攀那些大老。恐怕未必看得起咱們的。吳耀道。宗瑤這話說得却有道理。附人驢尾。既不相宜。何妨咱們獨樹一幟呢。我總以爲這千載難遇的好機會。咱們萬不可失掉了。戴聲教道。你快些不要說罷。咱們請人吃一頓便飯。請了兩三個月。還沒見有回信。若再獨樹一幟去。恭維人就拿熱臉皮去擦人的。臀人還嫌咱們臉皮粗糙。咧。鄭大焜忙道。說來我幾乎把個正經事兒忘壞了。你這幾天可曾見燕平麼。戴聲教道。好久沒見了。鄭大焜道。怪不得你在葫蘆裏發牢騷。我昨天會見燕平。他說雲台公子這幾天。狠念你。你請他吃便飯的事兒。他並不是不肯光臨。實在被許多要事掛住了。身子纔拖延到這久。現在聽說消閒了些。燕平前兩天已把咱們的意思。向雲台公子說過了。大約雲台公子如說了定期。燕平總得到你這裏來的。戴聲教道。論理。咧也實在不錯。窮有窮忙。富有富忙。生來是一個人。那裏沒有什麼瑣碎事的。況且

聽說太子
賞光當時
了口風就轉

可憐窮人
請人喫一
頓便飯就
可以增格
若一覺不
睡一覺不
知要增格
幾層資格
也不輪在
烟舖上過
癮了
讀此兩句
可知戴先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八

他是堂堂末來皇太子。怎能不幫着他老翁忙恢復帝制的事呢。不過咱們窮書生若照這般去請客。實在有些兒請不起。你想請帖已下了兩三個月。還沒得着賓客赴宴的定期。幸而咱們還是常任在此地。若是過路人。恐怕花的旅費。還比請客費加上幾倍呢。吳耀道。話却不能這樣的說。咱們請客。原來是下食去釣魚。總得要隨着客的意思。要曉得他如肯到咱們席面上坐一刻。總算是增長咱們的威風。無論如何。咱們已加了一層資格。就是將來辦個什麼會。結個什麼黨。去聯絡同志也容易得多了。戴聲教未及回答。李祥又掀起門簾兒。稟道。衛大人到三人。慌忙站起身來迎接。出房門只見一個四五十歲的黑漢子。走進廳門。身長不滿五尺。嘴上雖莫留鬚。那兩腮之上。好像栗壳一般。亂刺蓬勃。睜着兩隻大紅鑲邊的瞎肥眼。一路笑着。搖擺進房。鄭大焜笑道。方纔正念着老兄。老兄就來了。衛與武笑着點了兩點頭。轉向戴聲教道。咱們好久不見了。戴聲教笑道。你乃是一個忙人。那有什麼閑工夫到咱們這草屋裏面逛呢。衛興武道。宗瑤。你這個人。真難伺候。我來勸了你。又對着我算家務賬。說什麼人來客往。一個月的旱烟茶葉都消耗得不輕。我若不來。你又說這些俏皮話。可真教我進退兩

難了。戴聲教笑道：話到燕平嘴裏，說得更外好聽。照你這般說，我這一間客廳的房錢，豈不還要你們大家攤認麼？衛興武道：恐怕未必無此心，只怕說不出口來罷了。大眾又笑了一陣。這纔坐定，鄭大焜笑道：咱們不要閒扯罷，倒底雲台公子，可曾有了定期麼？衛興武道：你問我怎麼知道呢？請客自然是主人定日子，那裏還有請客定期的道理？戴聲教道：燕平他又在這裏撒嬌了，你就不曉得，小人請大老官總得要隨大老官的意嗎？我看你還是癩蝦蟆投胎，動不動就要生氣，無奈你臉子生得太黑，不然倒真是一個林黛玉了。衛興武笑道：我却不像林黛玉，看你呱呱啦啦，倒真像王熙鳳一般。吳耀急道：你們見面就沒有正經話說，誰來聽你們背紅樓夢？究竟雲台公子，他可得閑賞光麼？衛興武道：你莫要性急，老實對你說罷。剛纔我從他那裏來，他說初五申刻，可以抽得出閑工夫。今天初一，只有四天了，我看你們趕快籌備請帖，去請陪客要緊。三人聽了這句話，都樂得心癢難撓，好像得了一件大喜事，站起身來，同向衛興武謝道：費心，費心，但是咱們請誰人做陪客呢？衛興武道：這總要請幾個有名望的人，如梁燕蓀、楊哲子、阮斗瞻，他們纔能夠配享的。戴聲教道：咱們去請他，不預先運動他，肯來。

宜並且可
以陪人喫
白食

請人喫便
飯還得開
股東籌備
真是千古
未有之奇
談

市有小功
服而戴白
纈衣布服
者想來與
此同一心
理也

麼。衛興。武。道。你。真。是。一。個。書。獃。子。這。又。看。請。的。主。客。是。什。麼。人。你。今。請。他。們。來。陪。太。子。
怕。他。不。連。滾。帶。爬。趕。來。入。席。嗎。我。只。愁。這。一。筆。經。費。狠。大。的。你。們。要。預。先。設。個。妥。當。法。
兒。纔。好。吳。耀。道。這。事。你。可。不。必。多。慮。明。天。咱。們。總。得。要。開。股。東。籌。備。會。的。衛。興。武。又。道。
宗。瑤。也。得。要。洗。個。澡。剃。頭。換。兩。件。衣。服。這。是。自。己。的。門。面。萬。不。可。再。充。躑。躑。名。士。派。
了。戴。聲。教。笑。道。這。是。我。三。十。年。的。習。慣。怎。能。夠。改。動。呢。鄭。大。焜。笑。道。宗。瑤。你。莫。要。扯。假。
門。面。罷。什。麼。是。習。慣。什。麼。是。名。士。派。一。句。話。說。穿。了。不。過。窮。漢。子。借。着。這。句。話。兒。簡。省。
兩。件。行。頭。而。已。但。是。走。到。富。貴。場。中。你。總。得。要。改。變。真。面。目。須。知。官。場。如。戲。場。行。頭。就。
是。本。錢。將。來。賺。得。利。錢。必。定。要。進。來。數。十。倍。的。大。衆。閒。談。了。一。陣。各。自。散。去。次。日。清。晨。
戴。聲。教。差。遣。李。祥。請。了。吳。耀。鄭。大。焜。段。思。超。胡。元。斌。范。熙。壬。毛。玉。麟。冷。向。榮。七。人。就。在。
自。己。寓。所。開。了。一。個。茶。話。會。當。時。議。定。地。點。在。六。國。飯。店。陪。客。請。的。是。梁。士。詒。楊。度。顧。
鰲。沈。雲。沛。阮。忠。樞。夏。壽。田。葉。恭。綽。施。愚。衛。興。武。九。人。經。費。各。人。先。提。出。五。百。元。積。成。了。
四。千。元。作。爲。辦。理。之。用。各。人。又。從。新。趕。了。幾。件。衣。服。准。備。打。扮。起。來。奉。承。太。子。晨。昏。易。
過。已。到。初。四。日。黃。昏。時。候。戴。聲。教。便。靠。在。烟。榻。上。多。多。的。吸。了。十。幾。遍。鴉。片。烟。可。巧。吳。

那裏是請
客乃是尋
罪受也

這都是一
句良心話

懊悔事兒
在後頭呢

周郎妙計
安天下賠
折了夫人
不能如你
預料罷

耀等七人陸續都來到他的寓所。大眾因為這次請客是生平沒有經歷過的大事。恐怕臨時失儀。便圍在戴聲教的花廳裏。你向着我鞠躬。我向着你脫帽。轉來轉去。好像走馬燈一般。休息了片刻。大眾又你說我答。研究了一番說話的秩序。直鬧到天交二鼓。大眾散去。可憐戴聲教恐怕次日不能早起。默默的躺在烟鋪上。吹了一夜的鴉片烟。心中還暗忖道：我若不想升騰在政界中活動。活動又何必苦心。苦意。花錢買罪受呢。轉又想到：我若花了這許多錢。他再沒有相當酬報。豈不白耗我的血汗麼。想到這裏。不覺又有些兒懊悔。轉又想到：無論如何。只要他來走一躡。我總算同他是朋友。他就不能提拔我。我借着這朋友兩個字。到外面去吹一吹。這幾百塊錢。酒水費總可以吹得回來的。主意打定。就一心躺下身子。吹他的鴉片烟。翌日清晨。吳耀鄭大焜二人。又來拜訪。走進書房。只見戴聲教坐在牕簾之下。左手拿着一把小鏡兒。右手拿一把修腳刀。正在那裏刮牙黃。吳耀道：「居然他今天也起來了。」戴聲教道：「我昨夜何嘗閉眼的。你倆也居然起早了。」鄭大焜笑道：「彼此彼此。宗瑀你何必拿這把刀兒冒險。咱們吃了午飯。同去洗澡。剃頭。叫他們把你刮一刮。就得了。」戴聲教忙搖手道：「不成。不成。」

果然油炸
干子如此
恐食者皆
掩鼻而趨

非請客主
人之臉大
乃被請主
客之勢力
大也

戴先生如
何不叫喧
喧學王熙
鳳咧

我昨天跑了一天尋找許多處他們都嫌有氣味後來找了一個鑲牙鋪子他向我要四塊錢說尋常刮牙是兩元因我有這些兒氣味要照定價加倍你想咱們因為請客製衣服錢已花了幾十塊如今我再花四塊錢刮牙也未免太耗費了說着仍是拿起刀兒在牙齒上刮得咯吱咯吱的響不提防一時失手刀尖兒戳在牙花上面鮮血直流把一副又黃又臭的牙齒染得好像油炸豆腐干上加辣醬一般吳鄭二人同說道這是何苦呢戴聲教忙搖頭道不疼不疼午飯之後三人同去剃頭洗澡都換了新製的大禮服看看日已斜西總在三點多鐘的時候請客的股東八個人早已伺候在六國飯店了黃昏纔過果然那些配享大老紛紛的前來竟沒有一個不到的最妙所請的賓客與請客主人多半都不甚相識彼此又從新通了姓名各自坐定這時戴聲教那八個主人翁獸獸的斜着屁股坐下來各人心中都想說一句新奇話兒來酬應酬應無奈喉嚨管裏好像貼了封條一般除却一個是字之外再也吐不出第二字來把前幾天研究的酬應話早忘却到九霄雲外去了只得獸坐一傍聽那些配享的賓客說寒道暖而已如此直待到十點鐘將入亥刻的時候聽廳外高喊了一聲道公子到

花錢坐在
牆角邊真
是自討罪
受

前後合攏
算起來袁
克定說了
不上十個
字志得八
個僂小子
忙了幾天

大眾趕忙整了一整衣冠。陪客走在前。主人跟在後。迎出大門。分班站立。只見門外一對的戎裝武士。與許多短衣窄袖的侍從。團團把個六國飯店門首圍住了。然後又有二三十個侍衛。擁着一個西服的少年。下了摩托車。大眾料定是袁克定。便迎上前去。鞠了一躬。袁克定只把腦袋點了一點。纔進六國飯店。升上正面的廳堂。袁克定獨坐當陽。陪客分坐左右。把幾個主人翁都擠到牆角坐下了。這時鴉雀無聲。廳上堂下。連喘氣的聲音都聽不見。接着上了三道茶。只聽袁克定說了一聲。今天的天氣。很好。那陪客的答應了一個是字。主人翁連是字都答不出來。停了一刻。擺上席面。大眾入座。那席上排列的自然。是些山珍海錯。尋常所不見的奇味異品。無奈主客與配享的都只淡淡嚐了一嚐。主人翁也就不好盤餐大嚼了。入座不到十分鐘。袁克定便站起身來。說了多謝兩個字。告辭去了。那幾個配享的大老們。見主客已走。那有閒工夫做無味的周旋呢。也就紛紛各散去。這裏戴聲教。吳耀。鄭大焜。段志超。胡元斌。范熙王。毛玉麟。冷向榮。八人心中都暗想道。他們早散了。很好。咱們也可以放量大吃一餐。誰知送完賓客。纔入廳。那席上的山珍海錯。早已撤盡了。大眾一見撤着一肚皮窮氣。又

不好發作恐怕人笑他們寒酸只得捺一捺肚皮準備回去吃小米稀飯又過了一刻賬房裏呈上一個紅紙單兒大眾接着一看一個個眼睛都發直最利害的是戴聲教一眼看見共計六萬元彩洋六千元十個大字便咬啣一聲咕咚栽倒在神仙榻上暈了過去正是

花去金錢六七萬 買來太子兩三言

評

有袁世凱寡廉鮮恥自尊爲皇帝即有一羣社鼠城狐爲之做走狗苟無一班社鼠城狐爲之佞雖袁世凱窮凶極惡亦不能指揮如意也但凡社會上發現一魔障必有一班小鬼助之否則其魔障必不足爲社會之殃彼六君子十三太保之流固假袁世凱之威權以惑人而袁世凱又何常不假若輩之勢以殃人乎余恆謂亂世之魁固當誅而助紂爲虐者亦當殲盡也

老冬烘如戴聲教者果有自知之識隙身於三家村課幾個小小蒙童暇時與三五老農把酒話桑麻享山林田野之真趣未始不可得享天年必欲奔走豪門想

不知道這等
熱鬧比較
請客的威

吃那天鵝肉宜乎費盡生平之血汗錢送掉一條老命此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古人云衣敝緼袍而與狐貉者立敝之而無憾邇來一般窮名士大多藉此以自
鳴高若問其居心何嘗淡泊統遇當道好樸直彼則藉此以得機亦是逢迎當道
之一法脫遇當道之好奢侈者吾恐彼亦必花去數千金製衣服手持修腳刀兒
刮牙黃矣豈僅戴聲教一人已哉

戴聲教見吳耀鄭大焜仍自如過癮穩身不動見衛與武則迎接出房見梁士詒
輩僅能答一是字見袁克定雖一是字亦答不出來此皆勢力厚薄使之也古人
謂威武不屈者及今察之能有幾人

第四十二回 榮祿惑人酸丁喪命 死生異路朋友寡情

話說戴聲教暈倒在那神仙榻上這時吳耀鄭大焜等合夥請客的資本家也顧不得
在那篇賬單兒上攔斤播兩的細細分算吳煒便把賬單兒向腰裏一搵趕忙蜂擁到
戴聲教身傍抱頭的抱頭拖手的拖手也有來給他抹胸脯的也有來給他搖胳膊的

風何如

到這時還
怕羞麼
諒其此時
之心必早
暗付曰
知如此悔
不當初

恐怕是臨
時暴得的

那是堂倌
乃是戴聲
鬼的催命

先生未必

皺着眉毛。眯着眼睛。只聽着叫宗瑀……宗瑀就是飯店裏那許多堂倌也都忙了手脚。不知道怎樣纔好。七手八腳亂了半晌。方聽戴聲教哼了一聲。大眾這纔散開坐下來。同聲說道：好了。這時只有鄭大焜坐在戴聲教榻前。又久。戴聲教躺在榻上。搖了一搖腦袋道：豈有此理。說着一眼看見飯店裏的堂倌都站在廳下。他便把腦袋低着眼睛。一閉再也不接說下去。大眾見他這般樣兒。都以為他是精神疲憊。不再去與他說話。戴聲教又說道：時候不早。咱們也可以散了罷。毛玉麟段志超同說道：你可以養一養神。咱們就遲些兒散也不要緊的。冷向榮道：你究竟是老毛病呀。還是新得的毛病呢。現在心裏覺得怎麼樣。戴聲教兩眼望着左右站的些堂倌。只把腦袋瓜兒這搖偏。偏那些堂倌也不解事。還是站在左右寸步都不移動。戴聲教只得笑向冷向榮道：我吃了胡元斌道：哎呀。宗翁你也實在太不能吃酒了。也沒看見你摸酒杯兒。怎麼就醉得這般樣子。戴聲教臉兒一紅。還莫回答。范熙壬便道：你莫要這樣說罷。外國酒實在利害。真的不必要吃了。纔醉就是嗅着那一股味兒。也可以醉人的。不瞞諸位說。我這時心坎裏就狠有些說不出來的難受。想必與宗翁犯的一樣病了。大眾同聲說道：

是醉酒想
是破財罷

一死就下
臺了

錢字自然

這話說得實在不錯。咱們這心坎裏都好。像有些不好受的樣子。還是早些散罷。於是大眾站起來。吳煒便在賬房裏簽了一個字。復又轉身到廳內。照應着戴聲教上了車。大眾正要分道散去。吳煒便向鄭大焜道。炎生。你不必急急的回去。咱倆送宗瑀去罷。鄭大焜也不好推辭。忙答應道。好極好極。轉身向大眾說道。諸位請便。咱們改日再見。大眾也同說道。好得狠。這真偏勞老兄了。說着。各自拱一拱手。分頭而散。吳煒鄭大焜二人。便陪戴聲教。一直回到梁家園。二人扶着戴聲教下了車。直進了戴聲教的臥房。戴聲教也不客氣。順着身兒。向床上一倒。吳煒鄭大焜剛纔坐下。戴聲教便望着吳煒鄭大焜二人。狠命的搖了搖腦袋道。你們的膽兒也實在真大。我看這怎樣的下臺……我看這怎樣的下臺。說着。又哼了兩聲道。照這個樣子。我實在辦不到。吳煒鄭大焜聽他說了這兩句話。沒頭沒尾。也不曉得他是什麼意思。只默默的將兩個眼珠兒瞪着。不好回答他。戴聲教又把眉兒一皺道。怎麼用得這許多……錢字還沒吐出口。那喉嚨裏咳個不住。李祥見他主人咳得利害。赶忙沏了些兒滾水。也不去敬客的茶。便先倒了一盅。給他主人。戴聲教接着。纔飲了一口。哇啦。便嘔吐出來。李祥赶忙端個

很難吐得
出口的

如此看來
戴聲教雖
不死不遠
奈何苦乃
爾人病就
見自親送
悔友之交
情如此噫
可慨矣

脚跟兒轉
得真快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痰孟兒去接着戴聲教吐了數口便咕咚一聲倒在床上。雙眼緊閉。又好像暈過去了。李祥趕忙放下痰盂。吳煒鄭大焜也就圍到床沿。只見戴聲教咬緊了牙關。微微的還有一絲呼吸。氣吳煒鄭大焜已猜着他一定是撇住氣了。但是臉上顏色灰白。得沒有一些兒血氣。看着如死人一般。吳煒鄭大焜二人看着。不由得害怕起來。要想去請醫生。遠水恐救不了近火。眼見戴聲教躺在床上。業已死了六分。又沒有方法去診治。急得心裏追悔不及。都暗自忖道。早曉得這樣。大不該熱心親自送他回來了。想到這裏。那脚跟底下一條筋彷彿時時刻刻向着房門外轉動。幸虧李祥還有些兒忠心。趕忙用白水一匙。一匙向戴聲教嘴裏灌去。接着又燒了兩口蠶豆。大小的鴉片烟自己吸了一口。一口向戴聲教噴去。忙了一刻多鐘。戴聲教纔醒了過來。吳煒鄭大焜二人見戴聲教醒過來。心裏又定了些。那脚跟底下一條筋也就不向門外轉了。漸漸的走攏來。吳煒一眼望見痰盂裏不覺大怔道。哎呀……紅……鄭大焜便望吳煒丟了一個眼色。吳戴也不敢再說下去。誰知已被戴聲教聽着了。仰起頭來問道。紅什麼。李祥忙搶着道。吳大人說。大人現在的臉色轉紅了些。戴聲教嘆道。噫。什麼好些。不好些。我現

難道您不能推已度人麼

誰叫你自尋苦惱呢

視自己的生命不及賺來的金銀其生可抱負概不見矣

在所不免如臨大敵

在那裏還顧得性命。鄭大焜道：宗瑀，你倒底因為什麼事變成這個樣子。戴聲教聽說，便舉起拳頭，很命向床沿上一捶，道：我早知這個樣子，他就封我一個王爺，我也不來冒這個險。這那裏是請客，簡直是破我的家，送我的命罷了。可憐我辛苦一生，只賺得三四千元，請一次客，就請了六七萬。這個事兒，那是咱們窮書生幹的。吳煒忙道：事也做過了，咱們何嘗不懊悔，就是懊悔也沒有法子。再要把性命送掉，那就更外不上算。戴聲教道：性命却算不得什麼，只是這一筆巨款，教我從那裏籌還呢。我心裏還有一件最不服的事，咱們也不是吃金銀和寶貝，怎麼三樣菜沒會吃，完就吃了六七萬金巨款。真教我氣死了，也是叫冤枉的。吳煒道：你看了這個總數，却不怪你叫冤。但是他這一篇賬，實在有一宗大用度。說來你就明白了。戴聲教問道：有什麼用項。難道請大公子吃飯，還要給他的運動費麼。吳煒笑道：雖不是給他運動費，也彷彿給他運動費差不多。戴聲教道：你快些說罷。吳煒道：你那裏曉得。公子隨身帶了五百名衛隊，每名照例要孝敬五十兩一錠小寶兒，這就佔了二萬五千兩。還有頭等護衛四十名，每名也要孝敬他一百兩的小寶兒，又去了四千兩。還有身傍侍從二十位。

六國飯店先店
 生總算充
 營一次軍
 需萬長塊
 洋錢請皇
 頓子與之一
 曰不稱農不
 知鄉下多汗
 幾多累出
 夫要血汗
 一此所好將
 國民大之
 最優等之
 奴隸性良
 可憐也此
 何以未請
 客時未作
 如此說想
 一儂財帛
 禍之財帛
 之到頭來

每位也要孝敬他茶禮二百兩又去了四千兩計算洋錢將近花到五萬來元餘剩一萬來塊錢辦請皇太子的酒席也實在不多鄭大焜道這真教請客容易開小賬很難怨不得人說不願做小家的主人翁惟願做大家的看家狗跟着出一輪門至少都要賺五十兩一天出兩次門就要混三千兩銀子一月照這樣算起來我實在不情願做空心大老爺還是去當皇太子身傍的丘八先生好得多了戴聲教忙搖手道你快些不要做這大的希望罷我想做個六國飯店的西崽也就心滿意足啦你想我苦了幾十年纔苦到三四千元他們幾分鐘就混了六千塊的小賬莫看咱們請雲台公子吃這頓倒頭飯將來還不曉得是怎樣結果呢吳煒道咱們既與他有一餐飯的交情那時他自然要重重提拔的戴聲教道大老官未必因為一餐飯還記在心裏罷轉又把腦袋昂起道今天實在不夠本只算嘗了一兩樣肚皮到這時還是空空的錢已花了許多早知如此咱們拚命吃他一飽也還值得些擾誰教咱們要高攀閣老官這也是咱們自尋苦惱的說畢復躺下身去吁吁的喘氣吳煒鄭大焜二人見那時要快敲十二點鐘便安慰了戴聲教幾句告辭去了李祥送他二人走出大門便一路咕嚕咕嚕

些後悔遲這
非空合爾
知空不是大
老爺做的
容易好的
李祥畢竟
人一個好
鳴呼金錢
之害人也

說准戴聲教的房道。今天也要請公子。明天又要請太子。把我家老爺請得這個樣兒。總是這些黃鼠狼兒作的怪。什麼皇子皇孫。我看請了他還不如擡在狗肚裏呢。一個饅頭去喂狗。狗還望着我搖一搖尾巴。請他吃了。還要感他賞臉的大恩。這不是拿錢買氣受嗎。嘴巴裏說着。兩隻脚已走到他老爺床面前。只見戴聲教兩額已燒得赤紅。兩眼迷迷的閉着。嘴巴裏只是自言自語。說道：這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李祥見他主人這個樣兒。好像得了瘋病一般。伸手去摸戴聲教的額角。已是大燒大熱。起來喉嚨管裏呼嚕呼嚕。只管在那裏抽痰。李祥忙向前道：老爺可吃兩口烟麼。戴聲教只搖着腦袋不答應。李祥又問道：老爺可喝水麼。戴聲教仍是不答應。這時李祥却真有些兒害怕。無奈夜闌人靜。就去請個醫生。也做不到。只得臥坐在床前。看着戴聲教發怔。誰知病房裏的鐘點分外走得遲慢。簡直那一根忙鍼。咯咯咯。走得比小毛驢兒推磨盤還要艱難。那一種聲音好像加重了病人的哼聲。使伺候病人的聽着。真如花針兒直刺耳朵。眼子似的。李祥捺着性兒坐守。好容易纔盼到東方發白。但是這一夜之中。李祥默坐着。只聽着戴聲教嘴巴裏不住的說。這事怎麼得了。天明之後。李祥

心。病。必。須。心。藥。醫。若。心。突。然。發。病。使。雲。台。公。子。料。戴。萬。金。來。十。萬。金。生。必。可。立。時。躍。起。邪。球。散。必。之。見。效。未。必。愁。因。爲。必。財。想。破。什。麼。大。笑。因。爲。想。是。什。麼。帖。爺。下。請。老。

丁 主意打錯

趕忙請了個醫生來。給戴聲教診了一診脈。醫生說道是心中鬱結。加上些兒外感。只
要飲兩劑驅邪疏散藥。就可以好的。李祥聽了心纔放下一半。那裏曉得接連飲了三
四劑都不見效。後來換了兩三個醫生。皆不見有回春的妙術。若問戴聲教的病狀。却
也沒有什麼大變動。只是週身乍寒乍熱。飲食天天的減少。忘魂失魄。嘴巴裏總離不
掉。這事怎麼得了。幾個字。病榻光陰。不覺已過了半個月。這日戴聲教已顆粒不能沾
口了。週身瘦得如枯柴一般。只掛着一息微氣。嘴裏也不說什麼。這事怎麼得了。說
兒只是昏昏沉沉之中。那瘦如刀削的臉兒上。忽然把雙眉一皺。好像要哭的意思。忽
然把嘴巴兒一扯。又有些兒笑意。李祥已知他的主人這一條命。恐不能保。最難戴
聲教乃是一個人。作客京華。並沒有親人。隨伴左右。李祥雖是個老僕。那敢擔這個重
擔子。便抽着空兒。在三四日之前。就到戴聲教平常最相好的朋友處。把他主人的病
狀細稟了一遍。在李祥的意思。原想他們幾位大人老爺。幫一幫忙。倘若有什麼長短
一切。都要靠着他們維持的。那裏曉得。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尋常在戴聲教烟鋪。躺着
不走的好朋友。與在戴聲教面前。天天好像鬪走馬燈。什麼換帖盟兄弟。早把蘭譜上。

如今交朋
友本來只
可以其酒
肉的朋友
舉目無親
朋友不顧
窮怪李祥
發這等牢
騷

這位先生
也未免太
熱心了

原來爲此
的

妙

寫的金石同堅車笠毋忘等字眼兒忘壞了躲藏得連影兒都看不見一個李祥見這般光景也有些明白他老爺的事若想着朋友幫忙恐怕是靠不住了暗自忖道他的朋友尚且如此我做人家的奴僕又何必擔這樣窮心真要有了長短我再到他們公館裏報一個死信他們真不問事我也溜之大吉好在他已病了半個來月有醫生的藥方兒做憑據總不是我把他害死的主意打定心裏反覺得安逸許多這日戴聲教病勢益重看來一夜都怕撐不過去俗話說得好久病床前無孝子何況李祥是一個家丁咧便擡着嘴巴坐在戴聲教床前在那裏打盹剛要入夢的時節只聽房外踏的一陣脚步聲李祥猛睜開了眼睛一看果然是戴聲教的老朋友來了看官可知是誰原來就是衛興武毛玉麟段志超三人當時他三人並不是來專誠探病的心想自從公宴之後還莫見過戴聲教戴聲教平常最歡喜備辦些兒好酒好烟那許多朋友是嘗慣滋味的他三人許久莫到戴聲教的寓所那饒病又有些兒發作這日毛玉麟段志超二人都在衛興武寓所談到戴聲教的病狀段志超道這幾天李祥沒來報宗瑀的病訊想必是好了些真是他的病好了咱們不去看看也實在有些兒難爲情

巧得很

不但吃要知吳聽聰
而且討難耀明
還是眼舉而竟

破財見他
家自然冤
命可要兩

衛興武毛玉麟聽說狼以爲然。三人商議同去一闖。可巧吳耀鄭大焜二人也來尋訪衛興武。衛興武便把他三人的意思說了一遍。吳耀鄭大焜二人大喜道：「我也是爲這件事兒。狠躊躇別事不說。六國飯店那一筆賬倒底怎樣算呢？難得你三位前去就請。順便問一聲罷。」毛玉麟道：「何不一同去看看呢？」吳耀忙道：「咱們還有一個約會。非去不可。不然咱們也得要去。看一看的。」段志超道：「既這般說。咱們就分道而去罷。於是衛興武毛玉麟段志超三人一直向梁家園來了。接說李祥見他三人走進房門。趕忙站起身來道：「衛大人呀！我家大人……說到這一句。那眼淚不住的撲簌簌流個不住。衛興武與毛玉麟段志超二人一聽李祥說了這句話。趕忙走到戴聲教床前。只見戴聲教變成了幾根枯骨。攤在床上。一個臉兒瘦得如手掌大小。加着許多花白頭髮。蓬在枕邊上。簡直沒有一點兒人形。不覺吃了一驚。衛興武忙喊道：「宗瑀……宗瑀。接連叫了四五聲。也沒見戴聲教答應。只見戴聲教兩隻眼珠兒望着衛興武。狠狠的盯了兩眼。轉又望着毛玉麟。段志超二人搖了一搖腦袋。哼了一聲。好像肚皮裏包着有許多怨恨。衛興武便皺着一雙眉頭。向毛玉麟段志超二人說道：「這個樣兒是不中用了。我

虧您說得
 出快一步若
 遲鬼抱你小
 心腿說得兒
 話雖說得怕
 可憐恐得
 了是全空說
 倒一推乾淨
 在極悲慘
 之地位自
 述極快樂
 顯翻應方
 性若盡之
 然筆刻者
 虐矣亦特
 死了朋友
 不要緊討
 的眼是要緊

看。已。是。不。久。的。人。轉。向。李。祥。道。也。得。要。給。你。家。老。爺。早。些。備。辦。纔。好。說。着。兩。隻。脚。就。向。房。外。走。去。李。祥。連。忙。攔。住。道。我。家。老。爺。開。住。了。這。久。那。裏。有。多。少。錢。來。辦。這。個。事。太。太。少。爺。們。都。遠。在。家。鄉。一。天。兩。天。萬。來。不。了。家。丁。正。想。請。大。人。們。來。商。議。商。議。家。丁。想。我。家。老。爺。向。來。與。諸。位。大。人。是。老。朋。老。友。倘。若。有。個。長。短。總。得。要。請。大。人。們。設。些。兒。法。子。衛。興。武。便。皺。着。眉。頭。道。哎。呀。有。錢。的。法。子。好。設。這。無。錢。的。法。子。是。很。不。容。易。想。的。我。看。你。還。是。打。一。個。電。報。去。催。你。們。太。太。趕。快。來。罷。李。祥。忙。道。家。丁。斗。胆。請。諸。位。大。人。稍。坐。片。刻。段。志。超。毛。玉。麟。二。人。便。把。臉。色。沉。下。來。道。那。有。這。清。閒。的。工。夫。今。天。參。政。楊。大。人。請。客。沈。大。人。那。裏。還。有。一。個。宴。會。六。國。飯。店。裏。：。說。到。這。一。句。只。聽。見。床。上。骨。碌。兩。聲。大。眾。並。不。在。意。還。聽。毛。玉。麟。段。志。超。二。人。說。道。梁。大。人。還。等。着。咱。們。去。談。話。呢。李。祥。見。他。三。人。這。樣。的。說。法。也。不。敢。再。說。什。麼。只。得。看。着。他。三。人。走。出。房。門。還。聽。見。毛。玉。麟。段。志。超。二。人。嘴。裏。連。連。的。說。道。這。筆。賬。怎。麼。算。法。：。：。這。筆。賬。怎。麼。算。法。衛。興。武。道。橫。豎。是。朗。齋。籤。的。字。與。你。什。麼。相。干。呢。三。人。說。着。走。出。大。門。這。房。裏。李。祥。聽。着。這。些。話。兒。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再。回。頭。看。他。的。主。人。已。是。雙。眼。瞪。起。一。縷。靈。魂。早。已。飛。到。大。纜。

哭也來不及見其

何妨請袁太子來看守咧

還是做百姓的心肝說得住些

我看是多此一舉

這真是識

天上去了。李祥一見也來不及去哭他的主人。趕忙跑出大門。請衛興武等回轉。誰知他三人走出大門。就如飛的跑去。這時那能見着他三個人的影兒。急得李祥進退兩難。要想出去尋人。他主人的屍傍又沒有人看守。要想看守主人的屍骸。這事又怎能結局呢。幸而戴聲教住在梁家園的時期。狠久。他左右鄰家都是些做生意。賣人平常相處得還沒有什麼惡感。今聽說戴聲教死了。也知道他家沒有多人。便都前來探望。還有幾個熱心的看見戴聲教死得淒慘。李祥一個人忙得可憐。不由得動了一點慈悲心。前來幫助李祥料理一切瑣事。李祥也就如孝子一般。連哭帶求。請他們在廡所裏照應。便抽身各處去報喪。還是請他主人向來所交結的老朋友來主持喪務。那知跑了十處。就有九個人說他主人得的不是好病。恐怕傳染。都有些半吞半吐。不肯前來的意思。氣得李祥跑回來。抱着他主人的屍首大哭了一陣。哭得大眾鄰舍不知所以。都上前來向他李祥。便把請諸位大人老爺的情形。細細述了一遍。就有年長的鄰人說道。這算什麼事呢。從古至今。誰不知道官場如戲場。人在人情在。麼若是你家老爺活着。官兒做得比他們大位兒。比他們佔得高。就請他們到老鼠窩裏去。他們決

時之言

此老必定
做過了官
來

諸位鄉人
若是有官
人做了官
必不敢說
這帶句話
兒

不說什麼衛生怕鼠疫傳染的李祥哭道我何嘗不曉得這個滋味剛不過我以為現在是維新時代這般事總得要改良些那鄰人道虧你還在公門中吃飯呢什麼是新什麼是舊既做了官就得要遵守做官的規矩這樣事就好似咱們中國做官的規矩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舊派新派做了官還不是一般的味兒嗎我看現在求人不如求己你老爺爺身邊倒底還能餘着多少錢呢李祥道前個月裏還餘積有三四千元後來聽說公請袁太子一餐就派他名下要拿出八千二百五十元除了陸續償去四千元還要欠四千多元的虧空我想我家老爺這個病多半是爲着這事急壞了的那鄰人道我問你他現錢可還贖得有多少李祥想了一刻又開他主人書箱點了一點向那鄰人道只有二百三十幾元那鄰人道可就先辦衣棺把他老人家成殮起來一面去催太太少爺進京一面再想別法籌款罷李祥道多謝您老說的却不錯只是這事太大我若糊裏糊塗把他老人家成了殮將來太太少爺來了倘要疑我有歹意這又從那裏分辨呢衆鄉人道你只管放心咱們替你做証人李祥便謝了衆位就去給他主人備辦衣衾棺槨次日入了殮那一切衣棺辦得倒也很下得去的不多幾日戴太

朋友交情如斯而已矣
交情少重者想必戴
聲教請他餐多吃了兩

太攜帶兩個少爺進了北京泣涕之餘聽着李祥說了這一番景況心中分外感激他
這個老人家與那些左右鄰舍這時衛興武吳耀鄭大焜胡元斌范熙壬毛玉麟段志
超那些朋友見戴聲教的喪事已辦了大半大眾便趁着開弔的日期各自送了香燭
紙鏢還有那交情少重些的就送了一付白竹布輓聯寫兩句招魂的空話而已按下
不提再說那六國飯店的飯賬戴聲教身後自然不能償清難道還是經手人賠償麼
看官要曉得吳耀鄭大焜二人那肯做這個冤桶拖時扯月後來還是六國飯店的主
人翁倒霉正是

死為邀榮奚足惜 生能忘友又何奇

評

戴聲教不惜數十年蓄積之血汗錢請袁太子一餐僅聽得袁克定說了今天天
氣很好及多謝二語誇為不世之榮幸迨後因飯賬難償卒至送命未始非天網
恢恢樂極悲生之果報

吳耀鄭大焜毅然接收六國飯店之賬條毅然籤字非其自尋煩惱也亦非其不

解計賬之艱難也。蓋其未接收賬條兒之先，胸中早抱定拖欠不償主義，空心大老官落得擺一擺架兒，所以當戴聲教病篤之際，稟諄諄囑毛玉麟，段志超，衛興武三人代其討賬，卽見其非僂矣。

毛段衛三人竟允吳鄭二人代其討賬，說者謂其特僂，實則彼三人亦有所借重也。若非貪圖一餐口頭滋味，決不受吳鄭之命。其受吳鄭之命者，明知戴聲教乃是一個寒酸子，此債難索，所以承允往索者，蓋藉以要挾戴聲教之吃刮耳大人老爺之所肯急功好義爲人作狗馬者，咸有利益可希，圖決非平白爲人盡義務，何僂之有哉。

戴聲教辛苦一生，只算用得一好僕李祥，之所以克忠於主人事者，其身分僅爲奴爲僕也。脫令其冠帶煌煌，早已腳板底下擦油，接衛興武輩之踵而去矣。左右諸鄰往來懇懇，咸是行商爲賈之小百姓，未有一人做官足徵中國人之良心，若從社會上尋之，或可見也。

第四十三回 梅寶璣熱心耍把戲 謝石欽妄想翻筋斗

所謂學生
之榮幸也

所謂學生
之技能也

春蠶自縛
大妙無涯

話說吳耀鄭大焜等八人。公宴袁克定的時節。那帝制氣燄。一天高似一天。再看各省會館。與各處的旅館飯店。都擠得沒有一間空房。那東安市場。萬牲園。十刹海。東廟。西廟。來來往往的遊客。大半都是些披紅掛綠。大衣襟上掛着一個鷄蛋大的徽章。不是什麼黨。就是什麼會。還有徽章上面標明是某省某省的國民代表。嘴巴裏還噙着。噙着。不南不北的外國京話。一開口便是混帳。王八蛋。當頭日落黃昏。那八大胡同。各家戲館。酒館。皆是他們的俱樂部。其他許多番觀。寺院。風景。清淡的地方。他們足跡。都不屑履。及朝朝暮暮。總是尋找熱鬧所在。玩耍。直把個赫赫京華。鬧得好似天上神仙府了。然而他們得享這般快樂。都也費了一番苦辛。不是容易得來的。那時記者正在湖北武昌府。一日閒逛到賓陽門。武備學堂門首。遠見那學堂東面。有一座黑漆大門樓。那門頭寫了繭園兩個大字。好像是一座大家別墅。門前擁了許多人。一個個昂着腦袋。伸着頸頸。向門裏望去。記者這時正在無聊之際。也就信步混在人叢中。只見從門內走出來十幾個大漢。當中一人。手裏挾着一大捲印刷的紙單兒。逢人就散給一張。記者順手也接了一張。便拿起來一看。上面印的是。

必須皇帝
方能統一

以爾園組
織請願團
正所謂之
自縛也

此等紙單

湖北公民請願團主任陳元璧啓事

敬啓者。民國告成以來。秩序擾亂。甚於前清。正坐國體未經統一之故。自北京籌安會發起後。各省公民請願者。聯翩而起。中國人心。已可概見。前同人擬邀集本省耆賢碩望。具請願書。稟請軍巡兩府代爲上呈。刻由同人組織公民請願團事務所一處。並公指省垣賓陽門內武備學堂東面陳氏義莊之北院。爾園爲地點。凡公民請願者。卽請開明台銜姓名籍貫住址。於本月一號起。至十五號止。親赴事務所與鄙人接洽爲禱。

記者看畢。狠以爲怪事。這時北京城裏。公民請願團的邪風。早已刮過時了。大家都紛紛忙那國民代表選舉的事。怎麼他們還組織公民請願團呢。直看那散傳單的走遠了。記者就未把這樁事兒記在心上。信步仍是閒逛。纔走過一條街。遠遠又見一簇人。撲面奔來。爲首三四個大漢。每人腰裏拴着三個銅鈴鐺兒。手裏都挾着一塊粉紅紙單。睜着一雙圓眼。搖頭擺尾。好像三四個哈叭狗跑了過來。那手裏挾着紙單兒。也是逢人便散。引動街上男女老少。都跟着他看熱鬧。旋走旋散。那紙單兒一時飛得如桃

兒只好散
到溝渠裏

簽名蓋章
是極要緊
的事

花雪似的記者在溝渠裏面拾得一張。誰知也是一篇請願團的小啓。其文云。

湖北教育會長謝石欽聯合請願團啓事

變更國體一事。各省紳商請願者紛起。我省將軍巡按俱表贊成。鄙人現發起湖北請願會。贊成者請於函到時。即便簽名蓋章。送交省教育會彙齊轉呈。如謂不然。請說明異議。發回原函。爲荷。發起人謝石欽謹啓。

那啓事後面還載着入會的簡章。請願的呈文。記者正待接看下去。忽身後伸着一隻手來。將那紙單兒一把奪去。道：「你可是也預備去請願麼？」記者回頭一看。乃是與我同到湖北的一個朋友。名兒叫做「心心」。再看他搶去的紙單兒。業已撕扯粉碎。我二人便尋找一個茶樓。記者就把方纔所見那兩張紙單兒告訴他一遍。心心忙說道：「這事並不奇怪。你以爲他們打的是馬後炮。你不曉得他們內部裏組織說來。真是想入非非。心思用得沒有比他再巧了。記者趕忙問他的究竟。心心便從頭至尾。細細的說了一遍。實在是妙想天開。誰說咱們中國人的心思不靈巧。若說鑽營運動的手段。恐怕還列世界第一等呢。閑話休提。且把心心所說的一番補敘出來。當那籌安會發現之後。

然則是正
做的是正
經事

既然有皇
帝做護符
何必怕什
麼革命黨
處世爲人
非用圓滑
手腕不可

各省接踵以起的。最早就是湖南湖北兩省。其次江西安徽辦得也狠熱鬧。然而總不及湖南湖北兩省。湖南曾已敍過。今說湖北。最初熱心帝制的就是梅寶璣。謝石欽二人。專住北京。王安瀾。呂達先等。同受楊度密使。在湖北組織籌安分會。王安瀾。呂達先二人。專住北京接洽中央事件。梅寶璣。謝石欽二人。共同擔任湖北分會的事務。當時却也狠聯絡了幾個同志。大眾正忙得興高采烈之際。梅寶璣忽見上海寄去的日報。記載了一段新聞。趕忙跑到謝石欽寓所。二人相見。梅寶璣便搖着腦袋。低聲說道。你曉得這樁事。咱們要辦得活動些。纔好呢。謝石欽道。難道又出什麼變故嗎。梅寶璣忙指着報紙上新聞道。你看上海。還有人反對呢。謝石欽笑道。你不要說罷。上海的新聞紙。照例是造謠言放野火的。現在還有許多亂黨。在租界上鼓動。難保沒有報館給他做機關。你若聽這等話。正中他們計算。我看這是咱們千載難遇的好機會。萬不能放鬆一步。梅寶璣道。話雖不錯。漢口也有租界。革命黨未必絕跡。咱們也得小心些。纔是。謝石欽道。漢口隔着一道江。他還敢進武昌城裏一步麼。凡事沒有決心。萬辦不成。的。梅寶璣笑道。老兄。你莫要見怪。辦別的事。是要決心辦這樁事。萬不能抱決心。你要

所以梅寶
環朝南暮
北而謝石
欽僅能固
守一隅

梅寶環之
眼光看得
遠大故而
能代表進
京

真是老實
不客氣

明白咱們辦這樁事兒無非想求些自己的好處。倘若大勢一變，咱們跟在裏面落不
是那可就值當了。謝石欽聽了，心想這話卻不錯。忙向梅寶環道：「依你的計畫，怎麼
辦咧？」梅寶環道：「咱們既想在這會裏求些兒好處，那空架子雖要趕快撐起來，招牌雖
要趁早掛出去，但是裏面重要名義，咱們可不必擔任。將來帝制告成，咱們就拿發起
人的資格，也可以得大勳位。倘若勢敗，咱們縮着腦袋，自然當道負責任的謝石欽忙
搖頭道：「這話非盡善之策。古人說當仁不讓，辦這等千載難遇的大事業，那能放棄權
利讓給別人的道理？發起人資格萬不能與辦事人資格比較。因為一個是法人，一個
非法人。日後承封受賞，自然辦事人要佔優勝的。梅寶環道：「你說得真蠢，更改國體恢
復帝制這大的事業，並不是開店做買賣，一手可以辦成的。認真辦起來，日後可辦的
事兒多得很。只要咱們手段靈巧，還怕沒有事做麼？專靠這開路機關，就是做一省
小首領也得不著什麼。絕大好處的謝石欽聽說，默默不語，暗忖了半晌。梅寶環又說
道：「現在辦事第一困難問題，就是經濟。謝石欽道：「這自然向北京總會裏去領的。梅寶
環忙搖手道：「你快些不要做這個夢想。現在無論做什麼鬼事，自上至下無一個不是

可惜打算
遲了

何必將軍
巡按使就
是教育會
長的勢力
也嚇煞人
了

急得真令
人可醜
簡直是奉

精。明。透。骨。你。沒。着。手。之。前。想。去。預。支。他。幾。文。任。你。是。天。大。頭。腦。恐。怕。都。遇。不。着。這。等。幸。事。您。想。咱。們。辦。事。既。不。能。賣。田。賣。地。掏。出。自。己。錢。來。賠。墊。又。不。能。枵。腹。從。公。無。米。之。炊。巧。婦。束。手。前。天。我。會。電。商。北。京。總。會。想。他。撥。給。些。兒。開。辦。費。哲。子。當。時。拍。來。了。覆。電。教。我。就。地。籌。款。意。在。注。重。武。漢。兩。個。總。商。會。謝。石。欽。笑。道。這。個。法。兒。却。實。在。虧。他。想。的。我。也。有。這。意。思。既。是。他。打。來。這。覆。電。咱。們。更。好。拿。着。去。請。將。軍。巡。按。使。幫。忙。梅。寶。璣。道。你。又。是。只。想。一。方。面。不。錯。那。些。大。肚。皮。商。家。只。要。拿。老。爺。的。勢。力。去。壓。他。不。怕。他。不。受。咱。們。驅。策。供。咱。們。揮。霍。要。曉。得。武。昌。總。商。會。可。以。受。咱。們。的。支。配。那。漢。口。總。商。會。在。租。界。之。上。不。是。怕。咱。們。勢。力。所。能。達。到。的。咱。們。對。於。本。會。若。不。擔。任。辦。事。名。義。還。可。混。進。租。界。拿。權。利。兩。個。字。去。騙。他。若。高。掛。起。本。會。辦。事。招。牌。恐。怕。正。事。辦。不。成。反。惹。出。許。多。瓜。葛。那。纔。與。革。命。黨。進。內。地。運。動。獨。立。一。樣。的。危。險。呢。謝。石。欽。道。咱。們。不。要。只。顧。發。議。論。無。論。是。發。起。人。是。辦。事。人。這。個。分。會。是。一。定。要。辦。的。我。看。事。不。宜。遲。偷。若。被。別。人。搶。先。咱。們。求。做。一。個。發。起。人。還。不。能。夠。呢。二。人。又。閑。談。了。一。刻。梅。寶。璣。纔。回。自。己。的。私。寓。不。多。幾。日。梅。寶。璣。懷。着。一。封。楊。度。的。私。信。匆。匆。忙。忙。來。到。謝。石。欽。寓。所。悄悄。把。那。封。私。信。

旨了一道案

却是辦黨

開辦經費

足下却也

真會變通

原來掘的是空架子
說得天花亂墜可惜
事兒辦得不佳

給謝石欽看道你看哲子又來催促這事是萬不能緩了我看最好就在二兩天之中開成立會纔好謝石欽笑道看你真好像得了一個神經病慢起來是一根軟皮條急起來又是一個霹靂火無論至快兩三天裏那能去找許多發起人難道咱倆就能辦事麼還無經濟上關係沒有一分實在指望怎能說到辦事呢梅寶瓊道現在也慮不到這萬全了發起人只要你我兩人打頭其餘我去找幾個朋友朋友再尋找朋友湊齊十來個人莫說發起就是大會也可以開了經濟更可想個變通方法只要花幾角錢做一塊黑漆洋鐵招牌其餘桌椅板橙咱們可向學校廟宇商會上去借用第一次開會諒定沒有許多人咱們只要完結這番手續還怕沒有地方去籌款嗎謝石欽道地點呢梅寶瓊笑道這更外容易了借一個公共所在或是廟宇開過成立大會各人在各人家裏辦事不是一樣麼還省得許多開支呢只有一件外觀上面須要辦得威武些明知是一副空架子却不可不擺對於社會上之作用實在有莫大關係咱們招牌若掛得好看來將來籌款也容易些聯絡同志也容易些謝石欽道既沒有錢這門面怎能撐得熱鬧咧梅寶瓊道我想在將軍府裏請二百名衛隊再請他飭警察總廳派

不知誰無
知識

真不要臉

罵得雖然
在理只是
自己亦身
列其中

倒底是皇
帝招牌硬
些

四十名警士咱們這門面上豈不當時就熱鬧起來麼。況且這兩天街市上風風雨雨說有一般無知識的人反對帝制。倘若那時他們來搗亂咱們亦可以禦敵。這不是一舉兩利嗎。謝石欽默想了一刻道：他們能聽我調遣麼。梅寶瓊道：你真是一個書獃子。他雖不能聽咱們調遣咱們這分會是奉旨開辦的。你我都有聖命在身誰敢與咱們爲難。再說那些將軍巡按使莫看他臉上像一隻老虎。其實他們的心肝都與哈叭狗相同。誰不是見着勢力大的就搖尾巴。啣說着站起身來道：你快些套一件馬褂兒。咱們到將軍府裏去罷。謝石欽道：怎麼說去。就去梅寶瓊道：不要就去。還說些什麼。謝石欽沒有話說。忙加上一件紅青八團龍甯綢的對襟大袖馬褂兒。與梅寶瓊一路搖到將軍府。果然莫費什麼唇舌就借了二百衛隊。並承允飭警察廳長派四十名警士。二人又搖出將軍府。謝石欽笑嘻嘻搖着腦袋道：我真佩服你……我真佩服你……

又隔三日。梅寶瓊特邀謝石欽帶着十幾個同志。借了一處共公的所在。把一塊黑漆招牌高高掛起來。那些衛隊警士威風凜凜排列在大門左右。當時街市上往來人看見這般氣概。就有幾個愛說話的交頭接耳說道：真是替皇帝爺開大會。倒底與衆

這就是特別改良

傷心之言
憤世之語
不可平淡
看過去

總是小百姓
姓吃苦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三八

不同些。光復之後開會的事我也見過不少。從沒見過會場門外還有許多兵士警察。站班。又有幾個膽兒少大的說道：看他門前都這般威武。武廳堂裏面一定熱鬧的。咱們何不進去看看呢？又有一個胆小的說道：你快些不要冒險。罷丘八太爺把大門那有你我小百姓走的路呀。我看裏面再熱鬧些恐怕都是做老爺的熱鬧。咱們小百姓就進去也是不熱鬧的人叢裏。又有一人說道：這話說得實在不錯。我現在聽見開會兩個字就要頭痛。這句話說來你們一定要罵我是老腐敗。冷血動物。不知道維持公益的不瞞諸位說。我也是熱心開會的。過來人後來看着他們那有一點兒心思。想着公益大家都把黑漆板上寫的公字認成一個私字了。嘴巴裏會說幾句高檯兩隻胳膊就可以跳上演說台大吹法螺。如咱們不敢說話的小百姓只好低着腦袋閉着眼睛。兒坐在兩旁拍巴掌。他要叫咱們捐多少錢。咱們就得要捐。他要叫咱們做什麼事。咱們就得要做。倘若贊成遲了。就罵咱們是冷血動物。不熱心公益。噯。果然他們是實在維持公益呢。我就是傾家破產也甘心的。無奈他們盡掛的是假招牌。捐錢都是給他一個人捐。做事都是給他一個人做。教咱們這小百姓苦死了。怎麼能够瞑目呢。如這些

一片良言
淡談寫出
却是救世
之誠言熱
心家之當
頭棒喝

既然高興
何必愁眉

此是自然
之理

嗚呼十數
人之公意
謝石欽也
有吃虧的
時候
肉麻

花錢受悶的會場。我已司空見慣。勸諸位可以不必去進他們的圈套罷。大眾聽了，誰肯去自尋苦惱呢？於是一個一個縮着腳尖兒，都從街市旁邊溜過去了。這會場裏面，除却梅寶璣、謝石欽二人與梅寶璣所聯絡的同志十來個人來賓席上，只有不知姓名三個冒失鬼衝進來看熱鬧的梅寶璣、謝石欽二人，又等候了許久，見來賓席上仍是不見加人，只好皺着眉頭勉強把成立會開了。接着投票選舉會長，原來只有十幾個人投票，不費許多時間，便開票當場大多數都舉了梅寶璣。謝石欽只得着三票，不必贅述。自然是梅寶璣的正會長了。梅寶璣見自己當選正會長，趕快笑嘻嘻的扭上演說台，故意推辭兩句，接着那些投票人就拿着公意兩個字壓住他。梅寶璣便承認下來，實在他們鬼鬼祟祟早已做好了圈套。兒場裏只氣得謝石欽睜圓兩個眼珠兒，惡狠狠望着梅寶璣，包了一肚皮酸水，嘴巴裏還連聲說道：這是公意，攸歸……這是公意，攸歸梅寶璣一眼，瞧見謝石欽滿臉不高興的樣兒，心中早已明白，復又扭上演說台，說道：鄙人承公意所舉，不敢堅辭，但是本會現在建設伊始，一切進行的事件，決非愚材一人所能辦得，周到的鄙意，想請諸位公舉謝石欽先生擔任副會。

肉麻

以一副會

長就賣一

二分笑容

可算得減

價出售

這是最要緊之事

誰敢笑你
們難以為
情

若輩尚知

長一席彼此相輔而行或者可以不負公望不知諸位的公意何如大衆聽說便七手八腳拍了一陣掌同聲說道贊成贊成謝石欽見自己被舉爲副會長雖然不能心滿意足但是肚皮裏那一般酸味兒比較先時減輕得許多臉上也漸漸露出一二分笑容了大衆散後謝石欽便跟着梅寶璣到了他的寓所謝石欽道會也成立了正副會長也舉定了咱們也得拍一個電報報告北京總會去領幾千元來使用使用纔好梅寶璣道這個自然要辦的我看先要趕快做兩條新聞送去登報要緊謝石欽道我看你的脾氣真古怪這新聞登報的事難道比打電的事兒還要緊麼況且咱們這十幾個人開成立大會就登在報紙上又有什麼體面呢我看還是先拍一個電報爲正當辦法梅寶璣道你那曉得現在辦事的手續總要懂得變化妙訣纔可以取巧咧不錯拍電報告北京總會是刻不容緩之事然而這到會的人數是怎麼報告呢若說實話真有些難以爲情若虛報人數又恐怕總會辦事人生疑心不如先在報紙上多載些來賓與同志然後將這條新聞變換變換語意如數報告要曉得電報乃是咱們團體上私意的性質報紙是代表輿論乃社會公共的性質經報上揭載的用意就是想竊

要此手腕
毋怪復世
凱以強帝
制以強好
民意爲前
題

何妨百而
千千而萬
豈不分外
熱鬧麼

嗚呼中國
之言論界

照例的高
帽兒偏可
使戴者快
樂

高帽兒可
以隨意賞

盜公意做咱們鐵證然後拍電報告就不屬於私人捏造可見大公了謝石欽道你想報多少同志呢梅寶璣道我想以一人當十人總要報一百多人纔是來賓的數目以一人當百人報說三百餘人就不是熱鬧起來麼謝石欽道哎呀報紙上肯聽你這樣假造嗎梅寶璣道報紙上的新聞能有幾條說直話的嚟必定要字字求真恐怕十天編輯一張報還出不了版呢謝石欽道這句話說得大錯你既然曉得報紙上記載新聞有這大弊病難道北京總會裏辦事人就不曉得嗎梅寶璣道那裏是他們相信新聞紙他們也不過借着這新聞紙勢力堅固國民的信仰心罷了謝石欽這纔明白便說道咱們最好是雙管齊下二人商議了半晌於是梅寶璣做了一條新聞抄寫了二十來份送給南北各報館又把那新聞稿兒更改更換了口氣就拍了一個公電給北京總會不多幾日北京覆了一個回電無非填了許多熱心愛國識時俊傑的字眼兒誇獎了一番直把梅謝二人恭維得不知怎麼纔好後來說到經費仍是叫他們就地籌款梅寶璣想道這沒有別法想只好去找武漢兩個總商會接着又開了一個大會那武漢兩個商會的會員來得却也不少梅寶璣首先痛說了一番時勢並且把核

給大洋錢
却不能隨
大皇帝向
且假客何
怪生不買
賣人如意
錢如命

復帝制的好處。重重說了一遍。大眾拍掌聲音。倒也踴躍。後來提到籌款的事。那兩個商會的會員。頓時熱度就冷下去了。相持半日。只落得回去商量。一句空話。把會散了。次日。接着兩個商會裏。寄來答覆書。多半都是贊成帝制。還要求新皇帝免捐免稅等事。並沒有提及籌款半個字。可把梅寶璣謝石欽二人。氣得半响說不出話來。正是

笑爾無聊蠢小子。儼然想做閩老官。

評

謝石欽以一教育會長。妄想吃天鵝肉。與梅寶璣合羣結黨。共同請願。彼梅寶璣者。一四方浪蕩之遊腳僧耳。謝石欽與其同謀。宜乎謝石欽大吃啞叭虧。印刷粉紅紙傳單。乃上海趨時好奇之大藥房。出售化粧品。或賣春藥之廣佈。所用蓋取其易於觸目之意。實則滑頭之政策。不意安靜生請願時。粉紅傳單一現。於京華。今謝石欽請願粉紅傳單。再現於鄂渚。怪物怪事。不約而同。要知袁世凱冒大不韙。拚命想過皇帝癡誠為世界一大怪事。若無各方無量之小怪物演出。無量之怪劇。以輔之又奚足貽人譏笑哉。雖然當事者未嘗不自炫為美貌俗諺。

所謂醜人多作怪是也。

梅寶璣語語以不爭權利自表而謝石欽時時以權利二字懸諸口開成立大會之後梅竟獲首領之職務謝終潰敗然則梅之身望果足以動人乎曰否抑謝之資格不足壓衆乎曰否閱者須知梅之處處淡視權利正其暗自經營之也謝之語語爭攬權利而未實地運動者正墮於梅之術中也善謀者不露於色此謝石欽蠅營狗苟之技能所以遜於梅者。

▲第四十四回 呂參政回鄉充說客 吳總理開會接欽差

話說梅寶璣謝石欽二人看罷各處覆信二人都冷了半截彼此相對發歎半晌梅寶璣纔嘆了一口氣道噯遇着這般涼血動物怎教咱們不灰心短氣咧說着就把方纔所接的書信順手扯得粉碎轉身向一張睡榻倒下把兩眼一閉再不作聲謝石欽見梅寶璣氣得這個樣兒也不好接着再商議會務默坐了片刻就告辭去了再說梅寶璣送了謝石欽去後便在自己的臥室裏背着手兒搖來搖去足走了有半個小時。

正合前章
路人之言

想必又是
花樣翻新

甚矣哉北
京不可不
去也

若此等人
加上官銜
是有趣些
作者真善
於用筆

前拒後恭

忽地拍手笑道我就是這個主意便喚隨身的家丁張瑞打了一盆洗臉水自己盥沐
了一回復又換上一件大袖對襟馬褂走到穿衣鏡面前扭來擺去正面旁面照了許
久好容易把衣冠擺佈齊整了只見張瑞手裏拿着一張白紙片兒向前稟道呂老爺
拜會梅寶璣正要去他心裏所費了半晌工夫打扮得齊齊整整忽聽有人
來拜會頓然沮喪把眉頭一皺也不看那一張白紙片兒便說道什麼女老爺男老爺
說我不在家就得了偏遇着張瑞不解事仍接稟道聽說是新從北京來的梅寶璣一
聽說新從北京來的腦袋瓜兒上好像加了一個冰袋不覺得神智頓清忙說道快請
快請張瑞應了出去梅寶璣接着也到花廳不多一刻張瑞引那呂老爺進了花廳梅
寶璣迎上前去原來就是漢口商會前總理現充參政院參政呂達先梅寶璣一見歡
喜得不知怎樣纔好忙搶進一步雙手捉住呂達先的手腕狠命抖了幾抖道老大哥
你怎到這時纔回來可真把做兄弟想壞了您人好麼哎呀我算定你是很忙的怎能
得閒回來走一走呢現在北京城裏想必分外的熱鬧我且問你新皇帝究竟什麼時
候登基恢復帝制倒底可靠得住麼說着睜圓了兩隻眼珠兒很命望着呂達先的臉

一。判。然。兩。副。間。
一。面。孔。嗚。呼。
則。寒。燠。無。
定。信。哉。煨。梅。
實。獲。可。以。
爲。官。矣。

說得正中
心機

尋找幾個
會員總算
發達至極

諒你沒有
那副骨頭

兒好像一嘴要把呂達先吞下肚去似的。呂達先見他這般形狀也忍耐不住要笑將出來忙說道你快鬆了手咱們坐下談罷。梅寶璣這纔知道自己歡喜得忘形還莫讓客人座趕快又夾呂達先坐下轉又喚張瑞泡茶二人先叙了些別後景況這時張瑞已捧上茶來梅寶璣實在忍耐不住又問那恢復帝制的事呂達先也就把北京城裏那些請願的勸進的國民會議等事細述了一遍轉又問道本地的民意如何呢。有老弟這般熱心總得要提倡鼓吹鼓吹纔是梅寶璣搖着腦袋又嘆了一口長氣道不怕你見怪咱們武漢這兩個商會實在太不文明我與謝石欽二人辦了這個分會會員却也尋找了幾個後因經濟困難去向兩個商會裏設法心想咱們平常籌款照例是先從商會入手總可以籌得若干誰知這次他們是一毛不拔還要向着咱們唱許多陰陽調兒。你想現在辦事那能夠熱心呢。呂達先聽說並不十分明白要說不安慰他又恐怕他不樂意停了片刻冷冷的問道你辦的是什麼分會呢。梅寶璣道說了半天你還不明白嗎。自然辦的是籌安分會難道我還敢辦維持共和的分會麼。呂達先笑了。一笑道這却不是我不明白實在是你太糊塗。老弟你莫怪我嘴巴壞。你實在

恐怕是看
不下去罷

糊裏糊塗
得妙袁世
凱做皇帝
何常不是
糊裏糊塗
而做者

電光泡影
瞬息繁華
梅寶璣開
之應當猛
省
六君子對
之定有不
感堪回首

盡做些舊事還發些什麼牢騷梅寶璣大駭道怎樣可是恢復帝制的事兒有些靠不住嗎呂達先道你真越說越糊塗了難道你整天是躲在被窩裏過日子連報紙上的新聞專電都不打一個照面麼梅寶璣道吱嚕老大哥你那曉得我的事呀清晨起來一直跑到半夜裏忙得兩腳不沾泥應酬的事異常煩雜教我自己也說不出道理來那裏還有工夫看報況且我生平與報紙最沒結緣就是報紙上登載大總統的命令我都狠疑他靠不住的我還見有許多人辦事並不看報紙裏糊塗辦了也就糊塗糊塗收功我所以不去看他糊裏糊塗辦這個分會總可以糊裏糊塗收功照你說來那商會想必看見報紙上說了什麼變故不來贊助我的好大哥你快些對我說怎麼是舊事呢呂達先道籌安會早已改了憲政協進會就是憲政協進會如今也變成明日黃花還有什麼公民請願團社政進行會各種請願勸進的團體三人一羣五人一黨好似大海裏的水泡兒自從代行立法院議決了國民代表大會的組織法那些水泡兒漸漸消化得影兒都不見了就是昔時籌安會總算得開國機關如今門前車馬已不多見那一塊黑漆招牌上好像是蛛網塵封若說最趨時的事第一是往北京去

不怕大皇帝解散
今之為職
員者大都
皆有此心
理也

既知該死
何必胡為

還是金錢
要緊

若非如此
焉能帶參
政大人

或組織新鮮團體。或代表本省人民。拚命上請願書。將來大局底定。自然可得些兒特
奇好處。其次就要運動選舉。果然被選為國民代表。將來就是新朝的議員。日後只要
厚着臉皮去攢大着膽兒亂說幾句。還怕不入閣麼。你想京城裏已紛紛修理新華宮
設立大典籌備處。訂新朝的服制禮儀。早晚就准備登龍位。你還在這裏糊裏糊塗
的籌安。這不是辦舊事。還能說是辦新事嗎。梅寶璣聽了這番話。好像從大夢之中掙
醒了。接連把自己腦袋直撞嘴巴。裏自言自語的說道。該死……該死。轉又笑嘻嘻的
向呂達先道。如若我到北京。你可能給我設個法兒。呂達先一聽。暗自忖道。噢。你真好
騙。工趁着勢子就爬上來了。便把眉頭一皺。眼珠兒一轉。笑道。咱們自家兄弟。們不說
客套話。你真要到北京去。我除了籌款。別樣事總可幫忙的。梅寶璣聽說心裏也暗暗
道。奸利害。倒底在京城裏混了幾天。牙齦咬得真緊。二人又談了片刻。呂達先纔告辭
回寓。接說呂達先自北京回里。也是趨向時風。回家謀自己立足地位的。他在北京城
裏雖然充當一個參政。却并不十分出名。看着別人要得熱鬧。自己又有些技癢。要想
插足。又占不了上風。想他本是一個市僧出身。那些姪刁詭詐的王夫。自然煉得十分

道等好差
使豈有不
承允之理

實行強奸
政策總算
得袁世凱
的忠臣

正合他的
心理那肯
推辭

老辣若叫。他跟着別人。屁股後頭。耍龍尾巴。他那情願呢。因此他請假回鄉。心想在商會裏運動運動。做一個請願頭兒。袁世凱見他請假便密命阮忠樞。袁乃寬二人暗中授意叫他回到湖北。鼓吹鼓吹。他得這個消息。如奉聖旨一般。一口就承認。先在武漢兩商會裏着手。於是懷一肚皮喜氣歸來。今聽梅寶璣說兩個商會的情形。不覺心裏發了一怔。回到自己寓所。暗自忖道。吳幹庭。孫襄其。周銘之。他們向來都狠圓活的。怎麼這時又粧起正經人了。哦。想必殷爾彞。李紫雲。蘇香夫。他三人從中作祟。果然如此。却真是一個難解決的事。咧。轉又笑道。我真是歎了任他至狠。糊裏糊塗。我把他們向葫蘆裏一搵。怕他不吞聲忍氣。受我擺佈麼。主意想定。又出寓拜了幾個客。轉到武昌商會裏。閒坐了一刻。并不提起時事。半個字。復過江。又往漢口商會裏。談了許久。時已歸鴉噪晚。日近黃昏。呂達先未及返寓。就住宿在漢口總會裏。一夕之間。無非談了些新朝的盛典。按下不提。次日。呂達先用罷了午飯。便要告辭。吳幹庭忙攔阻道。今天孫襄其。周銘之二君。臨時邀集本會會員。歡迎先生。務請先生再勾留一天。這事萬不可推辭的。呂達先聽說。不由得暗喜道。咦。這真巧了。我正想尋找這樣的機會。便伴作

請參政大臣手舞足蹈命也
要透命也
此時還研
究印花稅
未印稅
識免稅

一寸光陰
一寸金不
意請客者
懷如理之
觀心是也
彷彿大勤
位業已煩
下位專受
的開會領

謙辭道歡迎兩字萬不敢當兄弟離鄉多日狠想與諸父老昆季暢聚一番既蒙雅意亦不敢辭但是諸君萬不可費事吳幹庭聽着呂達先一口應允歡喜得手舞足蹈也不知怎樣榮耀趕忙把孫襄其周銘之以及各處會員邀齊了轉又專差過江請武昌商會總理殷爾彞未及一時那專差回來稟道殷總理說會裏今天因為印花稅要開特別研究會不能分身過來說就近請總理代表罷吳幹庭聽說便把嘴巴鼓起道我早曉得他是不能隨時的自己已爬到這個分位不在自己身上工夫求進取還給別人白忙些什麼我看這個老頭兒還是如此乖僻總要鬧得頭破血流纔丟手咧咱們這一桌席上也不缺他這樣菜他不來咱們難道就玩不成麼說着又向大眾道本會的會員可到齊了麼大眾道本會會員已到了多半還有武昌的會員尙沒有過來呢吳幹庭說道咱們開咱們的會何必專等別人將來別人也總有請咱們的時候說着便把手兒擺了兩擺道開會開會大家坐齊了罷呂達先也到了會場首先吳幹庭表白一番歡迎呂達先的意思接着呂達先答謝一番辭中又把北京城裏的現狀說了一遍於是彼此坐定呂達先又說道兄弟這次出京會受旅京諸同鄉先生重托對

這是最要緊事

捐款籌人
恭維別比
做皇帝賑
較捐款難
濟普波難
民何如
若勸捐這
類冤枉錢
我亦是如
此對待
真虧你想
得圓滿

此符未必
能證身恐
怕還要催
命的

於恢復帝制的事務總要請諸位先生鼓吹鼓吹的吳幹庭忙把腦袋搖了幾搖道呂先生您再也不要提起我這幾天真把肚皮氣得都要脹破了你也曾充當過本會總經理的那些商人知識也不必要我細講了前幾天梅贊禎謝石欽兩位先生組織什麼籌安分會曾有專帖來請咱們到會當時會員以及各商家的商人弄得却也十分踴躍兄弟也隨着去的後來他們提到籌款的事我想如這等維持公益善舉應當要大家力量捐助些兒的誰知大眾聽說要捐錢都把白眼珠兒翻了一翻腦袋瓜兒扭了兩扭不辭而別的迴避了呂達先忙搶着說道這也難怪他們不願意此所謂挖自己的肉給別人裝門面現在恐怕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熱心了吳幹庭道我也是這樣想法回來我就邀了殷爾彝聯合兩個商會的會員心想只限咱們商界裏同志組織一個鼓吹帝制的團體豈不是利權不外溢麼呂達先笑道這是最好的事吳幹庭道誰知又大不然武昌商會的會員倒狠熱心他們說商人是錢無勢的可憐人難得有這個好機會大家捧着新皇帝上臺譬如捐一張護身符將來也不受別人欺壓了呂達先點點頭道這話說得狠開通本會會員一定是全體贊成的吳幹庭忙搖手

誰之咎歟

這句話說得真痛快

這等滋味也得要您嚐嚐纔好

法兒想得

道說出來，真要氣死人。倒是自己的人，反不爭氣。說着，又指着大衆道：「諸位先生，都在這裏，並不是我吳幹庭造謠言。你猜他們說些什麼哈哈！他們道：『共和了幾年，咱們做買賣的背上，加捐加稅，已壓得咱們動不動了。偷着大皇帝再出現，咱們還不知壓得像什麼樣兒呢。』當時我就說：『恐怕未必因你們這少數人，反對皇帝就不出現罷。』他說道：『出現也好，不出現也好，他總不能跳到外國地界來要挾咱們。』我見他們說了這句話，總算走到盡頭路，彼此不歡而散。過了兩天，那素負身望的李紫雲、程善夫、熊繼貞三人，果然在新聞紙上登了一個啓事，說他三人不聞問時事已久。聽說外間有人用他的名義組織黨會的事，他一概不能承認的。我一見這個啓事，幾乎氣得頭開裂，趕忙專差去請殷爾彞。那知殷爾彞也變了，居然自己不肯過江。空派了一個啞叭代表來，敷了一蹄日後，聽說他得了什麼前清光祿寺卿張仲忻的傳染病，也不贊成恢復帝制。你看辦事可難不難呀！呂達先聽罷，想了一想，道：『不難不難，大衆聽他說了這句話，目光睜睜都射在呂達先身上。呂達先不慌不忙的說道：『凡事沒有反對一方，面逼迫着決不能迅速成立的。中國人的性格向來是吃硬不吃軟。你若好言去勸他，』

真不錯
愧是袁大
皇帝的參
政大人
可惜可惜

強奸軟騙
總不外乎
做鬼事

若是保守
生命財產
而生命財產
必不可保也

袁世凱一
人可以代
表全國人
會幾個人

贊同他反扭扭捏捏裝出許多臭架子。倒是你齣齣糊糊強好了。他反不敢放一絲兒臭屁的。我看如今最要緊的事。國民代表。咱們商界裏是運動不來的。不如聯合同志公舉代表去請願。尙不甚晚。何妨。咱們今天就用兩會全體的名義。無論他贊成不贊成。承認不承認。都把他夥作一團公舉一個駐京代表。兩個住會辦事的主任。再舉兩個赴京請願的代表。趕快實行去。會散之後。補發傳單。務必從郵政局裏寄去。倘若他們責備。莫預先知。照咱們就說郵差送遲了。與咱們什麼相干。吳幹庭又想了半晌道。不妥不妥。倘若他們反對起來。那不是弄巧成拙嗎。孫囊其趕忙站起身來。搶先說道。這却沒有什麼妨礙。莫看他們前次少數人反對。皆是咱們未曾實行之前。預先通知壞的。果若咱們緊急去實行。他們決不敢來反對。誰不知保守自己的生命財產。就是。有幾個不識時務的大胆。前來反對。恐怕不等他出手。咱們請願書已進呈了。還怕他什麼呢。吳幹庭聽孫囊其說得狠有理。便把腦袋點了兩點。轉又說道。咱們這幾個人。就能代表兩會的全體嗎。周銘之忙道。你老先生把事看得太難了。現在人辦起公事來。動輒就說是全體公意。試問他們可能把一個一個的同志都請來通過呀。

何常不可
代表全球

如一人而
竊盜公共
名義者恐
怕都是袁
大皇帝之
門下弟子
也

中國人向來沒有三人以上的團體。倘若把全體請來商量辦事，恐怕十年也通過不了一句話。還要打得頭破血流。咧我時常看三兩人辦事，用全體名義的，狠多這還不奇怪。我會見過熱心組織黨會的先生，尋找一個公共所在，門傍掛上一塊黑漆粉字，大招牌，印刷許多簡章，發起文叙，他會裏的勢力，狠大，切實調查粗事細事，只有他一個人忙來忙去的。但是他拍出來的電報，印出來的意見書，總是用全體名義。如此咱們這幾個人代表全國全世界的商會，都有餘，怎能說不能代表本省這兩個小小商會呢？大眾聽說，都道這話揭破了一些兒，都不錯。咱們不必懷疑，一定趕快辦罷。吳幹庭見大眾都表同意，也就坐在一旁，拍着手道：贊成贊成。於是大眾就接開商界請願的籌備會。當時就用簡單的推舉法，推定呂達先、駐京總代表殷爾彝、吳幹庭二人是本省辦事主任。又推定孫囊、其周銘之二人爲赴京請願代表。並且擔任起草請願書。決定之後，時已黃昏，各自散會。呂達先見大事已定，心願也償了，便告辭諸同志，心滿意足回寓去了。吳幹庭、孫囊、其周銘之三人趕忙補發許多開會的通告。次日又發許多表決事件的報告。那些未曾列席的會員，接連收到這兩件通告，就有那反對恢復。

多此一舉 吾以為就 是法定之 團體然在 袁氏之下 亦力足以 爭辨也 其 想必跟着 內閣總理 區區一個 虛名主任 就何氣破 化人怨者 極人怨者 以榮道者 人為專者 秘術也 門

帝制的勃然憤怒。當時就要上質問書。又有那閱歷較深的會員。從中勸阻道。省些事罷。如這般非法的團體。你就質問他。又有什麼價值。咧。他果然是怕你的。不過說些所問非所答的話兒。敷衍你幾句。若不怕你。他雖不敢明目張膽與你分辨。就不能暗地組織幾個下流黨團。圍住逼着你。通過逼着自己解散麼。大眾聽說這番話。也就嘆了一口氣道。只怪咱們做買賣的人。不齊心。如今不受外國人氣。就要受自己人的氣。橫豎沒有好日。過還說些什麼呢。殷爾彝初接着開會的通告。也是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後接着表決事件的報告。見公舉他是本省辦事主任。那一股無名氣。早從三萬六千毛孔裏發散掉了。接着也時常過江移樽。就教後來落得張仲忻冷敲熱罵。挖苦了一場。不說呂達先。孫囊其。周銘之。三人未隔多日。都北望京華。飛奔而去。再說梅寶璣。聽着呂達先說了那一番話。暗自忖道。我這纔是坐在枯井窺天。從不曉得什麼。癡風雲變幻。咧。可見無論做什麼大小事。必定要廣見廣聞。纔能得法的。轉又想着自語道。爭名者於朝。想到這一句。便狠命把桌子一拍。跳起身兒。笑道。我真是一個傻瓜。到這時候。我纔明白。我又何必到什麼將筆什麼巡按使面前做矮子呢。又想了許久。

先生何常 優不過有 甚遜耳

真會要大
人老爺的
牌子

若要請你
到北京請
願包不討
厭了

恐怕有些
處不住

道我就是這個辦法我就是這個辦法復又把那件對襟馬褂脫下來仍是在房裏搖來搖去的打磨旋轉了一刻張瑞又拿着一張全紅帖兒進房稟道謝大人請老爺明晚赴宴梅寶璣把眉頭一皺道你真會多事就不曉得我現在想心事嗎當差的人一些兒面色都看不來我看你也是同我一樣還沒有睡醒罷張瑞被他主人沒頭沒尾罵了一頓也不知道獲罪之由又不敢退出房去只拿着紅帖兒默立在一傍梅寶璣一手把紅帖兒奪過來順手畫了一個謝字嘴裏還咕嚕咕嚕說道誰希罕吃他這頓受罪飯實在討厭張瑞退出房去梅寶璣仍想他心裏的事道我一定是要走一踰的主意打定便喚張瑞去打聽呂達先幾時進京心想與他同去諸事要靠着他活動的不多一刻張瑞回來稟道呂大人早已動身了梅寶璣一聽暗自忖道這位先生他的腿真會跑怎樣我纔喘了一口氣他就跑了呢怨不得他能走能飛如今人辦事是要如他手脚靈活纔能夠得意呢想到這裏便喚張瑞檢點了自己的行囊次日清晨帶着張瑞主僕二人也就向京華道上去正是

千里歸來圖已利
數人會裏奪公權

評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謝石欽若非希圖利祿與梅寶瓊奔走請願何致日後受無限之痛苦無限之氣悶哉

屋裏先生向不知東南西北所以一伸手只能隨人之末拾馬後轍也梅寶瓊總算善於辦事者若非呂逵先當面指迷吾恐聰明伶俐之梅寶瓊終是盲從瞎混雖然彼洪憲時代又有幾人不隨波逐流盲從瞎混者

梅寶瓊於未晤呂逵先之前求得出入巡按使將軍之衙門已自誇爲不世榮幸迨見呂逵先之後北望京華也想去抱皇帝腿轉而鄙視巡按使將軍爲不屑與儕者瞬息之間變化若是足徵富貴二字最易驕人

殷爾彛初睹聯合請願團之傳單則大怒復睹決表辦事之啓事則益怒尙不失商人本色洵可稱得第一等大國民也及睹自己被選爲主任則一腔忿氣早已烟消火滅飛入無何有之鄉嗟夫榮祿之惑人甚矣區區一辦事之主任竟能挫節易志脫加以上將銜吾決其卽賣妻鬻子亦所不惜也由是觀之陶淵明不願

因五斗米折腰。誠是大愚。藉此亦足徵平日昂然道貌者。不盡是行端品正。蓋欺人誑世之人生術耳。

第四十五回 謝石欽請客忙選舉 陳元璧隔房惹是非

如此機關
本來是曇
花一現的

話說謝石欽自梅寓回來。一連隔了三天。不曾見梅寶璣一面。那時謝石欽與梅寶璣二人往來最密。幾乎時刻不相離的。忽地隔了三天不見面。謝石欽恁不心癢難撓。接着專訪了兩次。也沒見梅寶璣的影兒。再看那分會裏的景況。早是蛛網塵封。落葉滿階。闌無人跡了。謝石欽一見這般樣兒。心裏老大不明白。垂頭喪氣回去。默默想了一夜。始終還是抱着一個悶葫蘆。次日乃是與梅寶璣不見面。第五天剛罷了午餐。他的隨侍佟全手拿兩張白紙小名片。走到謝石欽面前。將片兒呈上道。兩位大人來拜會。謝石欽接着片兒一看。見中央刻的是蘇成章三字。上行排着湖北教育會副會長。的官銜。又看第二張片兒。見當頭密排了五行小字。第一行是（前清舉人）第二行是（前清湖南候補知縣）第三行是（中華民國武昌高等小學校校長）第四行是（

官衙排得
真熱鬧

大約是官
衙少了

倒底是官
衙多的館
嚇人

發達發達
會所裏都
跑得出鬼
來了
先生還在
葫蘆裏剛

中華民國進步黨黨員兼共和民主統一黨黨員)第五行是(現任湖北覆選調查員)這五行官衙就佔了那片兒一大半地位。接着名姓，乃是陳元璧三個字。下行還有幾個小字刻的是字特齋湖北江夏縣人謝石欽初看蘇成章的片兒尙不經意。後看陳元璧片兒眼珠只在那官衙上一行一行的亂滾。嘴巴裏不由得連聲說道：請請請：說着趕忙打開了衣包取了一件尋常拜客穿的八團龍玄色綉綉對襟大袖馬褂兒急急忙忙披好了。搶步兒跨到花廳。三人見面你說久仰我說久慕彼此虛套了一陣。修全獻上烟茶。大家隨意用過。蘇成章便說道：這幾天的會務可發達麼？聽說呂達先這次回來武漢兩個商會狠活動的老兄可曾與他接洽嗎？謝石欽聽了這番話，默默望着蘇成章發怔。半晌纔問道：呂參政幾時回來的呀？蘇成章聽他這麼說，道：就有些詫異，便接着道：梅寶璣莫會對你說麼？謝石欽嘆了一口氣道：這幾天我連他的影兒都沒有看見。說着臉上就現了幾分不樂意的顏色。陳元璧一見謝石欽這般現狀，心裏已猜着梅寶璣拿他要木人戲了。便從旁說道：想梅先生這幾天忙着進行會務，也是他辦事熱心，等他大事辦好總要來與先生商量的。謝石欽聽說趕忙掉過

想必是對
着五行官
衙而應的

醜

醜

糊塗得妙

先生一片
熱心可惜
把話兒說
錯了

又是政府
又是人民
又是官組
的機關混
得真十分
圓滿
定下羨慕

笑臉兒來連聲答應幾個是字接着又問陳元璧道先生現在是怎樣得意陳元璧聽他這一問心中暗想這個人怎麼如此粗心便笑了一笑兩眼望桌上自己的片兒蘇成章忙搶着道特齋先生真是現在中國第一個熱心志士說時又伸出右手來指着陳元璧名片上第五行官衙道你看他不辭勞苦辦這大事業試問咱們湖北可找得出第二個人嗎謝石欽忙向陳元璧連連拱手道久仰久仰轉又說道先生既這般熱心何不鼓吹鼓吹帝制將來一定是鵬飛萬里的兄弟以為選舉的事勞神而不能討好況且國會早已解散共和顛覆在眼前還有什麼民意可說倘若被政府裏知道了加你一個謀為不軌的罪名那纔是自尋苦惱呢陳元璧聽說也不好與他辨白只嘻嘻的笑着還是蘇成章從旁說道先生你誤解了陳先生調查這個選舉正是熱心鼓吹帝制的這個選舉大會並非出之民意的機關乃是政府授意與人民官組的機關一切還是要受政府指揮北京現在發現的公民團很多什麼討飯的叫花子什麼拉膠皮車的車夫還有什麼娼姐相姑都聯絡得有請願團體你不相信仔細去調查誰不是奉旨組織的呀你看陳先生這般大才那能如當初那些少不更事的革命黨冒

此等團體 相距亦不 像姑亦不 遠矣 蘇成章 會拍馬屁 怪不得陳 元璧一路 同行 簡直是厚 鬼臉皮說 原來說如 所謂公事 公辦也亦 豈染指歟 非此不善 於此馬鹿 可憐南反 對先生是 運動政府 要說得規 定真說得 妙想天開

傾產亡命的危險。謝石欽聽說不覺臉色一紅。知道自己說錯了。兩個眼珠兒直看着陳元璧的片兒。又伸出右手食指在桌面上不住的打圈兒。道：「不錯……不錯……妙在這一個任字上好呀。不是咨部註冊的。差使決不能用這個字。眼兒的轉又擺了兩下腦袋。笑問陳元璧道：「哎呀。現在民意複雜得狠。那選舉的頑意兒也實在是千奇百怪。我真佩服先生是怎樣調查得當呢。」陳元璧笑道：「調查二字不過掛了一個空銜而已。實際上還是要聯絡同志要緊。謝石欽聽說趕忙笑臉迎向前道：「不知現在當選人可限定什麼資格呢？」陳元璧道：「最好會在前清做過小老爺的。否則孔教會的會員也有被選資格。蘇成章忙接說道：「這不是菲薄聖賢麼？」陳元璧道：「我並不是說孔子如此實在那些孔教的會員把至聖先師捧出來做一塊招牌。研究君臣的學說。是要比較別人精細些。謝石欽道：「這可不去管他。但是運動法政府可會規定麼？」陳元璧笑道：「道在人為。這又要看你自己。的手段譬如你尋常朋友狠多。選舉票上都狠能幫你忙。運動買票費自然就可以簡省些。再如當地與你爭競的不多。你若運動買票費也可以簡省些。若論這買票金的數目最多不過五六千元一票罷。謝石欽道：「最少的咧。」

窮秀才聽了這話只好應答兩個難字。屢訴做官的艱難，格壁得陳元璧的資格。舉動選官嗚呼哀哉！民之代表，然而此心非具此心不可。代表亦不可。這句話說得真好。非如人證呢。憐可憐。

陳元璧道：「至少也要五六百元。謝石欽聽說將舌頭一伸，倒吸了一口冷氣，搖擺着腦袋，連聲說道：『難……難……難。』陳元璧道：『我看總算是便宜的事。想前清花多少錢，吃多少苦纔能混到手一個小小的功名，又要花多少錢纔能把頂子變了顏色，又要花多少錢纔能拖一條翎兒，爬上觀察的椅子，還不曉得要怎樣修行，倘若走錯了一步，就連根拔菜，鬧成一個革職，永不敘用的收場，只好戴着空帽樑兒回家充當一個啞叭紳士，落得死後靈牌兒上多寫幾個字罷了。何如現在運動當國民代表，上算呢？雖然一時花了這筆巨款，總有些兒心疼，要曉得一步登天，轉眼就可以對着皇帝說話，這樣的便宜事，又往那裏去找呢？』謝石欽仍是搖着腦袋，說道：『要咱們掏自己腰包去熱心愛國，總是做不到的。想兄弟乃是一個寒士，如今雖當了教育會會長，說時又轉臉望着蘇成章道：『蘇先生，你也嘗過這滋味，真不如前清的教官呢。前清的教諭還有學生們送他束修，春秋二季靠着至聖先師開一開葷肥一肥肚皮，如今連豬骨頭也白啃不了。會裏雖收些常年經費，還不夠應酬會員的茶水……蘇成章不待他說完，趕忙搶着道：『陳先生，說那運動選舉，也不是叫你白花錢去熱心愛國，就說運動費也』

或責將者
何必將兩
個堂堂會
長富得若
是寒酸余
曰惟其彼
時之會長
也方能解
得寒酸之
滋味

先生已被
高僧兒套
住了

未曾發財
先破財財
先生得毋
自覺否

不過是先下本錢而已。本錢越下得多，將來利錢就越收得重。天下事決無空空去熱心的別事，還可糲糊這銀錢兩個字，豈能糲糊嗎？謝石欽聽說這話，便把桌兒一拍道：「好呀！如今辦事是要抱這主義纔好。」轉向陳元璧道：「先生現在調查的如何呢？」陳元璧聽說便望了蘇成章一眼。蘇成章接說道：「陳先生奉將軍委任，正要準備進行。聽說先生是熱心志士，不辭勞苦，辦這個分會，所以陳先生特囑兄弟紹介將來選舉的事，還要請先生幫忙。」陳元璧接着也恭維了兩句，把個謝石欽喜得扯着嘴巴，只笑連聲說道：「總可以幫忙的……總可以幫忙的。」三人閑談了片刻，纔各散去。當晚陳元璧就請謝石欽在鄂江一枝春吃大菜。座中除特請謝石欽、蘇成章二人，還請了高振霄、丁復兩個同志。彼此無非概論幾句時事，照例飲了一杯咖啡茶，分道而散。單說謝石欽回到自己寓所，心裏只顧胡思亂想。他那一副腦筋裏，一時又想做國民代表，一時又想做請願團首領。一時又想到將來封侯拜爵的滋味，便伸出手來向書案上狠命一拍道：「我就是這樣辦法，誰知使力太猛，把大拇指上的一個心愛翡翠扮兒磕碎了。一塊不由得心酸一陣，捏着大拇指只說該死。當他捏着大拇指發歎時，節倏全送。」

恐怕又要
破財

絕而不絕
想其別有
用心無他
蓋想做兩
頭蛇生怕
失却好機
會也

恰好請着
對頭了

第一個就
不賞光

來一封。信。謝石欽拆開看罷。便向字紙箋裏一扔。嘴裏咕嚕咕嚕說道。徧徧有這些倒楣事。他不能去找。正會長麼。我也不是生就的傻瓜。坐在椅子背後。該掏錢出來維持的呀。這時修全還站在椅旁。聽他主人說了這套話。也不知對着誰說的。只好默默站着。還是謝石欽向他道。你還等些什麼。修全纔敢說道。那送信人說。要請老爺賜回信。謝石欽不悅道。這個……轉又想了。一。想。道。你給他一個回片罷。修全領命退出去。謝石欽這纔嘆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道。這些先生們。真難伺候。一夜無話。次日天纔發曉。謝石欽就披衣起床。等不及洗臉漱嘴。忙在抽屜裏面揀出一套梅紅全帖。就着殘燈餘燄之下。揉一揉。朦朧睡眼。恭恭敬敬寫了一張請客帖兒。原來謝石欽睡在床上。打了一夜算盤。還是放開手段。運動做國民代表。妥當些。主意打定。便等到天纔發白。一翻身爬起來。忙着寫了這張請客帖兒。那陳元璧當然是列在第一名。其次就請了梅寶璣。高振霄。丁復熊。繼貞。殷爾舜。五人。最後請蘇成章。做陪客座地。也是定在鄂江。一枝春。時纔逾卯。就命修全去四方請客。直待修全回來。謝石欽接着請帖一看。見當頭陳元璧脚下打了一個謝字。心裏不由得一怔道。陳大人他怎麼不來呢。修全稟

第二個又
不賞光
自己手段
不高偏怪
別人偷懶
別入倫懶
未嘗升官
邸官陰官
調兒却學
步得很有進

做鬼事奪
頭功那處
夠去東處
辭行西處
告別咧
足下如此
熱心不知
來日意中
殊人可有
杏之能謝

道陳大人說他今晚還要請客業已約定了萬不能抽身前來謝石欽不悅道這真是巧得狠呢低頭又看梅寶璣脚下也是打了一個謝字分外生氣道豈有此理怎麼梅大人他也不來呢說時睜圓了兩隻眼珠兒怒視佟全道想必是你偷懶沒去請罷佟全趕忙稟道家人不敢梅大人今天進京去了聽說因為什麼請願的事去尋找呂大人家人去請的時節他正要動身匆匆忙忙打了這個謝字他進京的話兒還是他家丁張瑞說的謝石欽聽了這番話便把請帖向桌上一扔連聲說了兩個好字轉又自言自語道怪不得呢這幾天看不見他的影兒原來是得着些兒順風就想向高處爬喇轉又想到你走也該來辭個行纔是道理就是尋常朋友也不能不辭而別況且咱們還是同舟共濟咧想到這裏握起了拳頭很命在棹上播了幾下許久又拿起請帖看下去其次五人只有丁復脚下打了一個陪字那四人都畫的是知字便搖了一搖腦袋再不作聲佟全見他主人沒有話說也就慢慢兒退出房去謝石欽這時悶坐在房裏又久忽地跳起來自語道我一定這樣的辦法就是傾家破產賣女兒我決不心疼的咱們各要各的把戲看誰能鬥得過誰正在想得高興的時節佟全又進房回稟

把戲兒耍
得真好
先做了一
個木人兒

簡直說是
賣女兒的
錢豈不更
妙

可見陳大
人的勢力
大些

道。昨天送信來的人，他又來請示，他還說大人若再不設法維持他們，撐持不住，就要解散了。謝石欽聽說，頓時大怒道：「散他娘的雄黃蛋罷！你向他說，正會長已偷跑到北京去了，叫我也無法維持他們，要散只管散罷！你全應着，纔要轉身謝石欽，復又說道：『慢着，慢着，說時便從他的枕頭箱裏掏出二十塊錢的紙幣遞給你，你莫要向着他們賭，好好的對他，說梅大人業已偷跑了，看這分會萬難撐持，這是我私人設法來的，給他們充補些兒伙食費，請他們萬不可解散，說我正在這裏設法，還要組織別樣團體呢。』」全這纔答應着出房，照着他主人說的話，傳達了一遍。那送信的人見給他二十塊錢，便笑嘻嘻接着去了。曦光黯淡，燈火生輝，壁上報時鐘，鏗鏘已敲了六點。謝石欽忙帶着修全，一直到了鄂江一枝花春，歇候了許久，纔見蘇成章、熊繼貞兩人走來，接着殷爾彝亦到了。只沒見丁復高、振霄二人，又候了許久，仍不見來，便開了兩張請客票，招呼西崽去專請，不多一刻，那西崽回來稟道：「高丁兩位老爺早被陳大人邀去了，謝石欽聽說心中雖是不悅，又不好當着外客發牢騷，只冷冷的說道：『咱們可以隨便點菜罷。』於是西崽捧上菜單兒，大眾隨意點了五色。這時蘇成章道：『梅先生今

不清楚得妙

足下豈非反對帝制者乎言猶在耳事竟忘心可見工勢力人最易於變化

是下諒必也想去走一遭兒

猜得却也有理

天怎樣不到呢。謝石欽道：「他已進京去了。」殷爾舜道：「他是與呂先生同行的麼？」謝石欽搖頭道：「這却不甚清楚。」熊繼貞道：「呂先生這次回京，究竟爲的什麼事呀？」殷爾舜道：「這事我却很曉得，他是特地回來聯絡咱們兩個商會請願的。現在咱們兩個商會業已公舉他是駐京總代表。此次回來，我也狠與他同了兩次席，出言吐語，實在是一個人才。我想北京這個地方，到底是帝王之都，真能夠培養人才，的想呂達先他做漢口商會總理時，節可憐，便字都寫不明白。這次聽他說話，滿嘴巴之乎也者，滔滔不絕，提起筆來，寫兩個核桃大的字，實在圓熟得狠。細想起來，這北京是萬不可不到的。熊繼貞連連點頭道：「這話說得真不錯。咱們湖北不能說不出人才，但是所出的人才，必定要往北京去。一階纔能夠享大名，這也真是怪事。就如譚鑫培、小阿鳳，豈不都是咱們湖北人麼？若不在北京城裏打一個滾，決不能享這盛名。可見古人說：『爭名者於朝，這句話是不欺人的。』說得大衆笑了一陣。接着菜已捧了上來，大衆隨便吃着，隨便談心。蘇成章忽向謝石欽道：「我看現在籌安會已成過時，晚景沒有什麼滋味了。就是老梅此次進京，未嘗不想脫離分會關係，另起爐灶的意思。我勸你也得要想些新花樣做。」

如此推新
也真將太
字罵得

這却是一
個升官發
財的妙策
設若加願
窳姐請入
團又將何
以自處呢
想必有姊
之若妹以

蘇成章開
口不離本
行酸秀才
般酸秀才
也別能跟
隨別人身

做纔好一味守舊是不相宜的。殷爾舜忙搶着說道：「是呀，這真是金石之言。我前牛個月何嘗贊成帝制，剛後來聽呂先生一場演說，好似醍醐灌頂，猛然把我澆醒了。如今是百度維新，事事都要從新字上着手，最要緊的，我還想起絕好一個妙法兒。聽說北京城裏新發現鼓吹帝制的團體，不下百數十所，也有窳姐的請願團，也有相姑的請願團，也有乞丐請願團，也有車夫請願團。我若是在北京城裏就拿出當初入政黨的請願團來給他一個逢黨便加入，逢會便贊成，不問他什麼宗旨，衝突不衝突，咱們抱定一個有縫必攢的大政策，怕不能駕乎人上麼？」謝石欽一聽這番話，十分得意，接着就把心想運動國民代表的意思，子午卯酉細說了一遍。蘇成章道：「這却是一條好路，最妙再組織一個趨時的團體相輔而行，彼此幫助，豈不更外穩當麼？」譬如現在商界已有殷先生與吳先生熱心提倡了，這學界一方面咱們何妨聯絡請願呢？你就是想運動選舉，這學界裏同志很可代你奔走的，豈不是一舉兩得麼？」大眾聽說，同聲贊道：「這個法兒真好，事不宜遲，謝先生須要趕快着手，不然又被別人捷足先登了。」謝石欽聽得入迷，只扯着嘴巴嘻嘻的笑，心裏歡喜得說不出一句話來。大眾正高談闊論之際，

後敲兩鏡

比較謝大

勢是客來

難道真是

來組織婦

願團麼請

隔壁戲漸

漸兒唱過

牆來

然則筵前

左擁右抱

者皆可呼

姊喚妹也

足下真可

算得大義

滅殺

只聽樓上一陣脚步聲好像有五六個人上樓謝石欽抬頭一看只見隔壁東廂裏業已燃起燈火那陣脚步聲漸漸走進了東廂接着叫點菜叫請客不多一刻客都到齊又聽着一陣咕咕啞啞的聲音擁進了東廂說揚州話的也有說蘇州話的也有只聽盡是些又尖又嫩的聲音在那裏大人老爺叫個不住笑聲未停又聽着月琴絃子彈扯得一團糟什麼先帝爺白帝城什麼店主東帶過了什麼一盃酒什麼一更裏鬧得個不亦樂乎熱鬧過了纔聽見一人說道蘇先生怎麼不來咧又一人說道他是要保守飯碗子去巴結他們正會長咱們那能請得來呢又一人道謝石欽的學問究竟何如呢那人笑道老頑石我昨天曾經蘇成章介紹與他見了一面實在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又一人說道如此你何必去聯絡他呢倘若他的手段利害不肯輕給人打量將來宣賓奪主看你怎好燒這道退神符那人淡笑了一笑道辦選舉的事首先要交遊廣大無論他是烏龜王八百家奴咱們總要與他你兄弟的聯絡感情等到咱們上了台慢說是他們那些小區區就是我家尊大人要在我的面前討選舉功勞我還要望着他瞪白眼呢又一人道話雖如此說人不勢利不做官人不刻薄不發財我

南海先生
恐怕也是
如此

假道學真
被他罵苦
了

看謝石欽他尋常昂然道貌執學界之牛耳聲望也狠不小的你不能過於藐視他罷
那人道你們真沒有見識他雖是昂然道貌粧出一種高不可攀的樣兒滿嘴巴先聖
先賢說得好像自己就是一個孔夫子實在他周身的血球沒有一點不藏垢納污結
着許多爲匪爲盜的原素又一人道你罵他是這樣的壞東西恐怕他聽見也要罵你
運動選舉的事未必行爲端正你又怎樣分辨呢那人笑道我雖行爲不端正是全擺
在臉上比較那些巧言令色的假道學自命是高潔無倫如謝石欽那樣的人物實在
不配給我提草鞋所以他今晚請我吃大菜我那裏得閒去應酬他說畢哈哈的大笑
了一陣端起來一杯白蘭地纔送到嘴唇邊只聽見嘩啦啦一聲從窗外飛來一把椅
子正是

惟可粧愁纔做鬼
只因求利始嘗人

評

陳元璧之名刺上當頭刊了五行官銜論字之多真可以嚇人一跳然論其官職
最高者僅清季一孝廉公及候補知縣耳在陳元璧特刊於名刺之首端未嘗不

自命爲不世之榮典。洵貽識者之譏。或曰。余言特蠢。惟其奔走於勢利之場。出入於狐兔之窟。方視一知縣舉人爲榮。不然。卽官居極品。位列三台。又烏足自顯。而況洪憲時代。能少露頭角。正是若輩舍若輩。誰實願爲袁皇帝做走狗耶。

其第四行之官銜（中華民國進步黨員兼民主共和統一黨黨員）此十九字。大妙。無涯可見。其平日所持之政見。並無一定。方針始終抱混合主義者。脫於辛亥壬子之交。彼必高掛起國民黨招牌。自稱締造共和之志士。然在洪憲時代。惜乎不能未始非彼十九字中之一大缺點。辛亥而後。政客如鯽。朝南朝而夕北。向比比皆是。洵可以陳元璧一人代表矣。

選舉之調查員。不過一極無意味之小差。使論排調。僅似清季之未入流。而陳元璧反自尊自貴。特於調查員上加一任字。眞所謂胆大臉皮厚。彼謝石欽者。堂堂一省之教育會長也。竟爲所欺。騙並垂涎而已。一羣糊塗蛋。皆混在一團矣。然而不糊塗者。又奚能與之鬥。勝敗屢屢於選舉求榮哉。

謝石欽於梅寶璣行後。籌安分會屢向其索款。維持動輒以解散要挾。謝石欽竟

蹈其術中欲想維持又不捨光灼灼之阿堵物欲聽其解散又恐勢力不保全嗚呼一黨一會之魁首洵不易爲然而若非自想營利又何必欲罷不能尋若許之苦惱哉彼之甘願苦惱者蓋自取之耳

第四十六回 舞碟飛盤一場大鬧 爭榮競祿兩黨交訌

這時何不
高談闊論
指揮如意
呢

原來爾等
也有怕革
命的時候

話說陳元璧正坐在主席挺着肚皮昂着頸頸子連罵帶笑十分得意之際猛聽嘩啦啦一聲那臆櫺上的玻璃紛紛都變成了雪片一般接着又飛進一把椅子這時陳元璧嚇得兩眼發直臉上好像加套了一張灰紙的樣兒嘴巴裏只聽着這……這……這……再也吐不出第二個字來當時在座的柳瑞祥李紫雲蘇善夫張國起高振霄五人也都嚇得手忙脚亂其中還是柳瑞祥胆兒略大些他就捏着一把冷汗向陳元璧說道想必是革命黨派來的暗殺一定在隔壁攢炸彈把張椅子打飛過來了李紫雲聽說分外害怕道這……這……這……這怎麼辦呢高振霄接着道這沒有別的方法趕快打電話到將軍府叫他調幾營軍隊來保護要緊陳元璧抖着說道這這遠

恐怕將軍未必是足下做的。這八蛋也忘了。這乃是良馬。若非精而。又得這般。高與呢。聲也。不。敢。喘。大。氣。

打得實在。好。看。比。較。歡。迎。大。皇。帝。的。軍。樂。隊。好。像。演。

水那那能救得近。火咧。這句話剛纔說完。只聽隔房送過來一副怪聲音。拍着桌子。大罵道。我看你這雙料的忘八蛋。你有多。大勢力。敢在大菜館裏罵老子。老子念四。書五經。做入股文章的時候。你還不知在那個。脛肚子裏。頭翻筋斗。咧。這尊王的學說。老子研究得精。而又精。什麼。選舉什麼。調查。還不是同老子一樣。都是捧着人家屁股。叫萬歲。爺嗎。好小子。你敢出來與老子碰一碰。就算你是一個大英雄。罵着。跳着。鬧個不休。陳元壁聽着。隔房罵起來。心裏反定了一定不似先時那般。驚慌。便悄悄的喘了一口氣。兩眼順着燈光。從打破的。牕兒裏看過去。只見隔房。盡是同志。那蘇成章。殷爾。彛。了。復。熊。繼。貞。四。人。團。團。圍。住。謝。石。欽。在。那。裏。勸。解。又。見。謝。石。欽。擔。拳。擦。掌。兩。眼。圓。睜。臉。上。的。紅。筋。暴。發。跳。起。來。罵。忘。八。蛋。陳。元。壁。一。見。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氣。向。膽。邊。生。也。就。瞪。起。眼。珠。兒。順。手。抓。了。兩。個。盛。麵。包。的。洋。瓷。盤。兒。向。着。牕。櫺。扔。過。去。謝。石。欽。見。洋。瓷。盤。兒。飛。過。來。便。把。身。子。一。閃。腦。袋。一。偏。那。兩。個。洋。瓷。盤。兒。撲。了。一。個。空。剛。剛。打。碎。了。大。餐。桌。上。幾。個。酒。杯。噲。啣。啣。一。陣。好。像。風。掃。檣。前。的。鐵。馬。兒。倒。也。十。分。好。聽。謝。石。欽。一。見。來。勢。凶。猛。不。得。不。再。回。敬。一。下。順。手。在。桌。上。摸。了。一。個。插。花。的。玻。璃。瓶。兒。扔。過。牕。去。誰。

一段封神榜大家門起寶來

此所謂光沾雨露也

又出來一個寶貝

羣英會接演飛又陣有文有武愈出奇

恐怕風颶秋兄弟打出手也沒

知這瓶兒裏面插了有幾朵殘花瓶膽裏還盛了有許多養花水那水乃是十多天莫會換過的謝石欽順手舉起不提防瓶裏的水與那幾朵殘花對准自己腦袋就蒙頭蓋臉倒下來恰好把一個又紅又紫的毛葫蘆兒灌了許多黃漿開得如同密饒楊梅一般謝石欽伸手摸着一嗅又臭又腥不但腦袋瓜兒鬧成一個臭鹹蛋連衣領袍袖之間也都染了許多餘澤這一惱不啻加上一把無名火越發把怒氣加了三千丈將腦袋搖了兩搖眼睛扎了幾扎仍是把手裏抓的瓶兒扔將過去陳元璧閃躲不及居然演了一場射在中肩這時怒惱了高振霄便拿起麪包就扔接着季紫雲也把蝦醬瓶扔過來只剩得柳瑞祥站在一旁亂搖手再說謝石欽房裏熊繼貞殷爾彝蘇成章三人見陳元璧請的客人都動起手來也就不好袖手旁觀大家便抓起刀叉盤碟飛過去這時也辨不清兩邊叫罵得是什麼話只見刀飛過來又飛過去關了一套全武行比封神榜上門法寶還要利害接着桌椅櫥櫃都翻了筋斗可憐那些碗盞杯盤早已都成了雪片那些照應房間的西崽與各人帶來的待從誰也不敢上前勸解歎歎的都擁在房門外作壁上觀這時只有柳瑞祥丁復二人各在一方勸解那裏勸得

有如此熱 開呢柳瑞祥急得沒法溜到房外順手把電燈機關一扭兩邊電燈齊滅了彼此都在黑房間裏也不好再鬥法比武只聽見東房裏罵道好好你這個文明強盜敢在老爺面前動武破壞民意搗亂選舉藐視官長看你有幾個腦袋夠殺明天咱們到將軍府再說又聽着西房裏罵道放你娘的叫驢屁老子創辦籌安分會你還睡着沒醒咧如今你混了個調查員就擺起這大的臭架子你可曉得老子也是教育會的會長你裏瀆斯文罪該萬死咱們去開明倫堂說話你一句我一句越罵越高興漸漸的兩邊房裏都唱起幫腔一時又說什麼皇帝一時又罵什麼忘八蛋吵得一塌糊塗後來還是館子裏老板與柳瑞祥丁復兩人把電燈扭燃兩邊說了許多的好話纔把謝石欽帶了幾個朋友勸走了接着又來勸陳元璧這時陳元璧見謝石欽已走便對着空中越發跳罵得利害好容易纔把他的氣勸下去只可憐打碎那些盃盤碗盞總算是館子裏倒楣陳元璧又座了一刻那些客人也就相繼告辭大眾剛走的時節還是李紫雲細心四方一看便向陳元璧問道哎呀善夫往那裏去了大家聽說便都尋找了一回

陳元璧道莫要問他罷想他已跟着那羣渾蛋鬼混去了柳瑞祥道不對不對我莫着了難道陣亡

真會拉文
可惜得有
不酸反有
些兒臭味

有鬼

真寫得見
神見鬼

雖然人是
恐怕與鬼
相近了
蘇善夫想
必坐的是
特別包廂

見他出去。張國起道：「難道被他們打傷了麼？」高振霄道：「越發的不對，就是打死了，也要有一個屍首在我。」蘇善夫他平素胆兒最小，見了別人臉紅，他就嚇得發抖。一定見勢不妙，他早已逃之夭夭。柳瑞祥道：「我委實未見他出房門，難道他還能遁麼？」大家聽說十分詫異，復又尋找了一遍，仍是沒見蘇善夫的影兒。大家只好各自去了。可巧李紫雲剛走出房門，猛想起還有一條手絹兒丟在炕几上，便轉身復進房去。纔跨進房門，只聽見炕屏背後吵吵的響了兩聲，嚇得倒退了一步，定睛細看，只見屏側露出一塊衣裳角兒，那顏色與蘇善夫穿的袍兒相似，於是捏小了脚步兒，悄悄走到屏側，看去不看，還可這一看，便大吃一驚，哇啦喊了一聲，回頭就跑。這時陳元璧等還未下樓，聽着房裏喊起來，趕忙追進房去，只見李紫雲慌慌張張，指着炕屏背後道：「有鬼有鬼，大家擁上前去，把炕屏抬開，原來裏面藏着一個人。」柳瑞祥便拖着那人一看，正是蘇善夫。只見他臉上嚇得如白紙一般，額角腦門間一粒一粒汗珠兒，好像大黃豆似的，密密堆在滿臉。大家把他攙出來，又招呼西崽，沏了一壺熱水來，灌了他兩口。半晌蘇善夫哼了一聲，這纔喘過氣來，又坐了一刻，李紫雲便找着自己的手絹兒。大家纔

做大人老爺金道恐非從
誰知不是大老
官不是大老
原來的
是睡者一
未睡者一
是為此
心羨之
客說不
如何不
與呢

江山是打
來的何必
事後懊悔
這纔是天
地良心
足下却有
自知之明

同出房門。只有柳瑞祥笑道：「我還疑你是土遁逃走了。原來你想木遁還莫遁走。啣蘇善夫聽說，不由得臉色一紅。大家也不好再接着開頑笑。同出大門分道而散。再說謝石欽此番請客，乃是生平第一次充做大關老，可憐他因為梅寶璣不辭而別，懷着一肚皮悶氣，想獨立出頭，加着新認識陳元璧又聽蘇成章那般鼓吹帝制的好處，說得他心癢難撓，所以想了一夜，纔拚命四方去聯絡同志，誰知帖兒發出去，就有兩個打謝字的首先，就是陳元璧、梅寶璣二人請不來他。心裏老大不高興，接着聽隔房有人罵他，教他怎麼不生氣呢？他便隔着牆兒一看，原來罵他的人就是他恭請不到的特客。心裏怎麼不似火上加油，因此抓了椅子，隔着牆兒飛過去，接着就惡鬥了那一場。直到戰罷歸來，獨自坐在房裏，暗想：這不是我自尋苦惱麼？好好當我的教育會長，要想什麼籌安，又想什麼請願，什麼選舉呢？復又懊悔不該與陳元璧惡鬥。這一場就是他背後罵我，我只當刮了一陣耳邊風，豈不是太平無事麼？想咱們做官的人，若不能忍耐着脾氣，聽人家罵幾句，那能做得出好官來？況且運動選舉與鼓吹帝制的事業，照例是要被人罵的。罵也罵不掉我一塊肉，我又何妨忍受着呢？想到這裏，自己

原來懊悔
着還是因
得失而發

足下若將
孔二先生
四配十哲
七十二賢
弟子三千
人三不徒
聯絡豈不
更外熱鬧

說得真嚇
人如此熱心

將自己腦袋直播連聲罵自己該死。默想了半晌，忽又跳起身來，自言自語道：「哎呀，想他明天是決不與我干休的。倘若他果真有些兒勢力，加我一個亂黨罪名，把我的教育會長鬧掉了，這便如何是好呢？轉又想道：「皇帝也不是他一個人包着勸進的，他雖然是一個調查員，也不過倚仗官勢聯絡紳界而已。我却也是個教育會長，運動全體學界忙選舉，慢說前朝那些翰林進士，舉廩增附監，就是現在什麼博士學士畢業肄業等學生，聯絡起來也可以壓倒他的主意打定，決計明天在教育會裏特開全體大會。若陳元璧來尋他爲難，他就用學界全體勢力對待他。倘若陳元璧不來，啣氣他就用這學界勢力聯絡選舉，想到這裏，心中反得意起來，順手拈起一支禿筆，又想道：「我不如借着請願口氣聯絡同志，豈不更外容易麼？忙順手揮了幾句說帖，命佟全拿去印刷。那說帖上所說的原文，就是前回記者所接的那張傳單。再說陳元璧自鄂江一枝春裏回去，見天時尙早，就把吳瑞祥、張國起、高振霄、李紫雲、蘇善夫五人仍邀到蘭園裏，當晚就開了個臨時談話會。陳元璧先站起身來道：「咱們如今辦這個選舉，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大事業。當頭一棒就受那羣酸黨打擊，往後這國事還有那個敢

不如喪氣
 得妙
 好一個連環套兒
 真正說得肉麻
 足下這能
 做這套這
 把戲兒
 做不成老
 爺就娶做
 和尙然則
 尊夫人又
 將何以安
 置呢
 小調查查
 員謂之關
 係一省之
 全局可恥
 可恥
 宜乎尙武
 精神軍人
 當道也
 足下客氣
 客氣

熱心嗎。今天諸位是親眼特見的。我請諸位前來。並沒有別的意思。我想。這事。并不是
 我。一個人。受他的。躡。踢。諸位也。都被他。笑。罵了。如他。這。蹂躪。選舉。藐視。官長。簡直是。目
 無。王。法。謀。爲。不。軌。噓。推。而。言。之。他。就。是。看。不。起。皇。帝。萬。歲。爺。士。可。死。而。不。可。辱。何。況。我
 現。在。有。皇。皇。聖。命。在。身。乎。說。着。那。兩。隻。眼。珠。兒。轉。了。幾。轉。撲。撲。掉。了。幾。點。眼。淚。道。諸
 君。若。不。助。我。一。臂。之。力。我。只。好。到。將。軍。府。裏。辭。去。調。查。員。的。職。務。從。此。披。髮。入。山。再。也
 不。談。時。事。了。說。着。嗚。嗚。咽。咽。大。哭。起。來。李。紫。雲。忙。勸。道。你。也。不。要。灰。心。咱。們。湖。北。選。舉
 前。途。關。係。狠。大。都。繫。在。你。一。個。人。身。上。你。若。萌。了。退。志。豈。不。誤。了。大。局。麼。王。將。軍。他。也
 決。不。肯。讓。你。辭。職。的。高。振。霄。忙。搶。着。道。我。看。現。在。的。時。勢。誰。人。力。大。誰。人。佔。強。沒。有。什
 麼。公。理。說。的。況。且。他。們。那。羣。酸。黨。咬。文。嚼。字。一。身。的。本。領。全。在。一。張。嘴。巴。上。咱。們。若。與
 他。說。理。一。定。說。不。過。他。不。如。咱。們。聯。絡。幾。十。個。同。志。或。到。將。軍。府。裏。調。兩。營。軍。隊。來。打
 他。一。個。落。花。流。水。還。痛。快。些。陳。元。璧。聽。說。忙。拭。着。眼。淚。道。聯。絡。同。志。這。全。靠。諸。位。的。熱
 心。了。若。說。調。軍。隊。恐。怕。我。的。勢。力。還。辦。不。到。我。雖。然。當。了。一。個。調。查。員。總。莫。不。是。正。印
 官。尙。沒。有。調。軍。隊。的。資。格。加。着。革。命。黨。又。有。躍。躍。欲。動。之。勢。此。地。離。租。界。只。隔。一。江。又

既。然。惡。打。了。一。場。何。必。再。說。文。明。呢。笑。話。已。不。少。了。還。怕。些。什。麼。

罵得有趣

議員先生
看着必定
罵作者殺
千刀

是。辛。亥。革。命。黨。發。原。地。各。方。軍。隊。防。禦。亂。黨。尚。來。不。及。那。能。幫。着。咱。們。打。架。呢。蘇。善。夫。道。這。事。我。也。不。贊。成。就。是。聯。絡。同。志。大。家。想。個。文。明。法。兒。去。對。待。他。纔。是。妥。當。辦。法。若。是。全。靠。武。力。兩。方。面。打。得。頭。破。血。流。雖。然。出。了。一。口。氣。究。竟。是。兩。敗。俱。傷。被。革。命。黨。曉。得。了。還。要。當。着。笑。話。說。呢。要。曉。得。咱。們。自。己。家。裏。鬧。意。見。仇。怨。至。深。總。比。對。於。反。對。黨。的。仇。怨。好。些。咱。們。何。必。鬧。出。來。叫。革。命。黨。有。隙。可。乘。咧。張。國。起。道。好。了。你。莫。要。說。罷。我。曉。得。你。的。胆。兒。比。老。鼠。還。小。些。一。見。門。外。刮。大。風。就。怕。樹。葉。子。打。破。腦。袋。是。呀。倘。若。打。起。來。你。又。要。躲。在。炕。屏。背。後。去。木。遁。了。說。得。大。衆。哈。哈。笑。了。一。陣。把。蘇。善。夫。臉。皮。上。笑。得。通。紅。也。不。好。再。說。下。去。還。是。柳。瑞。祥。從。中。說。道。諸。君。莫。要。以。爲。蘇。先。生。的。胆。兒。小。我。却。相。信。他。這。幾。句。話。說。得。狠。是。想。咱。們。爭。來。爭。去。爭。的。是。什。麼。無。非。是。爭。一。個。選。舉。權。咱。們。將。來。被。選。之。後。做。了。堂。堂。的。國。民。代。表。可。真。是。一。心。一。意。去。愛。國。愛。民。抬。着。別。人。做。皇。帝。救。國。麼。今。晚。好。在。沒。有。別。人。咱。們。不。妨。說。穿。了。罷。大。家。還。不。是。趁。着。一。股。風。頭。拚。命。把。自。己。抬。起。來。做。官。發。財。而。已。試。問。現。在。爲。政。潮。鬧。意。見。誰。又。與。誰。有。不。共。戴。天。之。仇。誰。又。與。誰。有。勢。不。兩。立。之。恨。誰。可。能。推。誠。布。公。熱。心。愛。國。呢。爭。來。爭。去。也。不。過。爲。

此之謂官
場如戲場
名稱都用
得極妙

此乃是君
子固是本

三父八母
之外又添
了個運
動之父
此真良
別大改

着大人老爺而已。一旦同朝，還不要結八拜之交，稱盟兄弟麼？咱們若與他們打架，就能操必勝之權。總算是節外生枝，與咱們正經事沒有什麼關係。再說現在，在黨黨的勢力，却比不得前朝一切行爲實在。比咱們紗帽黨利害些，咱們既能想法子對待他，安見他不設法來對待咱們？咱們若說他是亂黨，憑據又在什麼地方？就是現做也來不及的。倘若咱們胡打一場，把一篇大道理被他們搶去了，就是打傷打死他幾十個人，但是咱們選舉的事兒，也要損失得不淺呢。這番話說得大眾閉口無言。半晌沒有人回答一句。彼此默默的望着。這時陳元璧也明白打不出什麼道理來，便皺着眉頭道：「不打又怎麼辦呢？」柳瑞祥道：「依我的意見，還是聯絡同志，從運動選舉上着手。只要咱們占了選舉優勝，你被選爲國民代表，還要與他鬧些什麼。大眾聽着，同聲贊道：『這個法兒真好。』」外面看着狠文明，內裏却進行得狠利害。咱們就是這樣辦罷。李紫雲從旁漫漫說了一聲道：「好却狠好，只是運動選舉，很要籌備些兒款項纔好。」陳元璧忙道：「這事你不必多慮。我只求諸君同心協力，替我運動成就好。我再造的，父母一般。那買票一切費用，諸君不必勞神。我就是傾家破產，賣兒女也情願的。大家同說道：」

原來有官做就顯不
得父母兒
女及家產
噫是何心
肝是自然
自官就想
以不要臉
的比官真
恰當
如此愛國
直是出醜

足下正想
遲才

此所謂無

既是如此。咱們就趕快進行罷。柳瑞祥道。莫慌。莫慌。咱們若大張旗鼓。做去。似乎面子上不。甚。雅。觀。陳元璧發急道。事已如此。正是生死關頭。還顧得什麼。好看。不好看。呢。張國起道。看你又急起來了。譬如咱們官場裏。若遇着賄賂的事。明知彼此都要的一套。把戲。徧要。粧出官腔。來說幾句好聽的話。裝門面。這事兒。不是同賂賄事兒一樣麼。不過一對於上一對於下罷了。我想借組請願團名義。聯絡同志。咱們就在請願團體裏。再運動選舉。一則在自己勢力範圍之內。也容易運動些。二則外表上看起來。總不能說咱們不是熱心愛國。這不是兩全其美麼。大眾拍手贊道。妙……妙……咱們就公推柳先生起草。做一篇發起文罷。柳瑞祥見公意難辭。便說道。文章我可以做的。我想這篇文章不必做長。也不必學他們酸黨之乎也者。做什麼發起文什麼意見。書要言不繁。咱們寫幾句印作傳單的式樣。還令人看得痛快些。咧。大眾道。好……好……你快些做罷。咱們就擇定後天開大會。說着。陳元璧也高興起來。忙把紙墨筆硯。安備好了。柳瑞祥拈起筆來。就用陳元璧的口氣。做了一段小啓。就是記者接着那白紙傳單。大家商議妥當。散會的時節。業已敲過三更。當夜無話。隔了一日。正是陳元璧特開大會的。

獨有偶
爲何不騎
在牆頭上

這是總官
不知誰是
糊塗鬼

正期可巧謝石欽也是這天開請願會。一在陳氏義莊北院園裏。一在教育會不期而遇。可憐把一般歡喜熱鬧愛管閑事的先生們一時跑東一時跑西。簡其不知附從在那黨纔好。還有那腦筋靈活的先生跑到教育會簽了名。轉又趕到陳氏義莊簽字。兩個水桶一肩挑左右。都可得利大會開罷。兩會的會長自然是陳元璧。謝石欽二人從此放開手段。各顯神通。你押田我賣地。二人拚命運動。那選舉票又隔了幾天。蘇成章慌慌張張回到教育會裏。氣也來不及喘。便尋着謝石欽說道：「你那一張傳單是怎做的呀？突然問了這句話。謝石欽聽着也不知道是從那裏回答。只好默默的望着他。蘇成章又蹙腳道：「虧你還是做文章的老手筆。怎麼鬧出這個笑話呢？」謝石欽越發的不懂。這時也發急道：「什麼笑話？你快些說罷。」蘇成章道：「入黨入會乃是個人的自由。你怎麼最後兩句說是如謂不然。請說明異議。發回原函的話。這不是勒逼人家要入你的會嗎？」謝石欽一聽。這纔明白。便嘻嘻笑了兩聲道：「老實對你說了罷。我想現在組織黨會的事。自從二次革命之後。狠不容易的。雖然公舉皇帝是一個好事。究竟人民之中恐怕還有許多糊塗鬼不贊成的。我贅這兩句是想探一探人民心理。果然反對。」

原來足下
也是一個
大滑頭

嚇人入會
大妙無涯
做小百姓
者應該受
人嚇的

如此運動
選舉不雷
披蓆衣手
執哭喪棒
做孝子也

的很多。我也不來冒險了。或者還有許多半明半昧的人。心裏本沒有真是非一見我這幾句話。把他嚇入會來也。未可知。我諒定這個會決沒有一個人敢鳴鼓而攻。將原函發回來的。如這極有努力的事兒。不去嚇詐他們小百姓。還嚇詐誰。蘇成章冷笑了兩聲道。他們就是一心想勸進大總統。做皇帝。除了這個機關。就沒有第二個機關。歡迎他們嗎。虧你還自命是識時務者。眼見着陳元璧就是你的對頭人。難得你有這兩句話。他更外好去拖人了。現在外面人人都說他會裏可以自由。你這個會裏專制。這不是你自己壞自己的門面麼。運動選舉的手段。誰不是逢人就要稱呼先生。逢場就要準備擺酒請客。比自己死了老子娘。還要做得小氣些。纔能夠戰勝。照你這處處勒逼人。頑只好看。着別人忙罷。這一番話。把謝石欽說得閉口無言。正是

當局誰非臭小子

登場都是賤奴才

評

一餐大菜。吃得酒地花天。不料席未終場。頓起蕭牆之戰。盤飛碟舞。打得流水落花。歌舞逍遙。瞬息開了一個孟蘭會。把些孤魂野鬼。招來好像廣設水陸道場。大

頭鬼小頭鬼一擁上前門法術其與俱紅倚綠之時何嘗不是同等之熱鬧而身當之者一則笑逐顏開一則橫暈怒叱其滋味則不同也或曰有歌必有舞然而一枝春之大老板則吃虧不淺矣

蘇善夫見兩房賓客大動杯盤嚇後躲到炕屏後人多笑其胆小余則謂其不用脫少伶俐者早由狗洞之中攢出去矣

謝石欽大開後獨自懊悔與陳元璧歸家後向諸友痛哭雖然做法不同其心理則一可見做大人老爺皆是一個紙老虎只見他架子很利害若將虎皮戳通大家伸頭縮頸演出多少怪模樣何嘗不可作西洋景觀也吾恐西洋景觀之可窮而此類怪現象觀之不盡也

選舉一法巨共和開國以來罔弗視之爲國民至公極平之舉迨奔走選舉之際一變而爲鬪營苟狗之圖凡少有顯達之心者靡弗目之爲陞官發財之術於是傾家破產以縈者有人鬻妻賣子以縈者有人嗚呼神聖不可侵犯之公法早變作個人進取之私術矣彼洪憲時代運動選舉國民代表如陳元璧所謂不顧父

母不惜家產不要兒女妻孥只求能做代表等語又何足異然而以此僞代表國
民洵國民之不幸轉而思之自袁氏臨政而後國民又何嘗一日幸哉

▲第四十七回 王夫人破財惹煩惱 邱皇帝累母受飢寒

足下想必
嘗過編輯
先生
倒也真會
學好
這却是他
的好朋友

話說謝石欽聽了蘇成章這番話默想了半晌纔伸出手來在自己腦袋瓜上直搖道
該死……該死……這又怎麼辦呢連聲罵自己該死連聲說這事怎麼辦自言自語
的滔滔不絕忽又向蘇成章道我趕緊再補發一個傳單一面在各報上啓事就說那
傳單是手民誤排的豈不是無形把這事更正了麼蘇成章冷笑道這手民也真有本
領居然能排錯兩句文章這話能騙誰呢謝石欽忙道這也不是我的創格我看報館
裏編輯先生說錯一句話總是說手民誤刊的咱們這張傳單怎麼不能說是誤刊呢
蘇成章搖着腦袋道畫蛇填足越外的貽笑大方我勸你不必再獻醜罷還是拚命運
動選舉要緊謝石欽笑道選舉事我是怕他的早已有把握了不瞞你說我這次買
票總算捨得拚命每票我已花了六百元除朋友送我的票數不算我已花了有七千

恐怕就是
真無天理
這也是他
丈夫應盡
之義如夫
若使大小
人運動姐
選去票登
不來妙是
一看老手

足下若依
法律辦事
誠大外行

真是經世
之談

多。元。若。再。不。佔。優。勝。真。無。天。理。了。蘇。成。章。搖。着。腦。袋。道。飯。鍋。蓋。莫。要。揭。早。了。小。心。煮。出。生。米。兒。聽。說。陳。元。璧。他。運。動。選。舉。的。手。段。也。很。利。害。的。他。不。但。逢。人。便。請。見。票。就。買。他。還。叫。他。的。太。太。出。去。給。他。運。動。不。但。如。此。他。還。四。方。給。別。人。的。太。太。磕。頭。拚。命。買。胭脂。花。粉。衣。裳。料。送。人。家。太。太。從。內。務。府。裏。運。動。選。舉。票。聽。說。他。業。已。花。了。一。萬。多。我。看。你。是。要。注。意。些。兒。謝。石。欽。忙。道。無。論。如。何。照。咱。們。全。省。各。縣。算。起。來。我。已。得。了。多。數。票。他。還。能。戰。勝。我。嗎。蘇。成。章。道。時。勢。變。起。來。離。奇。得。狠。慢。說。朋。友。送。你。的。票。靠。不。住。就。是。你。花。錢。買。來。的。就。斷。定。他。不。設。法。又。賣。給。人。麼。謝。石。欽。道。你。是。外。行。你。是。外。行。那。裏。有。一。個。人。的。選。舉。票。能。分。賣。與。兩。人。的。道。理。法。律。上。決。不。許。可。法。律。上。決。不。許。可。蘇。成。章。笑。道。你。真。是。一。個。書。獃。子。也。不。看。看。如。今。是。什。麼。時。代。做。的。什。麼。事。民。國。元。年。尚。用。得。着。法。律。如。今。還。用。得。着。法。律。嗎。老。大。哥。這。個。滋。味。我。已。嘗。過。不。止。一。次。了。就。依。你。說。已。有。十。分。把。握。倘。若。到。投。票。時。節。只。缺。一。票。不。能。佔。得。多。數。這。一。票。的。價。值。一。定。駕。乎。尋。常。以。上。彼。此。都。爭。着。去。買。得。失。關。頭。繫。在。一。紙。老。兄。你。也。得。打。算。打。算。纔。妥。當。呢。謝。石。欽。道。那。裏。有。這。樣。的。巧。事。蘇。成。章。道。未。雨。綢。繆。總。得。要。預。防。些。謝。石。欽。聽。說。又。停。了。半。晌。

不然可是
想步陳元
璧後塵麼

好闊大的
外家

娶妻嫁女
皆要互相
利用其人
格可知矣
好真是一
把

不作聲許久把兩條眉頭皺着道這大宗巨款又教我向那裏籌呢不瞞你說我這一次運動費已累得筋疲力瘁總算是傾家破產押這個孤注了我家賤內又頑固得狠再也不能與他商量的這教我怎麼好呢蘇成章笑道你可讀過撮山九切功虧一簣麼最後五分鐘乃是得失最要緊的關頭倘若不勝你用的那些灼灼黃金豈不都洒到汪洋大海裏去了你還要打一遍這來往的盤算咧謝石欽聽說仍是低着腦袋默獸的默想接說謝石欽的夫人王氏他乃是武昌城裏王恆發雜貨店的姑太太他父親名叫王有恆早年去世同胞有兩個兄弟一名兆豐一名兆裕承繼父業生意倒也做得茂盛無奈他家裏沒於一個讀書人所以一切瑣碎事免不得要受人些兒悶氣嘗謝石欽未出頭的時候原是一個窮書生他與王氏結婚彼此皆互相利用王氏兄弟因他是個讀書人可以撐一撐自己門面謝石欽所以肯與王氏結親也不過借水行舟落得金錢活動些誰知過門之後王氏事事皆從夫惟有沾到金錢上的事他就實行監督油鹽柴米算得絲絲入扣恨不得要他丈夫跟隨他吃長素纔好平時却狠得謝石欽的歡心只是這一次運動選舉把個謝石欽害得苦透了好容易費盡九牛

活畫是一個小家的當家婆

未做老爺先拜太太此官場之通例也

恐怕太太要懊悔的

二虎之力說了許多前程遠大後地寬宏纔騙出來二千塊洋錢其餘皆是謝石欽暗中向親友借用的這都是已往之事暫且不必贅說那日王氏正從他兄弟家裏回來一眼看見蘇成章坐在花廳裏面與他丈夫鬼頭鬼腦的談心王氏便把腦袋瓜兒一邁當時把嘴巴鼓得如水瓢樣兒搖着腦袋咕嚕咕嚕的一路嘍咕到後堂去只聽他說什麼油呀鹽呀鬧了一大串復又自言自語說道今天又要買米了柴還是前天賒的怎就燒光了噯這樣的受罪日子教我怎能過得呀徧徧有這些閒人跑來吃倒頭飯李媽你招呼廚房裏就說老爺今天還沒籌着錢晚上煮鍋稀飯咱們將就將就罷正在那裏高喉大嗓獨自唱一人調忽見謝石欽慌慌張張跑進房來一言不發倒身就跪在王氏面前那眼淚撲簌簌好似洒素豈一般王氏一見反把話兒嚇住了便起身拉他丈夫道你有什麼要緊事何必做這個樣兒呢謝石欽仍是跪着不起身道這事總要太太救我一救太太如若不救我早晚就是我的死日到了說着嗚嗚咽咽哭將起來王氏急道男子漢有什麼話站起身來商量長吁短歎的哭些什麼呢謝石欽道太太不預先答應我就死跪死也是不站起來的王氏被他纏得沒法便說道

說陳元璧
太太正所
以太太也
妙

說得一點
不錯

原來做官
都是要賺
錢的

雖然是一
篇婆婆經
却很可以
醒世

你起來說罷。我總答應你。就是啦。謝石欽這纔站起身來。把方纔與蘇成章商量最後運動選舉的事。與陳元璧的夫人幫助他丈夫運動選舉的事。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誰知這番話。不說還好。這一說了出來。倒把王氏說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半晌纔望着謝石欽。點了兩點頭。歎了一聲長氣。接着又說了兩個好字。不由得就流下淚來。道我曉得。你總沒有好事來尋我的。你倒發些什麼官。瘋做些什麼官。夢啣我看你做了這個教育會長。好像大清朝學台一般。也沒見你賺了三五十文錢。百兒八十個鈔。回來養老婆。柴米油鹽。還要我自己回家去打。算常言說得好。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我吃了你什麼飯。我穿了你什麼衣。呀。就落得跟着你。別人請叫我。一聲虛銜的太太罷了。你要曉得我家兄弟。他們算盤珠上賺來的錢。是不容易的。我看你那許多朋友。那裏是熱心來幫助你。分明來騙吃騙喝。要你這個傻瓜罷了。鬧得家破人亡。包管他就。不來幫着你忙。老爺。說着氣得臉上紅筋暴發。嘴巴裏白沫子直噴。謝石欽忙道。太太。你說的句句都是正經話。我是無一個字不敢不遵。想我乃是柴米夫妻。累你吃辛受苦了多年。我常常睡在夢中都覺得有對不住你的意思。所以我這次想。出頭將

恐怕是要
受罪

足下想做
官原來是
當作做買

主意雖然
打得不錯
恐足下未
必有偌大
本領也

以捐官與
並論妙想
天開

說得娓娓
聽人無奈
字字都沾
了臭味
不知作者
之筆怎樣
寫得出來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九〇

來得些兒好處也是准備後來與你二人帶着兒女享福的王氏忙搖手道阿彌陀佛我沒有這大福氣謝石欽忙道太太你莫要性急聽我把話說完了包管就知道我做的不錯噫想我初起這個意思雖然因朋友所勸我却也懷了一點兒私心那裏想去代表民意不過借着這個機會下些兒本錢運動運動實在還是與你那兄弟做生意一般將來總要把錢賺回頭的恐怕將來賺的利息比你家王恆發賣那三個錢醬油兩個錢醋的利息不知要加上幾萬倍呢王氏道我從來莫聽說是老爺可以當買賣做的謝石欽道太太你看大清朝的捐官如今的運動選舉誰不是當着生意買賣做喲王氏道我看這等受罪就是做了皇帝也未必有多大好處何況你還是去捧別人做皇帝自己做皇帝腳下的磕頭蟲呢謝石欽急道太太我這時就把舌頭說爛了你也是不相信的後來我總對得住你就是了千言萬語我如今騎在老虎背上就不進行也不能了倘若選舉勢力被別人戰勝了富貴還事小我那花的幾千塊洋錢都好似扔下水裏一般我這一條老命也就不能活了太太你不看老爺面子也要看看我花去洋錢的面子救一救我罷說着又哭起來王氏聽了這番話心裏却轉動了些便

說得真箇
恐怕是在
夢裏談心

既怕折財
又想富貴
將小家理
子之心理
以得入神
錢鞋櫃作
小櫃却是
家舉動真
之舉動真
虧作者想
得出來你
活去敗能
說得真妙
之常情是
道也是人

歎道：你是非逼死我不放手的，你還要多少呢？謝石欽道：至少也要一千塊錢，如用不着，我還拿來還你。王氏便把舌頭一伸道：就是賣了我這副老骨頭，也賣不出一千塊錢呀！謝石欽忙笑道：太太你強如燒香拜佛吃長齋，把那些首飾借給我，一轉手將來用了你銀的打金的，還你用了你的珍珠翡翠買金鋼鑽，還你這時你借給我，真比齋僧施道給菩薩裝金的好事，還強得多呢！王氏見這事兒若不鬆一鬆手，決不能夠下臺，再想到當初業已花了二千元，果真因為沒有錢，把從前的錢白花了，豈不分外要命麼？倘若花了這筆錢，將來果真能富貴，却也是一樁快活事。默默坐着，默想了一刻，那財神菩薩與天官在他腦子裏打了半晌，架纔翻身走到床背後，在他尋常收藏裏，腳襪套的紅漆木櫃裏，拿出一個小小硃皮匣兒，扔給謝石欽道：活老子，你拿去敗罷。可憐我許多觀音庵裏燈油費，還沒送去呢！謝石欽忙應道：這是我事，我就教修全送去。說着，打開那硃漆皮匣兒，果見寶光灼灼，盡是些珠寶金銀的首飾，什麼簪兒、環兒、手鐲耳挖，還有什麼金牌子、金索子、堆積得輝煌燦爛。謝石欽看着，把眉頭一皺，心裏却有些捨不得轉又想將來出頭之後，還怕這些東西不充倉盈庫，便收拾起來。

未會得時
先想獲人
這等大人
老爺怎利
夠利國利
民何妨試
罵得痛快
可合閻者
浮一大白
心裏何嘗
不作為是
想寫得真好
看

這算是選
舉大改良

轉身跨出房去。這時王氏說道：「這該遂了你的心願啦。謝石欽忙回過臉兒道：「太太，我真是沒有法兒想陳元璧的夫人，他能拋頭露面去四方聯絡外交，我豈忍心教你出去賣臉子呢？所以我不得多備些兒本錢的。」王氏冷笑道：「我怎麼不能賣臉子呢？生來一個女人家，總是要供你們男子漢頑耍的，可惜我年紀太老了，臉子也不高妙，只好等你將來有了姨太太，大小姐再辦這個外交罷。」謝石欽聽王氏這話兒說得不妙，連忙岔開道：「這樁事兒我萬做不到的。」嘴巴裏說着，手抱着硃漆小皮匣兒，腳尖已跨出了門檻。王氏見謝石欽跨出房門，便把兩隻櫻子腳一蹶，順身倒在一張寶座椅上。一手拍着桌子，爹長娘短，苦命皇天，搖頭擺尾的哭將起來。謝石欽聽得清清白白，只好假裝莫聽見。三步並作一步，走如飛的跑出去了。不說王氏哭的如何結局，單表謝石欽抱着他老婆那個首飾匣兒，跨出外廳，也顧不得喘氣，一直就尋找銀樓。七折八扣，把一匣兒的金銀珠寶都化成墨西哥的銀餅兒，足足兌了一千零五十四元，拿着這一筆款子，忙到教育會裏，尋找蘇成章。從此就與陳元璧鬥起富來，爭那選舉最後的效果。後來到選舉的時節，全是由將軍分派下來，一切手續好像有官督民選的排。

呵。呵。都是
喜一場空歡

固一時之
豪也而今
安在哉

蠢婦人也
能爲官字
感動可見
官的勢力
不小矣

皇帝也來
運動選舉
真怪
金錢也有
倒鑿時

調陳元璧與謝石欽二人。心裏都有些着慌。直待被選代表發佈之後。果然不見他二
人的名兒。這一氣非同小可。真比前朝考舉人落第的滋味。還利害兩人各包着一副
傷心淚。出來見不得朋友到家裏。告訴不得婆娘。悶沉沉只好躺在床上。假裝病。搥
搥枕。暗在喉嚨管兒裏。咒罵皇帝。死皇帝。陳元璧的夫人。還不十分介意。惟有謝石
欽。夫人王氏。他因爲自己拿了二千元出來。又拿出許多首飾。心中時時發酸。想不知
不覺也就增長他的官迷了。天天閒着沒有事。只會要做什麼大紅裙子。天青套子。有
時還念着他的簪兒。環兒。接天在他丈夫面前。好像誦經念咒似的。越發戳得謝石欽
心疼。悶睡了幾天。心裏總不甘服。便托他的朋友四方探聽。纔知道這一次選舉全國
都被皇帝運動好了。明是民選。暗是官派。不是金錢。可以運動來的。這纔死心塌地。怨
自己命苦。或謂如陳元璧。謝石欽所有的錢。也只能在這些地方去用。若不得手。只當
破財消災而已。當時舉國若狂。其如陳元璧。謝石欽之流。不知凡幾。果能消災脫禍。未
嘗不是袁大皇帝的德政。記者默想他們祖先。必在九泉之下。高呼萬歲萬歲。這且
不提。再說蘇成章。丁復高。振霄。熊繼貞。李紫雲。蘇善夫。張國起。柳瑞祥。輩尋常爲陳元

老爺也想
鑽邊真是
特別新花
樣

沒有希望
了自然不
去

準備引接
下文

準備引接
下文

可見其久
遠不出大
門

壁謝石欽二人供奔走的心理都只望事成之後大家分些兒餘澤將來也可以做個
鑲邊大老爺誰知天心不遂人願彼此都攢了一個空開得打邊鎚鼓的人都有些兒
喪氣幸虧他們經手買票與應酬同志等事尙賺得幾個酒水錢比較陳元璧謝石欽
二人還算是他們走運的但是他們自國民代表發佈之後足有十多天都不曾到陳
謝兩家去了一日陳元璧正從蘭園裏出來纔走不到一百來步迎面只見丁復與李
紫雲二人並排走着丁復一眼瞥見陳元璧便與李紫雲二人笑迎陳元璧道久違了
久違了先生到那裏去呀陳元璧隨嘴答道我是隨便逛逛的李紫雲道咱們何妨到
春雨樓喝一杯清茶呢陳元璧正在無聊之際聽着李紫雲邀他去吃茶便順着脚步
兒跟他倆去了一路閑話不覺已到了春雨樓三人一同登樓見樓上來的茶客尙不
多這時纔過午刻常人正是吃飯時候所以樓上的茶客甚稀三人便在南牕之下尋
找一張乾淨桌兒茶博士捧上三碗清茶三人便談着品着不多一刻只聽樓梯兒響
響響了一陣原來張國起與柳瑞祥二人跑上樓來猛然看見陳元璧便同聲說道噫
你真是稀客怎麼今天也到這裏來逛逛呢陳元璧笑道這真古怪茶樓酒店乃是公

直接下文
想必這記
普選舉的
事

曲折得妙
若將奇文
直出之則
味同嚼蠟
矣

如此透出
下文真算
怪筆

恐怕是強
盜變的

說得真痛
快

共的遊戲場。難道只許你們來。就不許我來的嗎。五人又笑了一陣。丁復便向張國起柳瑞祥二人道。你倆也不是三寸金蓮的小脚兒。怎麼咱們同在街上閒逛。你倆到這時纔趕來呀。張國起道。你再也不要說起我報告一個新聞罷。陳元璧笑道。你又不知捏造什麼謠言來騙人了。張國起臉兒一紅。纔要分辨。丁復道。不問他是謠言。不是謠言。讓他說出來聽聽。就是假的。咱們也可以藉此消閑。柳瑞祥忙向張國起道。他們既說。咱倆說假話。咱們就不必說罷。李紫雲道。看你也撒起狡來了。復道。好了。好了。你倆快些說罷。張國起又扭捏了許久。纔向陳元璧道。你白天也想做國民代表去。嚙。皇帝的屁股夜裏也。想做國民代表去。嚙。皇帝的屁股。如今皇帝已到了江西。你怎麼還不去接駕呢。陳元璧忙道。我說你又是發瘋病了。中國現在只有一個皇帝。還莫敢伸出腦袋來。怎麼又跳出一個咧。張國起道。豈止一個。還有三四個呢。陳元璧笑道。皇帝也不是強盜。那能一個一個隨便就跳出來的了。復道。恐怕是強盜冒充皇帝罷。柳瑞祥道。什麼是強盜。什麼是皇帝。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我看誰人本領大。手段高。就可以稱大好。老轉向陳元璧道。我看你與其跑遠路到北京去勸進。不如就近到江西請願省事。

渾沌得妙
反映前文
妙

談淡一語
真罵得大
家心疼

原來是
一個光蛋

得多。陳元璧道：「算了罷，我也沒有那些閒錢來熱心了。」李紫雲道：「我曉得你現在又想聯絡一般窮光蛋組織什麼，請願罷。」陳元璧聽說恰好說在他的心病上一時回答不出來。柳瑞祥道：「聽說謝石欽也在那裏着手了。」陳元璧一聽忙說道：「是真的麼？」張國起道：「總算與你是一個生死對頭了。」復道：「咱們不必說舊話提起來沒有一個中用的。還是談談新皇帝罷。」張國起正待接說下去，只見茶樓上的茶客陸續上市了。柳瑞祥便向張國起使了一個眼色。張國起也知道這樁事兒不是大庭廣衆間可以說得的。忙岔開閑談了幾句。大衆也都明白，便不接着追問，閑扯片刻各自散去。倒是陳元璧性急，便把張國起拖到他蘭園裏去，說這一段皇帝新聞。記者不願跟着他們直敘了。接說江西南康縣有一個所在名叫寡婆橋。這橋東有一個村落，居民甚少，內中有一家邱姓，只有母子二人。那爲子的叫做寶龍，他母親穆氏年紀已逾八旬，寶龍亦將半百。若問寶龍的家事，他室內無主饋之婦，堂前無繞膝之兒，四壁空空，終日流蕩。邱寶龍生性却還靈敏，無奈不安正業，脾氣上來，橫暴無比。若遇着他發了脾氣，對着他的母親，也是拳打腳踢，結交朋友，更外凶橫，那是不待言了。自幼本是學木匠的，出過未

摸歎抑竊
度自知揣
母仍受飢
兒竟大醉
可謂大孝
也矣

樣兒寫得
真好

到半年就改業學打燒餅不三月又跟着別人學刻花板生長到五十多歲一業未成家中窮困自然一天勝似一天一日邱寶龍不知在什麼地方摸了幾文就在街市上打了一斤白酒買了幾兩牛肉尋到街頭一個土地祠裏獨飲獨嚼起來吃得薰薰大醉一顛一顛的擺回家去這時穆氏正在飢餓難忍之際摸一摸米缸裏是顆粒無存再看灶門下是一根柴草都沒有推門出去望一望兒子那裏望得見影兒不由得把肚皮揉一揉淌了幾行老淚穆氏正在極傷心的時候猛見邱寶龍醉眼朦朧臉上吃得如紫猪肝一般歪歪倒倒擺進門來穆氏見他兒子回來了轉又換過一副笑臉道兒呀你回來了今天可尋了幾個錢呀寶龍聽見穆氏問他這句話便把兩眼一瞪好像一對火球不知說出什麼話來且待下回再表正是

不幸先生空搗鬼

原來天子是流氓

評

謝石欽之傳單最末數語蘇成章譽之爲專制太過以競爭選舉而言爲廢拖同志入會起見誠如蘇成章之言謝石欽之手段太不柔媚然而中國歷代以來凡

困於國家而創辦一事者何事不從專制上取巧且中國人之心理陷害於奴性二字久矣脫與其事和平多數矯不受馴若加以專制反事服從所謂賤骨頭則視桎梏爲美具謝石欽之用是法蓋大有深意在也

陳元璧運動選舉深恐謝石欽戰勝謝石欽運動選舉又恐陳元璧戰勝彼此浪擲金錢同爭爲國民之代表鵲蚌相爭漁翁獲利孰知國民代表之一席早有旁觀者默然高坐矣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陳謝二人總算逞精明而自誤也

求榮既不能得徒花費灼灼黃金出門見不得友朋進門見不得妻子箇中滋味較之上尖刀山加鎖骨鍊猶覺難受然而自作之也又何怨爲

王氏尋常在雜貨店做姑太太耳之所聞目之所睹無非油鹽醬醋而已怎怪不將一個銅錢看得如磨子大其所以肯以二千元並簪環首飾供乃夫揮霍者亦是中了太太迷也官之一字害人甚矣

邱寶龍唯其是無業之流民纔可以虐待乃母不自知也唯虐待其母日後纔可以爲盜爲賊爲匪徒唯其爲盜爲賊爲匪徒纔自尊想做皇帝皇帝二字直不知

是。什。麼。東。西。

第四十八回 寡婆橋劣子背慈親 百家山賊黨結契友

這纔是孝子說的話

不知唱到養兒不教何感想

這令天下為父母者

話說穆氏見邱寶龍一歪一倒的跨進門來，便開口問道：「兒呀，你今天可買了兩升米麼？」邱寶龍聽着，便把眼珠兒一瞪，狠狠的向着穆氏道：「我還給你辦了燕窩來呢，恐怕你這個老不死的牙齒還沒長出來，我看你長天白日不是鬧柴，就是鬧米，真是鬧得人不耐煩，說着一把將穆氏拖起來，向門旁一推，可憐七八十歲的老太婆，怎經得住這一掌，早已跌倒門旁，開了一個我虎撲食，吁吁的喘氣。邱寶龍便向那張破竹椅上，一躺，把腿兒一躡，高聲唱起來：小東人，這時穆氏慢慢爬將起來，覺得額角有些兒疼痛，便用手一摸，誰知已暴出個水蜜桃兒，那裏還敢再與他兒子鬥嘴，只得忍氣吞聲，揉着額角上的瘤，淌了幾點眼淚，暗付了半晌，肚皮裏實在餓得難耐，便向邱寶龍哭道：「哎呀，兒老子兒祖宗，你做些兒好事罷，尋找些兒柴米來，可憐我已是一天沒見過米粒兒，真要餓死了。」邱寶龍冷笑道：「你餓死與我什麼相干？世間上只聽說媽養兒子。」

可以名
以叫醒
天下爲
父母者

富貴人
尚無
且如此
怪其蚩
之哉
可憐慈
母之心
無所
不至然
而將衣
冠中
人罵煞
矣

此所謂
以類聚

字他就把我拖起來一擡跌得我額角上暴起這大的包癰後來又在我背上播了兩下開口罵我老東西咒我老不死還說是我累了他從此以後他說不認我這個老娘了諸位奶奶嫂子們請想想我養到這樣孝順兒子教我怎麼活得了呢鄰家婦女們又勸道奶奶我勸你打一遍退算盤罷現在父母生養兒子能有幾個是從二十四孝裏出來的啊我看寶龍哥子還是好的呢聽說縣城裏省城裏有些做官做府的大少爺對着老子娘開口就說什麼平等自由稍有些兒不遂心就要什麼獨立什麼革命什麼脫離關係你想那個日子還能過麼穆氏一想這番話倒也有理寶龍他打老子罵娘乃是生來的舊脾氣恐怕他進城去又學了些兒大家排調纔來孝敬我這兩捶的等他回來我再請鄰家好好勸他就是了想着胡亂吃了兩碗飯也不捶頭播腦的淌眼淚從此東家吃一餐西家吃一頓可憐他兩隻老眼仍是默默的盼望他兒子回來誰知邱寶龍一去杳如黃鶴活活把個老娘盼望不到半月一命嗚呼魂歸西竺去了一切後事全是鄰家拚湊完結的這且不表再說邱寶龍趁着一肚皮酒興直跑到他的好友王恢耀家裏這王恢耀原來也是一個地痞專門靠着賭場上混錢文吃濁

巧得很

恐心如此
禽獸不如

以打娘屬
母自豪洵
人類中特
色

這番怪論
真不忍睹

還有一個邱三疙疸。他這三人乃是燒香渴血酒的盟兄弟。尋常都結作一團。偷雞摸狗的他三人年紀。邱寶龍最大。其次就算王恢耀。邱三疙疸最小。却也有三十來歲了。那日邱寶龍跑到王恢耀家裏。可巧邱三疙疸也在王家閑談。見邱寶龍滿臉紅光。笑嘻嘻闖進門來。王恢耀便起身讓了坐。邱三疙疸忙道：「大哥，你今天辦了什麼好事呀？臉上如何這樣的風光？」邱寶龍道：「事却算不得是好事。只有我從此少了一個贅疣。」王恢耀邱三疙疸二人都聽着不能解。邱寶龍道：「今天我鬥了幾盃酒回去。徧徧又遇着我。家那個老東西又對着我。柴呀米呀的。是我借酒裝瘋。與他脫離了關係。臨走我還敬他兩皮捶。你看痛快不痛快呢？」邱三疙疸忙把大拇指一伸。道：「好的。這纔是咱們兄弟夥子。咧。不瞞大哥說。我老子也是被我一脚踢過世的。咱們要光棍的人。最怕聽的是柴米要老子娘幹什麼。說着便向邱寶龍徐作了一個長揖。道：「恭喜恭喜。你從此可以逍遙自在了。說罷大家都笑了一陣。王恢耀道：「話雖如此。說事兒你還是莫做乾淨這裏。離你那村子不多遠。我這個地方你家老奶奶也曉得的。倘若他餓急了。哀告鄰家帶他來尋找你。你還是躲他不住的。」邱寶龍聽着也就皺起眉頭來。邱三疙疸

有打媽顯
父之威風
何必怕區
區三點會
原來也跟
着政客學
麼偷雞斂
想摸狗
欺

真要再撲
了一個空

道。二哥。我看這個地方。咱弟兄三人。住得也太久了。看看後來。也沒有什麼好處。聽說定南信豐一帶賭場。很多。住家有錢的。也不少。咱們何妨到那裏去混混。咧。王恢耀搖了兩搖腦袋道。不容易。那裏乃是三點會的碼頭。怎能讓咱們占的。邱寶龍道。這却不妨。咱們入他的會。當他一個小夥計。還不能麼。況且咱們要光棍的人。也得要結一個會兒。纔是正經。邱三疙疸聽着。便在一旁拍手的叫好。王恢耀見他二人都樂意。自己也默默無言。當晚三人都歇在王家。次日。邱三疙疸回去。收拾零星。三人一同向信豐而去。到了信豐縣。就在南鄉神岡堡。尋覓了一個破廟住下。這番只有邱三疙疸腰裏還帶着有二三百個銅元。三人住定。就在村前村後的閑逛。接連逛了四天。邱三疙疸帶的銅元也快要用盡了。看看村莊左右。並沒有什麼賭場。與住家的富戶。也沒有什麼三點會。三人不免都有些發愁。一日。王恢耀說道。咱們這般閑逛。我看總是不了的。聽說大庾縣有個楊柳坑。離此不遠。坑裏也狠熱鬧。咱們何妨去走走呢。邱寶龍見長天無事。便說道。這話狠是。咱們就一同去罷。於是三人直到楊柳坑。進了坑口。見坑裏往來的人很多。街左右開油鹽雜貨的小店鋪兒。却也不少。還有兩三家飯店茶鋪。代

看來就不
像好人

一定將來
大富大貴
的

空生夢想

本領真不
小

手裏可貴
恐怕有些
兒不乾淨
突然稱曰
貴人其中
必有原故

賣稀飯饅頭的三人肚皮都走餓了。就在街右尋了一個飯店兒。要了三碗稀飯。六個饅頭。一碟兒鹹蘿蔔。三人吃着渴着。正看街上往來人。走得熱鬧。忽見迎面來了一個道士。濃眉巨眼。黑烏烏的臉皮。一嘴巴亂草鬍子。穿了一件藍布道袍。手裏捧着一個文王課匣兒。隨嘴唱來道。排八字。算流年。善觀氣色。一路念着走來。邱三疙疸一眼瞥見。便向邱寶龍道。大哥。咱們請他看看相好麼。邱寶龍笑道。倒楣。到這個樣子。還看什麼相呢。邱三疙疸道。因為是倒楣。纔請他看看倒底可能發財。邱寶龍還未及回答。邱三疙疸便喊那道士道。哈。你可是看相呀。道士見有人喊他。便站住腳兒。向邱三疙疸道。醫卜星相。件件皆通。邱三疙疸聽得不懂。便發急道。你莫要酸罷。我問你可會看相麼。道士笑道。這是我的本業。怎能說不會。咧。邱三疙疸忙指着邱寶龍向道士說道。你看我大哥。那一天可以發財呀。那道士便轉眼望着邱寶龍臉兒。默默看了半晌。復又笑嘻嘻向邱寶龍請出貴手。一觀。邱寶龍就把左手伸出來。道士看罷。忙笑問道。三位貴人。從那裏來的。邱三疙疸發急道。你只管看相。要問咱們來的地方。做什麼。道士轉又看了一看四座。無人。便低聲向邱三疙疸道。貧道並無歹意。適才看尊兒貴相。有

愈說愈奇

惟其是古
廟繞跑得
出怪人來
真是見神
見鬼

棄青山若
在北京城

許多天機不能當着外人洩漏的不知三位貴人可能光降小廟否王恢耀聽那道士
嘴巴裏左一個貴字右一個尊字心想總有些兒怪異忙說道你的廟宇在什麼地方
那道士道就在街口王恢耀轉又向着他一兄一弟道咱們闲着無事就到他廟裏走
走罷三人便算清飯賬跟隨道士一同前去行不多遠果然有一座大廟三人進廟上
了大殿見是一所五開間的大廳上面供了三個泥塑的神像房屋却也寬敞只是舊
得不堪牆壁都有些倒塌了那道士把他三人引上大殿也顧不得沏茶湖水問名問
姓忙把邱寶龍擁坐在大殿中央倒身下拜連連在地下碰頭道臣該萬死臣該萬死
不知聖駕到此未得跪迎伏求我主萬歲爺赦罪那道士跪在地下咕嚕了這番話把
邱寶龍兄弟三人簡直鬧得越發不懂了還是邱三疙疸的性急向那道士道哈你有
什麼要緊的話站起來說罷跪着酸些什麼那道士又碰了三個響頭纔站起來彼此
通了姓名原來那道士姓葉別號叫做青山就是楊柳坑的人氏王恢耀道你看我家
大哥相究竟可能夠發財麼葉青山笑道豈但能夠發財兩耳垂尖雙手過膝況且手
掌心裏還有紅色的印紋這乃是帝王之相將來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享不盡的榮華

必定是鼓吹帝制的聖手

唯其能偷做皇帝

的是混江湖者口氣作者真能寫得出來

足下有這番議論却入相之才

這本是做

千秋萬歲那能說到不發財呢葉青山這時說着只見邱三疙疸站在一旁直搖頭道
哎呀你真酸得人牙痛邱寶龍忙接着笑道葉師傅你也太恭維我狠了想我乃是個
耍光棍的出身不怕你笑的話全靠賭博場上偷着搶着過日子咱哥兒三來到此
地想找兩個好朋友結個會兒鬥幾文還不能夠那能做皇帝呢聽說皇帝都是龍
變的我那有那般福氣噯葉青山道這話萬歲說錯了沛公起於泗上朱元章乃是放
牛的出身後來都不是做到一朝人王地主麼桃園結義劉關張那劉備帶着一個推
車的兄弟一個賣肉的兄弟三人破黃巾戰呂布與孫權曹操鼎足三分豈不都從平
地鬧起來的嗎我看王邱兩位貴人皆是封侯拜爵之相安見得不是現在的劉關張
咧你說你只能偷着搶着過日子不配稱孤道寡穿黃龍袍這是你妄自菲薄我看現
在做皇帝正要有偷着搶着的手段纔好坐在金鑾殿上治天下的小百姓呢你想那
做皇帝的擁着許多王公大人按天裏只想加什麼捐添什麼稅總在小百姓頭上打
主意還不是強盜頭兒帶着一羣小強盜麼聽說袁大總統也要想做皇帝貴人若不
搶先一步這好的機會真是千載難逢了就說咱們爭不過他也可以學梁山泊上的

皇帝的退
身法

邱寶龍想
做強盜心

較專於做
皇帝還算

是一個好
人

說得真教
人肉麻

妖怪愈出
愈多

宋公明帶領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聯合起來，霸佔一方，實行做強盜的事業，也可以獨立稱好漢的邱寶龍，初聽做皇帝的事，還沒領略出什麼滋味，來後聽說做強盜，便跳起身來大喜道：「這是我尋常慣想的事，轉又把眉頭皺了，皺道：『想我弟兄三人，手無寸鐵，又沒有萬夫不擋之勇，怎能夠霸佔山寨呢？』」葉青山聽說忙前進一步道：「貴人若真有此心，貧道可以粉身幫助邱寶龍大喜道：『葉大哥，你真能一心幫助我弟兄同謀大事，我情願與你結為生死弟兄，就依你說，咱們弟兄是當今的劉關張，你也可以做現在的諸葛亮了。』」葉青山聽說大喜，四人便安設香案，敘了年齡，葉青山還大邱寶龍兩歲，於是各自分次見禮。葉青山招呼兩個小道童，準備菓食菜蔬，款待他三個盟兄弟，又打發一個道童，去往坑南百家山請他。那幾個道友忙了半晌，道童捧上茶點來，葉青山纔歸坐敘話。這時王綏耀道：『葉大哥，咱們如今既結了生死弟兄，無事沒有不能商議的。大哥既看二哥有一朝天子之相，咱們須要趕快做去，纔是葉青山道：『老弟不必性急，愚兄懷大志已久，尋常往來南北各省，也曾聯絡許多江湖上的英雄，綠林中的豪傑，什麼青幫紅幫，在元在禮，大刀會小刀會，關東的紅鬍子，口北的響馬，四

如此洵可
稱廣大教
主

此等人物
當然不能
曰正曰全

秘密軍事
會談妙事

獨立妙事
組織臨時
政府妙事

逼着大總
統退位妙
姓的錢財

尤妙
邱寶龍的
口氣簡直

與袁世凱
相同
說得嚇人
實在可笑

川的袍哥長江一帶的安慶道友還有那些東行西行撲燈火收露水的朋友沒有不
 與我相識我久想趁着他們的勢力把中華民國奪到咱們掌握之中彼此可以同享
 富貴後來細看各方同志的相貌大半都是些五官不正六根不全的樣兒所以我借
 看相訪友正是想尋找一條真龍今遇三位賢弟乃是愚兄之幸天下之幸也三位賢
 弟不必多慮趕快打起精神准備幹罷我已派遣僮往百家山請那幾個道友來一者
 歡迎三位賢弟二者商量大事接着密告各方同志教他們派代表前來開一個秘密
 軍事會議一面催他們獨立一面組織臨時政府一面逼着大總統退位一面擄掠小
 百姓的錢財這天下豈不是掌在咱們的手裏麼邱寶龍道大哥這事須待商量妥當
 纔能動手罷聽說共和之後一切的國事要徵求什麼民意就是要做皇帝也得把什
 麼民意疏通好了假意兒辦個什麼選舉說被大家推選的方好去做咱們若不假借
 什麼民意恐怕……這句話還莫說完一旁怒惱了邱三疙疸便站起身來大聲嚷道
 二哥你這番話真不像咱們做強盜漢子說的你可曉得民意就是咱們的對頭冤家
 大哥既有這大勢力咱們就用強權去挾制他還怕他們敢大膽造反麼如今這個年

必。須。忘。却。
仁。義。道。德。
乃。可。創。世。

牛。鬼。蛇。神。
若。不。聚。在。
一。團。如。何。
能。作。怪。呢。

全。是。水。滸。
調。上。的。非。

頭。想。要。辦。事。那。裏。說。得。什。麼。仁。義。道。德。呢。葉。青。山。忙。道。照。呀。這。纔。是。創。世。之。才。王。恢。耀。道。大。哥。我。還。要。請。問。一。件。事。聽。說。這。楊。柳。坑。還。有。個。什。麼。三。點。會。勢。力。也。狠。不。小。的。大。哥。可。曉。得。麼。葉。青。山。道。那。就。是。愚。兄。與。幾。個。道。友。辦。的。愚。兄。年。齡。居。長。他。們。就。推。愚。兄。做。了。本。會。首。領。因。此。纔。能。與。各。方。班。會。聯。絡。感。情。邱。寶。龍。王。恢。耀。邱。三。疙。疸。聽。着。喜。出。望。外。忙。離。了。坐。位。同。聲。說。道。巧。極。了。咱。們。正。是。投。奔。三。點。會。想。謀。一。個。糊。口。的。所。在。誰。知。就。遇。着。大。哥。這。真。是。天。緣。湊。合。了。說。罷。大。衆。又。歡。笑。一。陣。邱。寶。龍。道。大。哥。話。既。說。明。須。帶。着。咱。們。兄。弟。把。入。會。的。規。矩。趕。着。做。了。纔。是。葉。青。山。道。等。候。他。們。來。了。自。然。要。給。賢。弟。們。做。的。正。說。着。道。僮。進。堂。報。百。家。山。的。師。傅。都。來。了。葉。青。山。領。帶。邱。寶。龍。兄。弟。三。人。迎。將。出。去。只。見。進。來。四。個。黑。臉。大。漢。都。是。些。橫。眉。豎。眼。的。樣。兒。還。有。一。個。小。孩。子。大。衆。上。殿。見。罷。禮。彼。此。通。了。名。姓。原。來。那。五。個。人。皆。是。三。點。會。的。會。友。爲。首。的。叫。做。鐵。膀。子。張。六。第。二。個。名。叫。雙。頭。蜈。蚣。胡。大。勝。第。三。個。名。叫。賽。霸。王。李。老。瓜。第。四。個。名。叫。九。頭。鳥。趙。三。麻。子。看。他。們。年。紀。都。在。三。十。左。右。惟。有。第。五。個。乃。是。小。孩。兒。的。模。樣。年。紀。不。過。十。二。三。歲。生。得。臉。白。唇。紅。却。狠。標。緻。長。得。肥。頭。大。耳。不。像。做。強。盜。的。樣。兒。他。名。字。叫。做。

這是要預
先奉承的
大衆都害
的是皇帝
神經病

這一個萬歲
爺想必一
輩子都沒
嘗過這滋
味
將皇帝當
作頑童兒
真比袁世
凱高出萬
倍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玉彌勒雷葆福五人都是道家打扮彼此坐定葉青山便將邱寶龍的相貌誇獎了一番又將遇着邱寶龍兄弟與將來同謀大事的意思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張六等聽着真好像得了瘋狂病一般個個都搖頭擺尾指手畫腳狠不得將邱寶龍抬上神龕兒山呼萬歲爺纔好忙亂了一番道僅擺上酒菜葉青山便央大衆入座自然擁着邱寶龍坐了首席接下王恢耀邱三疙疸張六胡大勝李老瓜趙三麻子雷葆福七人葉青山坐了主位再看那桌上陳列的菜蔬並不是修行人吃的豈葉菜根皆是些鷄魚鴨肉盡拿蔥頭蒜瓣紅燒出來堆得香氣撲鼻可憐邱寶龍等那裏嚐過這樣的美味所以等不到說客氣兩個字就狼吞虎嚥起來席中邱寶龍暗道做强盜都有這般快樂想必做皇帝更外的要抖起來啦於是心裏漸漸就發了皇帝熱來復又想道我橫豎是一個四海無家的窮光蛋何妨做個皇帝頑頑呢吃着想着大衆又鬧了一陣不覺得風捲殘雲就把大盤大碗的魚肉掃得乾乾淨淨只可憐把些小道童的眼珠兒看得灼灼冒火不多一刻大衆散了席葉青山看天色尙早便向邱寶龍道咱們到山頭上先燒了香把咱們會裏規矩做了罷邱寶龍王耀恢邱三疙疸三人同說道好極

親熱得很

金鑾殿比
較行宮自
然是大得
多了

看起來好
像是太廟

好極。咱們正想去拜一拜山神。說着大衆飲了一遍茶。又休息了片刻。一同往百家山而去。過溪越澗。約行了五里之遙。遠望一個土山。雖不是層巒聳翠。上出重霄。看那一帶松林密密的。鎖烟歛霧。倒也有些兒煞氣。信步走去。不覺已進了松林。早有二三十個大漢上來。也有叫哥哥的。也有叫爺爺的。也有叫叔叔伯伯師傅的。大衆都從山上各村莊裏奔了出來。把他們擁進一座大廟裏去。邱寶龍三人。各都細看那座廟宇。却比楊柳坑的廟宇廣大得多。房屋雖然古舊。但是滿壁滿牆上貼了許多黃紙條兒。紅紙條兒。歪着斜着。上面畫的好像都是些神符。倒也十分熱鬧。大殿樑頭橫寫了三個大字。他三人之中。只有王恢耀還認得幾個字。一眼瞥見。乃是尙志堂三字。心裏明白。這殿上不是燒香典禮的所在。就是議事的所在。殿東架着一面大鼓。殿西懸了一口大鐘。殿之中央。那神龕上供養的。並不是什麼佛像。乃是一個一個黃紙做的祖宗牌兒。這時葉青山走向殿中。站着臉朝神龕。又見兩個道童。播起了鐘鼓。一霎時香燭齊備。殿中擺了三個草蒲團。那山前山後的大漢。擁進廟來。足有五百餘人。各自分班。站在階下。葉青山便叫邱寶龍王恢耀邱三疙疸三人。倒身跪下。磕了三個響頭。又向着

天地行禮接着張六趙三麻子捧上三大碗白酒拿了三股香又送上三個活公鷄如何作用葉青山轉向邱寶龍兄弟三人說了一遍究竟要的是什麼把戲記者在下回再談正是

惟不孝親纔做賊 因能作惡始稱王

評

作者寫邱寶龍未稱帝之必先寫其如何虐待寡母如何不安正業如何結交鷄鳴狗盜之徒爲匪爲賊夫然後而結黨稱帝正寫其爲人萬惡而不可道也惟其罪無可道之蓋賊迺敢胡作非爲大膽稱帝例之袁氏亦如是也

或問新華春夢記一書迺述袁世凱之專權竊國彼邱寶龍落落一窮光蛋耳卽謂其結黨稱帝亦一時之耍把戲電光泡影俄頃消若諄諄以帝制述之似乎不稱要知天下事無所謂稱與不稱者若袁世凱之人格又能高出邱寶龍者幾許蓋同一作惡之蓋賊也八十三日之帝政亦等於俄頃而過脫楊度梁士詒之流落草於百家山安見其不名冠鐵膀子雙頭蜈蚣等綽號爲寇爲匪而葉青山

之徒若昂首於都門徘徊於冠蓋之間又何不可稱君子稱太保更進而言之脫事成僥倖又何不可稱大相國大將軍哉作者綿綿述之正爲袁氏寫背影奚能謂之閒筆又奚能謂之不稱耶

第四十九回 立新基大封龍虎將 理舊業別開狐兔巢

話說邱寶龍聽葉青山吩咐了一遍便把袖兒抹了幾抹道大哥這些事兒是兄弟的拿手戲說着左手拖了王恢耀一手扯了邱三疔痘笑嘻嘻搶前兩步走到香案之下各人拿着一股萬壽香燒得紅燄直冒向佛龕兒磕了四個板頭葉青山張六站在兩旁忙把邱寶龍三人手拿的香分了一半插在香爐裏面一半仍遞給他三人這時葉青山兩眼定着香頭自言自語的笑道大貴人真是與衆不同你們看那香頭上冒的清煙都比別人高出幾寸些大衆聽說都擁上前來看香頭沒有一個不望着將腦袋瓜兒點個不住李老瓜笑道我昨天還向弟兄夥子們談閑說咱們這百家山的山頭乃是一塊龍地常聽着小孩子們說清晨在山上拾牛屎時常見小龍在山裏遊這一

挖空心事的恭維人

又與些無浪之波

說得似真
非假怎怪
師寶龍聽
着不動心

絕妙一篇
警詞想是
袁世凱考

句話把我提醒了。我也覺得天天到日落黃昏之候。山頭上烏烟瘴氣好像雲來霧去。一般照這樣看來一定應在邱大哥身上。這真是老祖宗的法力罩住了邱大哥。咱們弟兄夥子也可以一步登天了。胡大勝道老瓜的話兒實在多。邱家弟兄的香還沒會燒罷。你就呱呱的說起來。也不怕得罪了老祖宗。李老瓜這纔住了嘴。只是邱寶龍三人轉又身向殿前跪着。各拿半股香閉着眼珠兒。嘴巴裏嚙哩咕嚙禱告了一陣。最後三人都把眼珠兒鼓得如火球一般。朗聲同說道。天在上。地在下。過往神靈在頭上。弟子進了山門。從此是大還大。是小還小。不問什麼富貴榮華。刀兵水火。甘心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弟子若有變心。說到這一句。同把半股香橫放在案上。趙五麻子雷葆福二人忙將三隻活公雞分給他三人。邱寶龍等接過公雞。扯直了雞頭。與半股香。抓作一把。順手抽起利刀。奮力砍下。道就如這股神香一刀兩斷。說着只聽見噦噦一聲。那半股香已分了兩段。可憐活跳跳三隻肥公雞不知犯了什麼彌天大罪。替他們做了斬頭斷頸的先锋官。一霎時鮮血淋漓。身首異處。邱寶龍等又把三隻斷頭的公雞倒提起來。滴了許多鮮血。在那三大碗白酒裏各自端起一碗血酒。好似狼吞

要得真熱

倒底是皇帝大些

我看沒有
機毫無正經
事辦無非
殺人已放火

虎咽的樣兒一飲而盡。接着大衆拍巴掌的拍巴掌。吹哨子的吹哨子。打囉呵的打囉呵。開作一團。邱寶龍行罷盟誓的大禮。轉又向着大衆行那尊卑長幼的禮節。若論他們會裏的規矩。邱寶龍王恢耀邱三疙疸三人乃是初進山門。論香爐上代數說話。就是他字眼兒的班輩。比別人高些。也不能大模大樣的稱老大。見着他小些的弟兄們。也須得客氣。幾個月待他給會裏立功之後。纔好分班論大小的。誰知邱寶龍此番進了山門。却討個莫大的便宜。大衆都看他。是真龍天子。誰敢向他論這個高低。所以邱寶龍與他們見禮。那班輩比他小的弟兄們。叔叔伯伯老爺子。早已叫得熱鬧非常。還有些班輩比他大的一個個都想掉轉頭來請教他。老大纔好。這日邱寶龍等就歇在廟裏。葉青山帶領一班弟兄。足有二三十人。那鐵膀子張六雙頭蜈蚣胡大勝賽霸王李老瓜九頭鳥趙三麻子玉彌勒雷葆福不待贅言。也是陪王伴駕鬼混作一團。日月如流。光陰易度。不覺又過了三天。大衆的酒肉興也漸漸的淡了些。這日葉青山向大衆道。咱們酒也渴足了。肉也喫足了。正經事兒也得要辦些纔好。張六道對呀。這乃是一樁大事。業不是大哥提起。咱們險些樂得忘壞了。李老瓜道。今天尙早。咱們何妨。

皇帝真做 得容易衰 世凱對三 當垂延三 尺也 有土此有 財法兒想 得真不錯 不知一般 好獨存此 心可皆存此

邱寶龍畢 竟不默 可把張桓 侯罵苦了 爲侯爲帥 各人心理 皆不出權 利範圍可 見權利之 魔力甚矣 大典籌備 處

就動手辦起來。咧大衆連聲說道：好……好……咱們揀日不如撞日。就舉葉爺出來。請邱寶龍登位。罷趙三麻子忙道：若是今日登龍位。這龍袍龍帽怎麼辦得及。咧胡大勝道：這事很容易。現成葉大哥的八卦衣太乙冠。可以將就混混。真到獨立之後。咱們霸佔一塊大地方。再向百姓打主意。還怕沒有金袍穿麼。邱寶龍聽說這句話。心坎裏早樂得開了八瓣花。暗忖道：我橫豎是一個光蛋窮小子。落得做一做皇帝。頑頑就是做得不好。也是他們先遭殃。總沒有皇帝去擋當頭砲的。因此樂得話都說不出來。邱三疙疸心裏這時只想做桃園結義的張翼。德眼見他大哥就要做劉備。怎麼不快樂得如大花臉一般。只有王恢耀認得幾個扁擔長的一字。看看這些弟兄們。都是些粗頭笨臉的大漢子。只能掄起拳頭賭窮。很心思想將來穿八卦衣拿鵝毛扇的御軍師。還不是我嗎。我何不趁這時候。酸幾句給他們聽聽。他們纔佩服我的本領。咧當時聽說龍袍的話。便把眉頭皺了兩皺。腿兒搖了幾搖。徐說道：現在做皇帝的事。是很不容易的。就如那龍袍龍帽。還要預先辦個什麼大典籌備處。由這個地方議定了。方好派織造局裏去做。怎能說糊糊糊糊。穿着道衣道帽。就可以做皇帝的。邱三疙疸一聽這話。

語語不脫
光蛋口氣
寫得真妙

國民大會

極想摹仿
張桓侯可
捨脫不盡
強盜口脛
又有些假
張大帥儼
將軍等口
却將假仁
假義者罵
苦了
非有如此
天才方能

心裏老大的不願意也不問青紅皂白忙搶着道二哥你就是歡喜說什麼詩云子曰的誰不知你比咱們多認得幾個西瓜大的字就有這些大典小押的花頭你沒看見戲台上唱鴻鸞禮慶那狀元披了一條紅褲子就拜堂咱們大哥做皇帝穿一件道士袍兒還不算得是抖起來嗎王恢耀道兄弟你那裏曉得皇帝不是鬧着頑的未做之先還要開個什麼國民大會要用百姓的意思舉他方能稱孤道寡不問他是真的假的咱們也得照樣兒做一番預備將來得了天下纔好說話呢邱三疙疸聽了便把眼珠兒一瞪掄起碗口大的拳頭向棹上一播道咱老子就不曉得什麼叫百姓千姓我只曉得咱們弟兄夥子招他幾十萬嘍囉兵保定咱們大哥登龍位誰要擺一擺腦袋就殺他一個鷄犬不留聽他罵咱們是皇帝也好強盜也好若要墊着高底板兒裝小脚我是要不來的葉青山聽說忙答道老三這句話說得不錯好漢做事硬碰硬假把戲倒底要不出頭閑話不必多說咱們做事要緊說着轉向邱寶龍道你哥兒三既然進了門檻也得找個混名纔好大兄弟我看你有一朝人王地主之分我斗膽送你個混名就叫攢天龍好不好麼大家同聲贊道邱爺這個混名真好葉爺可真算得是天

保得如此
之天子

好比較
天龍三字
有趣得多

實行專制
真如演戲
一般

打扮得真
像王道士

半推半就

才了葉青山又向王恢耀道：「二兄弟，你總算多認得幾個人名字。我想不如叫做白臉秀士罷。大眾也接着連說了幾個好字。葉青山向着邱三疙疸纔要開口，邱三疙疸說道：「葉大哥，咱老子五歲的時候就有了一個混名，弟兄們看我脾氣毛燥都叫我草包。王三疙疸大哥，你看好不好？」葉青山見他說的洋洋得意，便點着腦袋，答了兩個好字。轉問大眾道：「衆位弟兄聽着咱們從今以後對着邱爺須要行君臣大禮。若蒙邱爺封咱們的官職，咱們就看官職大小分別上下，不能老大老二。還照山頭上稱呼君命如山，誰要不遵守的，就要砍他腦袋。剝八塊大眾聽說，又在呼大，叫了幾聲萬歲。葉青山轉身跑到後堂，抱了一件簇新大紅緞品金的八卦衣，拿了一頂秤鈎頭金灼灼的太乙冠，一雙方頭厚底黑老布的烏靴，還有一塊尺來長的朝笏板，笑嘻嘻捧了出堂。大眾一擁上前，七手八腳，就把邱寶龍穿戴停妥。張六忙端了一條長板橙，安放在香案上面，當作一把龍椅。那一張洋油箱板釘成的香案，就當作御案。還有一對柳木燭台，一個黃泥香爐，陳列案上，到也十分威武。大眾擁着邱寶龍入座。此時邱寶龍也就半推半就的坐上金鑾殿，雙手捧着朝笏板，閉着兩隻龍眼，好像一尊泥塑的洪鈞。」

得妙可見
想做皇帝
者多似雀
雙文之翻
簡也

個底是一
個草頭神

好闊大的
議論可以
包括天下
之偷兒

引證義和
團至當

以民國之
下而稱君
主洵是特
創之格而
袁氏當外
交型時之
際亦曾如

老。祖。於。是。葉。青。山。帶。領。一。班。弟。兄。夥。子。搗。鼓。撞。鐘。都。跪。在。香。案。之。下。狂。呼。了。幾。聲。萬。歲。大。禮。行。罷。一。個。個。排。列。在。香。案。左。右。果。然。都。俯。首。貼。耳。變。成。了。做。臣。子。的。樣。兒。不。似。先。時。橫。着。眉。毛。豎。着。眼。大。哥。二。哥。的。擴。拳。抹。脰。膊。了。半。晌。邱。寶。龍。纔。慢。慢。將。兩。隻。龍。眼。一。睜。向。大。衆。道。寡。人。承。衆。位。皇。兄。御。弟。捧。我。的。場。面。寡。人。也。不。好。推。辭。只。好。大。着。膽。兒。試。一。試。但。是。寡。人。沒。有。什。麼。能。條。文。認。不。得。扁。擔。長。的。一。字。武。要。不。了。鬼。頭。大。刀。全。靠。皇。兄。御。弟。幫。助。我。混。混。我。想。奪。天。下。還。是。後。來。的。事。業。眼。前。籌。餉。練。兵。是。最。要。緊。的。籌。錢。不。在。乎。多。少。就。是。拉。牛。縛。猪。偷。羊。摸。狗。只。要。混。得。到。手。總。是。好。事。葉。青。山。忙。搶。前。一。步。奏。道。這。是。我。皇。聖。鑒。邱。寶。龍。又。道。寡。人。想。既。是。稱。孤。道。寡。不。能。沒。有。國。號。這。樁。事。兒。還。得。衆。位。皇。兄。御。弟。們。商。量。一。個。大。衆。聽。說。都。低。着。腦。袋。想。了。許。久。沒。有。一。個。敢。回。奏。後。來。還。是。王。恢。耀。道。臣。想。當。初。義。和。團。的。旗。號。會。寫。的。興。漢。滅。洋。四。個。字。萬。歲。何。不。就。稱。中。華。民。國。興。漢。主。呢。葉。青。山。不。待。邱。寶。龍。開。口。忙。接。奏。道。這。幾。個。字。說。得。極。通……極。通……臣。想。年。號。也。得。要。另。訂。一。個。萬。歲。既。想。從。錢。財。上。面。立。國。可。以。稱。爲。豐。裕。皇。帝。就。是。用。的。錢。財。越。多。越。好。的。意。思。邱。寶。龍。大。喜。道。你。真。是。寡。人。的。開。國。功。臣。轉。又。喚。道。

是謂無
獨有偶
合滿漢
一家誠古
今所未有
之封贈也

何不向清
宮裏威迫
獻出呢

這一篇大
封贈可
作一篇諸
文讀也

葉皇兄聽旨。葉青山趕忙跪着呼萬歲。邱寶龍道：你爲寡人開國，忙得真是功比天高。寡人封你欽加頭品頂戴，准穿黃馬袍，還封你一等忠義王護國軍師之職。葉青山忙磕幾個響頭謝恩。邱寶龍又命他取了筆硯，站在御案旁邊。邱寶龍嘴巴裏說着：葉青山便一一的寫着。寫罷之後，葉青山雙手捧了那張字兒，走到御案前面，正待傳旨。復又轉身向邱寶龍奏道：聖旨上面沒有加蓋御璽，這怎麼辦呢？邱寶龍一聽這話，發了半天怔。大衆這時也不知是什麼事故，還是葉青山心靈又跑到後堂，拿了他尋常做道士的翻天印，向那張字上戳了一下。復又走到御案前面道：聖旨下。大衆趕忙跪了下來。接旨。葉青山念道：特封白臉秀士王恢耀爲玉虎將軍，兼任雜務大臣，代管糧台。特封草包邱三疰疸爲鐵虎將軍，賞穿黃馬褂，加一等猴兒章，兼任練兵大元帥。特封鐵膀子張六爲金獅將軍，兼任籌餉先鋒官。特封雙頭蜈蚣胡大勝爲黑蟒將軍，兼任巡防總司令。特封賽霸王李老瓜爲飛豹將軍，兼任探風大使。特封九頭鳥趙三麻子爲赤兔將軍，兼任招賢館總招待。特封玉彌勒雷葆福爲白貔將軍，因爲年齡尚幼，着在御前暫應差遣。其餘皇兄御弟同袍夥子各賞八品軍功。欽此。宣讀已畢，大衆照例

拚命想學
張桓侯可
借只會偷
鷄沒會擔
過肉擔兒

大約學定
安軍武安
軍之辦法
若是之軍
隊中國比
異比也矣
異哉

立論入妙
耐人尋思

謝恩各自仍是分班站立。接着邱寶龍向葉青山道：寡人所想籌錢的事却很容易。只是那練兵的事如咱們百家山這一塊小地方能練得多少呢？邱三疙疸忙奏道：萬歲請放寬心。咱老子自有主張。咱練兵是不要外面好看的一師一旅擺得整齊齊做什麼。臣咱老子練兵一百幾十人可以算一營五六百人也可算一營槍砲不全就是鋤頭掃帚扁擔糞勺也能對付。只要他們能找錢使就算得是咱們好軍隊。那管他什麼招牌好看不好看。咧邱寶龍道：御弟你說得很容易。寡人就怕沒有什麼好人來投効的。邱三疙疸笑道：萬歲大哥你這句話說錯了。常言說得好：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從丘八大爺的窩子裏能找出幾個好人來？若說咱們招兵那裏還要幹什麼大事。就在自家夥裏把各幫會的徒弟徒孫江湖上的流氓光棍招些來。怕不能夠橫行天下麼？你要去招新式軍人恐怕他沾染些兒新氣。將來又要鬧革命了。王恢耀道：此計雖好恐怕沒有這許多人罷。邱三疙疸道：二哥你真太看不起中國人了。你要說能有實在本領做實在事的人不多。這句話我還相信你說中國創流氓打光棍的人不多。這句話未免太小量人罷。那有實在本領的人不情願跟着別人當爪子。我還相信

若說那些光棍流氓不情願跟着咱們發財恐怕又是一萬人裏面尋找不出這樣一個蠢貨的葉青山道閑話不必多說你趕快照辦罷天時不早大衆各自散去由是每天五更時候那些受封的文武官員都來上朝請聖安不多幾日邱三疙疸果然招了三隊光棍便上朝奏請出伐邱寶龍一聽大喜忙諭護國軍師葉青山做了一篇通告其文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照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人民應該奉君如父方今南北打仗新舊相爭就是爲的百姓不供養皇帝老子者也爲此護國軍師葉青山俯察民艱仰觀天象推兩儀四象之術判五行八卦之眞算得紫薇星大放毫光籠罩在寡人頂上寡人既受上天之命及神人之點化義不容辭遂擇黃道吉日臨朝秉政入位以來時剛三日早是風調雨順海宴河清雖然南北相爭那是各爭疆土不關寡人的事也寡人現招得七員大將皆有飛牆走壁之能跳梁鑽穴之技精練十萬雄師掃盡新舊兩黨獨享太平無奈府庫空虛兵餉是一文沒有故特曉諭天下人民各量家產之大小隨意進貢不獨金銀玉帛卽五穀六畜寡

有這篇妙文再冠各種官衙的

是空前絕
後之作蘇
韓歐柳不
敢望其肩
背矣

鷄爭鴨鬪
總吃虧
姓是小百

先鋒隊而
曰光棍真
是特別名
那班又不
是強盜咧
傷哉愚民
乃是自尋
苦惱也

人亦甚歡迎。一俟天下大定，必不負爾等孝心。倘有意違抗，則天師出伐，必先宰殺你的滿門。那時莫罵寡人無愛民如子之意也。此諭佈後，擇日出師。如有投軍，或是進寶者，須快快前來也。切切此諭。欽此。急急如律令。

中華民國興漢主豐裕大皇帝攢天龍邱寶龍印

邱寶龍橫看了一遍，瞎說了幾個好字，便命殿下的小嘍囉等，徧貼信豐定南大庾神岡堡楊柳坑一帶地方，早鬧得滿城風雨，雞犬皆驚，可憐附近小百姓，嚇得攜兒帶女，哭哭啼啼，忙着避皇帝禍，還有那些小康之家，遲走了一步，就被鐵膀子張六帶領幾百名光棍先鋒隊，搗得他產破人亡，最爲難的，把當地官長紳士大老爺們，鬧得手忙腳亂，無所適從。這是什麼原故咧？原來當時北京袁世凱正在熱心做皇帝之際，他們接着本省將軍的通告，要忙什麼國民大會，大眾忙得還沒喘氣，忽然又見中華民國興漢主豐裕大皇帝的通告，明知這班乃是些強盜結成的，但是看他那張通告上，也有皇帝兩個字，便不敢去得罪他，又怕他是真龍天子出世，一旦把他冲撞了，耽誤自己的前程，左思右想，各自躊躇了許久，始終是兩面敷衍。後來還是江西將軍李純密電

想做皇帝
自然該殺

妙在自己
的眼光裏

無怪人人
都想做大
皇帝大將
軍也

大約凡做
將軍多半
有若是之
觀念豈僅
一邱三疔
疽

北京政府袁世凱得了這個消息特地傳齊梁士詒楊度他一班大人物就是前書所表的那御前會議接着梁士詒楊度等人就派了幾個心服小子密查之後又由李純派兵征剿把那什麼與漢主豐裕皇帝什麼護國軍師以及各大將軍一一捉拿正法了這些官長紳士們纔一心一意的對着北京那條路上去忙這都是些後話再說邱三疔疽帶領三千光棍隊捧着邱寶龍的通告耀武揚威向附近各方去尋款誰知他出發之後百發百中在他自己眼裏看起來真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氣概逢莊過店一掃而空不多幾天居然財神菩薩就繫在他們刀杷子上打鞦韆了要知邱三疔疽出身乃是一個窮光蛋未進山頭的時候可憐他錢口袋裏常常斷了銅鈔兒如今混得金銀財寶都用大車兒推着怎麼怪他不搖頭擺尾唱得勝歌呢因銀錢搶得越多他的架兒就擺得越大以為大皇帝都要來求教他早將斬香頭渴血酒的誓願忘壞了一肚皮裏只想自己娶姨太太還要修造房屋蓋祠堂他想想就是有人說話我左手有兵右手有錢壓也要將他們壓倒了還怕什麼誰知自家窩子裏早怒惱張六胡大勝李老瓜趙三麻子電葆福五人暗自尋找一個秘密所在開了兩次談話會當時

徐州會
議歎
歎

難道與
袁世凱
相同

作者那
是龍寶
實龍是
述邱寶
簡直是
袁世凱
誰教你
們迷信
皇帝
的不知
張動
倪嗣冲
紅至此
顧

李老瓜氣得最狠，瞪起兩隻白菓眼，向大眾說道：「千怪萬怪，只怪葉大哥是一副賤骨頭。自己的八字不好，就安分做一個道士，打一輩子太平醮罷了，何必捧別人屁股，壯自己的臉面呢？衆位弟兄們想想，闖江湖跑碼頭的人，誰肯把自己的手脚砍了，撐着別人拐杖走路？喇你們看邱寶龍那個窮小子，一臉上假仁假義，肚皮裏包的盡是許多鬼主意，嘴巴裏雖稱咱們都是皇兄御弟，要知他將實在的兵權與那錢權都交給草包秀士兩個人，還要賜什麼黃馬褂猴兒章練兵，也是他們的人管雜務，也是他們的人連一個糧台都不肯賞給咱弟兄們，將他三人請來，咱們反做了搖尾巴狗，跟在他的臀後打圈子，這不是自己倒自己的楣麼？」張六道：「老瓜，你也不要悶氣，我想他們的本領，所以比咱們高強，就是將兵權搶在手裏，莫要看他是一個草包，如今他烏里八糟，招了那些小強盜，就將他擡得好像大帥一般，他自己也就仗着兵權，以爲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不派他管的事，他也要管，不派他說的話，他也要說，鬧得天下不平，都是那幾個丘八大爺胡搗亂，咱們要想除他，非得同心合意，與他一刀一槍的拚命不可。現在這個年頭，還有什麼理講呢？」趙三麻子道：「六哥，這話說得一些兒不錯，我

因籌款而
鬧意見居
然也說獨
立真不要
臉

可見其所
爭者仍是
權利也

恐怕是要
壽短的要
能短的要
能做罷

倒也說得
有理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一二六

想招兵買馬。一時是來不及的。不如一面聯絡各幫會的弟兄夥子。一面與他脫離關係。咱們獨立起來。葉大哥。他若明白了。咱們就帶他一份。他若還是家拳向外。打咱們。就將他當一個漢奸。胡大勝道。這個法兒真好。還有一件事兒。不能不預先準備的。大眾聽說。都望着他聽下文。胡大勝道。咱們既與他脫離關係。大家獨立去。反對他。自然是要攆他滾蛋了。但是咱們百家山。既出了一個皇帝。不能無緣無故的打破他。要曉得。咱們反對的是那三個渾蛋小子。并不是反對百家山的大皇帝。倘若將他們攆跑了。咱們也得在弟兄夥子裏。尋找一個有福氣的。做這個皇帝方對呢。大眾聽了。彼此都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一個人來。還是李老瓜嘴快。忙向張六道。六哥。咱們弟兄夥子裏。你的年紀大些。這一把龍椅。你就坐了罷。張六連忙搖手道。不成。不成。做皇帝。并不是論年紀的。是要福氣好。纔能鎮壓得住。他不然。頭昏腦暈。反鬧得遍身毛病出來。果真。干犯天怒。那時。不是要被神誅。就是要遭雷打。教我拚着性命。去做皇帝。我是不幹的。大眾聽他說得有理。也就不去強迫他。張六又道。依我的主見。只有一個小兄弟。可坐這個位兒。大眾趕忙搶着問他。要知張六說出什麼真龍天子。請閱者接着下回。

正是。

翻新把戲稱君主 理舊生涯逐帝王

評

有邱寶龍厚着臉皮稱帝方有葉青山之護國軍師唯其有葉青山之爲護國軍師焉方保邱寶龍做草頭天子吾鄉有諺曰屎頭軍師扶保糊塗大王若此類事不是糊塗大渾蛋決不敢爲如邱寶龍之與葉青山可稱一對糊塗大渾蛋古人之難得糊塗若此等大渾蛋亦真難得也

邱寶龍即位之後大封羣僚其官銜之不類洵可異絕古今爲一部廿四史中所未見者尤妙如將軍之上必冠以鳥獸字樣豈視將軍而等於鳥獸歟抑視非是鳥獸而不足爲將軍歟果然則大將軍八面威風皆與鳥獸同伍洵不值半文錢

第五十回 辦外交雙方耍鬼臉 守中立兩面看風頭

話說大衆聽張六說推舉皇帝的事一個個都瞪着眼珠兒豎着耳朵靜聽張六說道

又出來一個大好老

說得真好聽未必能使人相信
難道你也想做皇帝麼

妙哉直兒戲也

邱寶龍那個小子做皇帝也不過葉大哥誇他是兩耳垂尖雙手過膝手掌心裏有紅色印紋而已說時又指着玉彌勒雷葆福道你看咱們雷家兄弟生長得肥頭大耳朵誰說不是皇帝的相麼我看咱們就舉他再好也沒有了趙三麻子道六哥說得真不錯我看雷家兄弟的相貌真是非凡況且這張龍椅子是不好坐的若在咱們弟兄四人之中挑選一個坐上倘若有一樁事兒不如意彼此都要多心就是邱寶龍那幾個小子還要罵咱們爭名奪利若公舉雷兄弟足見得咱們是大公無私了胡大勝聽說也就連聲贊道妙極妙極只有李老瓜斜着兩隻眼珠兒瞥了雷葆福兩眼見大眾皆無異言便在鼻孔裏哼了兩聲雷葆福本來是個小孩兒當邱寶龍做皇帝時節他得了一個御前差遣朝夕在邱寶龍左右望着他寬袍大袖龍行虎步的樣子尋常弟兄夥子捧得他好像菩薩一般心裏就有些兒羨慕今聽說要推舉他做皇帝怎麼不歡喜得心窩裏發癢呢暗自忖道我從小就歡喜穿花袍子戴花帽兒果真要做了皇帝豈不更外穿戴得花溜溜的麼復聽趙三麻子說這張龍椅子是不好坐的心裏又有些害怕他怕坐上那張龍椅子倘若被大眾拘得他如城隍菩薩樣兒又不能讓他

妙以做皇
帝爲頑意
千專真是
古奇談

做皇帝比
作演戲就
是不祥之
兆這話說
得真不錯

倘若愛一
個烏龜將
奈何
皇帝居然
也愛做狗
了

說得真可
憐不知身
爲皇帝者
可自覺否

放風箏踢繯子纔不好頑咧想到這裏忍耐不住便向大眾問道做皇帝可好頑麼張六道做皇帝怎麼不好頑咧有花袍兒穿有花帽兒戴還有好菓子吃好兄弟你果然登了龍位還要吹吹打打的送你接你好像戲臺上那個樣兒你看可熱鬧不熱鬧呀雷葆福道譬如我若做了皇帝可准許我放風箏踢繯子呢張六聽說這句話把眉頭皺了兩皺一時回答不出來還是胡大勝嘴快忙說道皇帝那能這樣的頑咧雷葆福便把小嘴唇皮兒一擰頸頸子一扭道我不幹這樣受罪皇帝把我套進圈子你們好看把戲呀趙五麻子道做皇帝本來是同變把戲一個樣兒只要你會變咱們自然幫着你頑的誰教你一個人變咱們看熱鬧咧雷葆福轉又歡喜起來拍着一隻小手兒笑道你們可真是幫着我變把戲麼我只會變狗說着就將一隻小手兒拗着嘴巴噉噉的叫個不住大眾聽着也就忍不住笑道皇帝學狗叫了皇帝學狗叫了這時只見李老瓜坐在一傍搖頭張六一眼瞥見李老瓜擺腦袋便走到李老瓜身後扯一扯他的衣角兒李老瓜也就站起身來跟着張六走到牆角後面張六低聲說道現在做皇帝還有什麼大威風不過大家抬個木頭人要要罷了你莫看葉大哥麼他的能耐總

梁士詒之

姓張的這般大脾氣毋怪張勳張懷芝張鎮芳張作霖輩皆氣衝天

願得真容易比較袁氏竊位快幸多了

比邱寶龍大得多了何以自己不做龍椅讓那一個臭小子當真是他的相貌好麼不過是說句兒好聽的話騙着傻子上台罷了將來事兒做不好有罪是他一個人受果然得了太平天下咱們只要將兵權掌在手裏那怕不要紅就紅要綠就綠他若皺一皺眉頭咱們就請他吃衛生丸別人我不敢說咱老張不是好惹的那時他就擡我出去外防我也好帶領大兵包圍着他叫他不敢不跟着我打磨旋李老瓜聽罷豁然貫通不覺大喜道到底是你姓張的能倏真不愧張獻忠是你貴本家可惜咱們夥子裏姓張的太少若能多幾個還怕全世界的皇帝不繫在咱們褲帶上嗎你既有這等妙法慢說小雷他還能學狗叫就是狗叫都不會學的我也情願二人剛轉過身子只見雷葆福笑向前來道張哥哥同李哥哥可是怕狗咬麼張六一見雷葆福迎來便笑道正是怕你咬我倆纔躲到這裏來的說着笑着都走到堂前於是大眾公議停當就推舉雷葆福做皇帝張六做了護國軍師胡大勝李老瓜趙五麻子三人當時就封了王位好在他們那做皇帝的禮節規矩都極簡單不費三言兩語彼此自尊自貴就擺起那二千歲三千歲的架兒來再說邱寶龍稱孤道寡之後熱鬧了不到十天漸漸真

盛極則衰
循環定理
然未有若
是之速也
恐怕久不
能長大會
三人大會
可謂熱鬧
極矣

嘍囉兵可
以上得金
變殿其案
亂可知矣

唯其是自
家人纔鬧
意見

宛然徐東
海的口氣

說得好像
是真的

要變成孤家寡人的樣兒。那撞鐘播鼓湊熱鬧的弟兄夥子們彷彿一天少似一天。還有那幾個站在左右的大將軍也不見常來打照面。只有王恢耀邱三疙疸二人在御案前面鬼混着。還有一個老道士葉青山尙莫變卦。這日邱寶龍坐在御案長板凳上。與葉青山王恢耀邱三疙疸三人特開御前大會。忽見一個嘍囉兵跑到案前跪奏道：張將軍業已聯合胡趙李雷四大將軍脫離萬歲關。係另闢新朝。推舉雷葆福將軍稱大梁皇帝。張將軍稱護國軍師。邱寶龍一聽這番報告。龍顏大怒。正要命他御弟邱三疙疸率兵征剿。一眼瞥見葉青山便撐着笑臉兒向葉青山道：天下皇帝雖然不是朕一人做的。但是自家窩裏人有什麼話兒說不好。何必纔上了台就鬧意見呢。葉青山把一雙眼珠兒轉了兩轉。半晌纔說道：這些小孩子真是不安分。請萬歲息怒。待臣前去打聽。果然是他們胡鬧。臣自然有法去安撫他……葉青山未曾說罷。一旁惱了邱三疙疸。把兩個拳頭掄起。睜開一雙白菓眼。大聲喊道：得了罷。什麼小孩子。小孩子如今這個年頭。誰人力量大。誰人強是好漢。咱們拉出去鬥一鬥。這般無父無君的叛賊。你去同他和俺草包邱三太爺。是不同他和的。說着吁吁好像牛喘一般。王恢耀道：老三

原來的本領將
只會獨立
妙徽章用
洋鐵牌子
好看呢家
好不自家
若不見家
至意見何
的開氣人
是和氣人
的是不好人

大將軍總
是主戰不
是主和怕
是主利上
說得利害
真到實行
也到實行
着的尾巴
跳夾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一三一

你就是這樣的毛燥脾氣要曉得這些脫離獨立的新花樣乃是大將軍的拿手戲算不得是什麼事兒只要葉大哥前去帶幾個洋鐵牌子的徽章幾百塊洋錢酬功費或者加他們個把虛銜包管就太平無事了況且袁皇帝又要派什麼狗頭大將軍來與咱們打仗這正是外交緊迫的時候何必自家先鬧起來讓別人趁火打劫呢邱寶龍聽了忙接說道御弟這話說得最好轉向葉青山道就請皇兄去一踰罷趕忙備了酬功金四五百元洋鐵皮兒做的飛虎章四個接着就特授葉青山宣慰使葉青山謝罷恩而去只將邱三疙疸氣得腦袋直擺看着葉青山去後纔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膽小不如躲在馬桶裏做皇帝罷倘若遇着洋鬼子來了恐怕還要我去迎接他咧邱寶龍道御弟你真有些兒不開通想咱們三個光蛋偷雞摸狗可憐飯都吃不飽一餐如今平地一聲雷稱帝的稱帝稱王的稱王能長久霸佔這座百家山就算是托天之福了葉青山他乃與那羣小子是狼狽為奸如若得罪了他他將臉兒一翻帶領他的徒弟徒孫蝦兵蟹將衝上金鑾殿撞咱們滾蛋咱們又到那裏去討飯吃呢要曉得愚兄做這個皇帝不過掛上一塊好招牌兒整頓咱們的強盜事業而已誰還想天子萬年麼邱

以皇帝牌
子討飯與
真是個得
可憐

借皇帝
二字整頭

強盜事業

却是一句
老實話

惟其穿上
花袍兒纔
假仁假義

這個退算
盤打得真
妙

原來鬧的
爭的乃是
爲着飯碗

三。疙。疸。道。大。哥。萬。歲。你。這。番。話。說。得。大。錯。常。言。說。得。好。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誰。能。量。定。皇。帝。不。是。強。盜。做。的。呀。你。看。前。朝。的。天。子。不。是。血。戰。幾。十。年。龍。爭。虎。鬥。搶。來。的。嗎。大。哥。萬。歲。你。怕。人。咱。老。子。是。不。怕。人。的。他。既。然。如。此。那。怕。他。是。銅。鑄。的。彌。陀。鐵。打。的。羅。漢。咱。老。子。也。要。與。他。碰。一。碰。他。碰。輸。了。咱。們。乃。是。打。來。的。江。山。總。比。偷。來。盜。來。的。好。聽。些。倘。若。他。碰。勝。了。咱。們。還。是。打。光。棍。做。強。盜。去。大。哥。你。也。莫。念。過。天。地。玄。黃。怎。麼。穿。上。了。這。件。花。袍。兒。就。假。仁。假。義。要。酸。派。我。看。這。等。的。受。罪。還。不。如。咱。們。打。起。花。臉。蛋。兒。大。鬧。黑。松。林。倒。痛。快。些。三。入。正。在。閒。談。着。只。見。葉。青。山。皺。着。一。雙。眉。頭。擺。上。殿。來。邱。寶。龍。一。見。來。勢。不。佳。慌。忙。問。道。怎。麼。樣。了。邱。三。疙。疸。不。待。葉。青。山。回。奏。便。搶。着。說。道。一。定。他。們。是。不。取。消。獨。立。的。咱。老。子。就。去。打。他。王。恢。耀。忙。使。了。一。個。眼。色。道。老。三。你。瘋。了。麼。邱。三。疙。疸。這。纔。不。作。聲。葉。青。山。奏。道。這。交。涉。實。在。真。難。辦。臣。奉。旨。前。去。尙。未。張。嘴。他。們。便。搶。着。派。臣。許。多。的。不。是。處。說。臣。是。棄。舊。迎。新。還。說。了。許。多。閑。話。直。待。臣。去。問。他。們。的。獨。立。原。因。張。六。纔。說。道。咱。們。挖。心。嘔。血。幾。十。年。變。貓。變。狗。的。苦。了。這。個。飯。碗。兒。心。想。做。子。孫。萬。世。之。業。被。這。陣。野。風。從。海。外。刮。來。這。幾。個。新。派。搶。了。咱。們。的。飯。碗。兒。將。來。慢。說。子。

却狠想大口氣

不知徐世昌王士珍李經羲輩聽着可否頭痛

罵盡今日之當道者簡直是袁世凱之行爲三千歲當然是要爭飯碗的誰教你騎在牆頭上呢

圓通八大都如此李九寫給

子孫要餓死就是眼前的舊派也算將權利喪盡了。後來李老瓜還惡狠狠的罵臣道。葉大哥你乃是一個蝙蝠兒變的不禽不獸不新不舊八方都想做好人。這大年紀翻來覆去混成了個琉璃球。總算滾得又明又亮於今快要入土還不打一遍退算盤夾在新舊派裏做什麼鬼。啣你可曉得咱們舊派的漢子拚命的事算不得什麼。若真打破咱們的飯碗兒那是一萬年不得太平的。這番話真把臣說得左右做人難。邱馨龍淡淡笑了兩笑道。原來他們還是爭奪一個飯碗。啣這也算不了什麼。只要寡人得了太平天下大大封他們幾萬個吃飯大將軍就得了。這時又惱了三千歲掄起碗口大的拳頭在龍案上一播道。什麼飯碗不飯碗。咱老子一拳打碎了。管教大家吃不成。葉青山聽了這句語掉轉身兒向邱三疙疸打了一躬道。兄弟三千歲你老人家莫要這般生氣。我實在處這不上不下之間。這邊是新交那邊是故友。左右開弓不能放箭。你們真要鬧起來我只好向外國地界上一躲。求個眼前的平安。我還記得李九大人他有兩句詩。武陵源好迷仙洞。京洛塵多浣故衣。我只好抱着這個主意。兩面不說是非。回到楊柳坑吹我的鴉片烟去。豈不快樂嗎。邱寶龍忙叱邱三疙疸道。老三你怎麼

利害原來是假的喇

這也是老實話

又是給李九寫照

做大人之毛病可以隨時發現

妙簡直是國務總理的排調
真到這個時候誰請飯呢

大哥的話都不聽了。再要胡鬧。寡人一定免去你的將軍。開除你的大元帥。邱三疙疸見邱寶龍動了真怒。恐怕果真削奪他的兵權。便軟癱了半截。再也不說。張道李了。王恢耀接向葉青山道。大哥。你千萬不可灰心。萬歲的江山。全靠你的陰陽扶助。你不看。在咱們兄弟分上。難道就不看這護國軍師分上麼。葉青山冷笑了兩聲道。兄弟。我何嘗不愛戴這頂烏紗帽。只怕這頂烏紗帽。是戴不穩的。倘若他們些大將軍。結合起來。反對我那時。你教我怎好。下台。邱寶龍道。無論如何。皇兄總得要做個調解人。彼此又談了些閒話。方各自散去。次日。葉青山不辭而別。竟回到楊柳坑。仍是拆字訪友去了。只急得邱寶龍。專差派使去請他。他總是推着有病。後來王恢耀。邱三疙疸。同來請他。兩騎他免強回答道。內容複雜。得很。萬難遵命。萬歲真要我上山。須待那五大將軍。取消了獨立大局。統一之後。九州皆拱。日四海不興。波那時。山人或可出而問世。王恢耀聽說。只好掃興而歸。覆他萬歲大哥的聖命。當時却又把邱三疙疸氣壞了一路。走來。向着王恢耀嘆氣道。這個牛鼻子老妖。道滿嘴之乎也者。掛着文縷縷的招牌。又想做官。又怕做惡人。扭扭捏捏。好像唱花旦的樣兒。真討人厭。人家事兒。不得下台。纔

這又是段
祺瑞的口

兄弟不受和
恐怕受氣
的事還多
的很呢
原大帥的
子來是辯

這一變異
奇

請你出來調和的。真到九州皆拱。日四海不與波。的時節。太平宰相誰不能做。還要請你出來享太平福呀。我說這些假斯文。真沒有一個好東西。咱老子殺人的脾氣。又犯了現在的外交。可以不問他誰勝誰敗。什麼滅種。咱老子只曉得斷絕國交。糊裏糊塗。咱們與他打起來。再說王恢耀。歎道。我何常不是這般想呢。要知小弟兄們。盡是他們的瓜子。一旦擺開了戰場。大家都把鎗頭子向着自己人。咱們這不是前去送死麼。大哥萬歲。他平常性情也是最不好的。若不因為這個軟脚病。那肯三番五次去敷衍人。咧。當真。葉青山他是一個活神仙。麼。邱三疙疸一聽這番話。半晌纔說道。自己沒有好弟兄。實在真受人氣。我這一闖。若去與大哥拚命。也得要新招幾十萬人。帶在身旁。免得受這些鼈羔子的閑氣。王恢耀道。你今天也曉得這做調和人的滋味了。不表他二人回朝交旨。再說葉青山奉了邱寶龍之命。去說雷葆福兄弟五人。劈頭遇見了張六李老瓜二人。冷的熱的就嘮叨了他幾句。葉青山見風頭不對。便轉過臉來。假裝不懂道。二位老弟。這幾天怎不到山上去逛逛咧。李老瓜笑道。現在的百家山。比不得當初了。當初是強盜佔的山頭。現在是皇帝登的龍位。那裏有咱們這些舊派弟

陰陽調唱
得真好聽

阿彌陀佛

當面稱萬
歲背後罵
飛崽子可
算得第一
個大忠臣

維新乃是
不得已的

皇帝威武
必須裝裝
而擺出來

陰陽人三
字下得妙

兒們走的路咧。葉青山剛要接說，張六忙搶着向李老瓜使一個眼色，故意說道：你就
是這張簸箕嘴，不管什麼人面前，就信嘴亂說，你不曉得葉大哥現在是新貴人麼？你
當着貴人罵皇帝，我問你有幾個腦袋？葉青山雖然是江湖上的老光棍，但是聽了
這幾句陰陽調兒，任他再能裝愁也裝不了，不由得心中發急道：老兄弟，你倆怎說出
這樣的話來？做哥哥的就是同他們鬼混，也是想大家翻個身兒，誰知這個鬼崽子他
不受人抬總算做哥哥的瞎了眼，看錯了人，走差了道兒，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現在
已明白了，正來與諸位兄弟商量後來的大事，怎將哥哥當作漢奸咧？嗚呼！我不是好
意去維新，無奈趕着這個年頭，不得不兩套新把戲混混場面，不然人又要罵咱們
是老腐敗了，嘴裏說着那淚珠兒就順着眼角淌下來，果然一魂迷湯把張六李老
瓜二人灌得再也回答不出半個字兒，於是同着葉青山去見雷葆福，那雷葆福本來
是一個小孩子，一見了葉青山，只曉得熬熟的擺他，皇帝威武，倒是胡大勝與趙三麻
子見了葉青山，便同聲冷笑道：「今天是什麼風兒把個陰陽人刮來了？咱們還沒會
跪接，這真是罪該萬死。」葉青山未及回答，李老瓜道：「好了罷，葉大哥現在也是同咱們

總算是一個識時者

皇帝也有野的

若非如此那能夠走時

恐怕有些捨不得

中立二字的是妙法

一樣了。趙三麻子笑向葉青山道：「大哥，你也吃了人的虧麼？我早對你說過，兩頭蛇的事兒，總是做不周全的。咱們閑話少說，你來這裏，到底是什麼意思？」葉青山見自己身入重圍，那敢替邱寶龍當說客，便臨時做了一番話兒，訴說邱寶龍足有一千個不是，說得眼珠兒暴出，火來，好像是真的一樣。三言兩語，早把那五大將軍說得眉開眼笑。這時胡大勝忍耐不住的，說道：「大哥，你那裏有一個野皇帝？咱們這裏也有一個小皇帝。說時，指着雷葆福，就將那推選皇帝的事兒，細述了一遍。葉青山連聲稱賀道：「這纔是真龍天子。咧，嘴巴裏說着忙，倒下身兒，向着雷葆福碰了十來個響頭，只聽他嘴裏連連呼萬歲。大眾見他這般形狀，都有些兒可憐，他便公求雷葆福封了他一個王位，叫他與邱寶龍脫離關係。葉青山一見老弟兄夥子大半都歸順他們，眼前勢力邱寶龍已非其所敵，那敢再萌二心，趕忙夾着尾巴，回到百家山，鬼混了一套獨自仍隱在楊柳坑裏，打起嚴守中立的旗號，專看兩面的風頭。單表雷葆福這日特開御前會議，籌備那建都的地點，護國軍師張六奏道：「邱寶龍一日不除，終非善事。咱們若先去征剿他，恐退步不能自守。一旦失敗，玉石俱焚。那時纔是弄巧成拙。臣的意思，請聖

又出來兩員大將

得一官銜便能拚命却有大將軍的資

格飛鳥盡良

了藏狡兔

死走狗烹

微大皇帝

者不可不

知此秘法

不知宣統

皇帝可否

是否

寫得鳥里

八糟總見

其難成正

駕遷都樂平縣霸佔小黃山的山頭一面聯絡樂平萬年餘千的光棍就地籌款分道
 練兵等到咱們聲勢雄厚的時節包管邱寶龍那羣兔崽子就望風而遁了李老瓜道
 此計甚妙臣還有兩個老友一名活閻羅柴金標一名小羅成童老五如今改名叫做
 趙武文他倆籌款的能條實在不差況且也狠尙義氣只要萬歲封他一個虛銜他倆
 就可以拚命的胡大勝道李大哥你薦人須要小心些莫要再如葉青山舉薦邱寶龍
 後來鬧得反賓為主那可就不好辦了趙三麻子道這却不要勞心李大哥只不保薦
 他倆做皇帝總好對付那怕他倆將來有十大汗馬功勞如若瞪一瞪眼萬歲也可以
 殺他的現在用人時節咱們總得要八方去求人才的張六道五爺說得很是咱們就
 請聖命罷雷葆福嗤嗤笑道皇帝雖是寡人做主意還得諸位王爺想的寡人只要有
 好願意沒有不情願的大衆聽說便都倒身下拜伏稱聖鑒神明又過三日那五位王
 爺正忙着請龍馭遷都忽見院外一嘍囉兵上殿奏道宮門外現有一位婦人自稱馬
 氏說是萬歲的皇嫂還有一個漢子叫做什麼雷葆祥說是萬歲的皇兄要來求見雷
 葆福一聽拘着手掌兒大笑道好了寡人的兒嫂也來了你們快些擺開隊伍迎接上

大約是一個小三花

皇嫂如此打扮得家

皇兄如此打扮毛驢兒

新華春夢記 第五卷

一四〇

前寡人也要親自迎接的大眾領旨後不敢待慢一對一對的擺出宮門雷葆福也離了龍椅扯開了嘴巴笑着走兩步跳一步迎接出宮這時只見一個婦人年紀約在三十一左右頭上紮了一塊藍布包巾身上穿一套老藍布半鑲滾的老式褂褲脚下蹬了一雙老紅布的花鞋那些花兒早已飛得沒有影子只見許多爛線頭綴在鞋面上腰裏還繫了一條藍印白花的布腰巾一見就知道是從鄉下趕來的再看那個漢子也是穿了一身老藍布的褂褲並沒有穿一件大衫兒那褂褲之上方的長的斜的正的足有十來個大補子腦袋上繫着一條小辮兒歪戴着一頂爛毡帽脚下還套着一雙草鞋手裏尙捏着一根尺來長的旱烟袋二人見了雷葆福那一種悲喜的形狀且待下回再談正是

術士善翻三寸舌 軍師慣做百家奴

評

邱寶龍不在百家山稱帝而張六胡大勝輩必不至於另闢新基與葉青山分道而競若非葉青山引邱寶龍上山稱王稱帝而張六胡大勝輩必不萌富貴思想

亦仍各自爲匪爲盜也。足徵富貴二字乃不祥之兆。無論其爲銅錢、彌陀、鐵打、羅漢、偶一惹之必易其本來之面目。

張六趙三麻子李老瓜胡大勝四人因邱寶龍稱帝不平出而另創新業。妙在冬不願自尊爲帝而以一至高極上之帝位推一十數齡之小孩兒當頭正視皇帝兩字直似耍把戲耳。尤妙於雷葆福卽位之後語語以小孩兒口腔做作皇帝掛調更足見皇帝在今日之中國不值半文錢。若是寫之未始非著者有深意在也。張六輩咸不願坐那一把龍椅或者一時意氣所拘皆不敢貿然稱帝恐生暗潮。果其深知稱帝之利害而不願爲其知識洵高出一般袞袞者彼岌岌欲稱王稱帝者直強盜之不若矣。

葉青山兩面討好兩面想獲奇功想握大權或謂其怪。余獨謂其不怪。北望京華而冠蓋中稍握大權者誰不如是。雖然終是爲他人作走狗耳。

